

# 樓 鴛 鴦 鴛 鴦 血 濺



武松系列连环画之四

# 血溅鸳鸯楼

原著 施耐庵  
改编 李大发  
绘画 杨秋宝  
徐晓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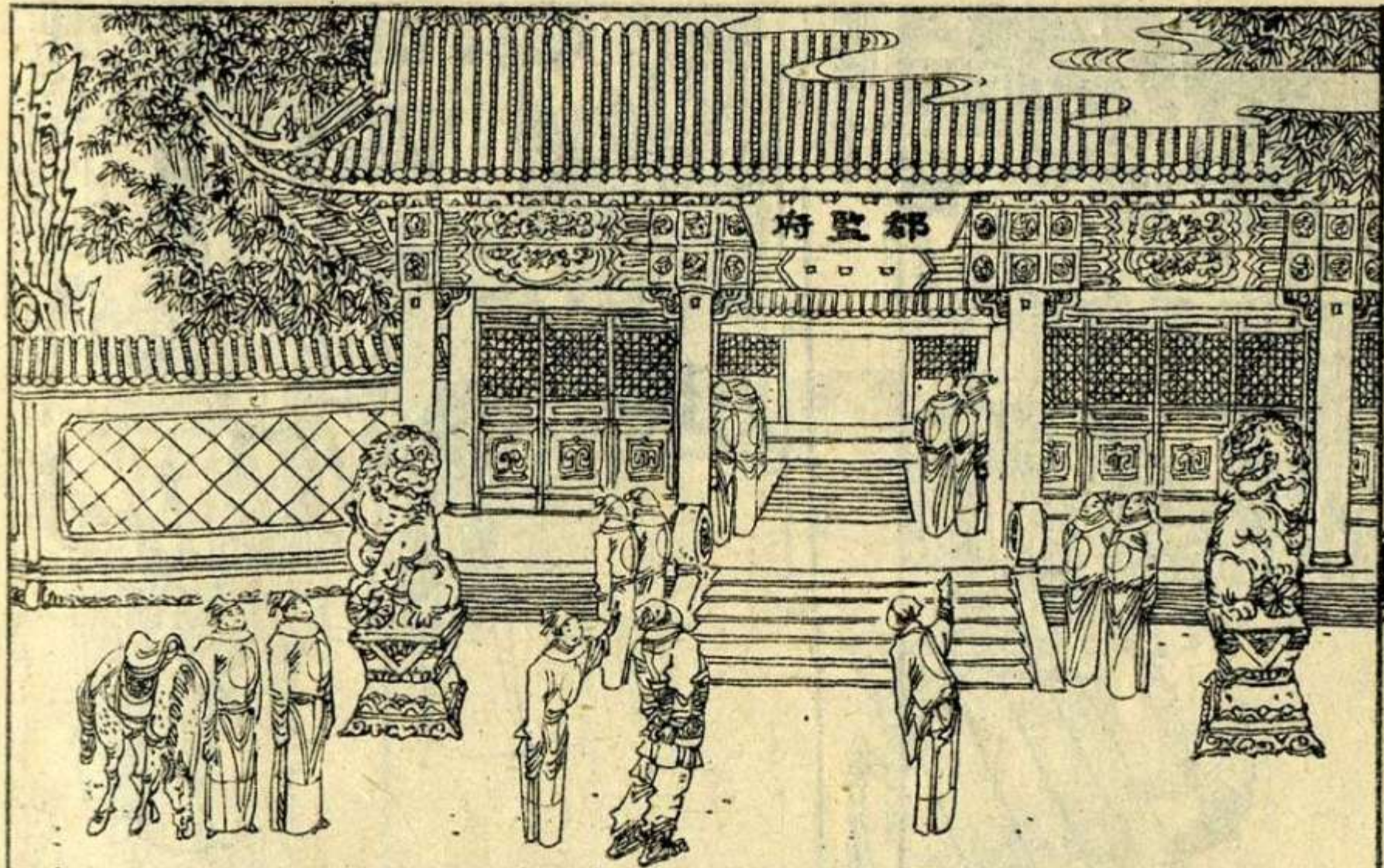

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

**【内容提要】** 武松是《水浒》中的一个英雄人物。根据《水浒》部分情节，我们编绘了《武松》这一套连环画，共五册，这是第四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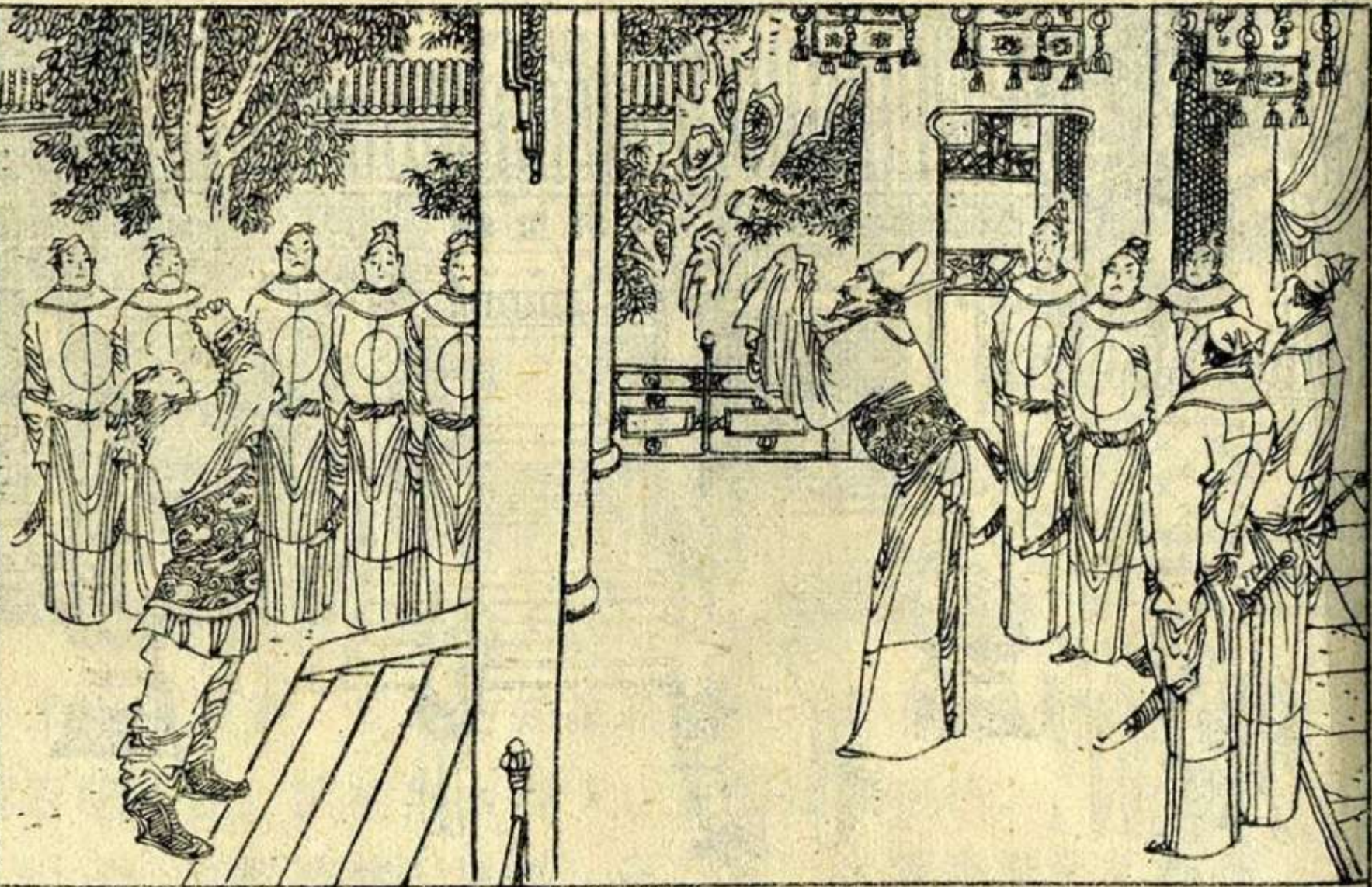
蒋门神“快活林”受辱，逃在张团练家，买通张都监，设计将武松请到张都监府中，收作亲随，让他穿房入户，象亲人一般。中秋夜，张都监府中忽然叫喊有贼，武松出去捉贼，却被张都监当作贼人捉住，送孟州衙门究办。直到施恩来牢中探望，武松方知是蒋门神、张团练串通张都监蓄意陷害他。武松怒火冲天，发誓定要报仇。

后来，武松被刺配恩州，蒋门神、张都监等又买嘱押解公人，要于途中杀害武松。事被武松看透，杀了公人，返回孟州，直上鸳鸯楼，杀了蒋门神、张都监、张团练，连夜逃出孟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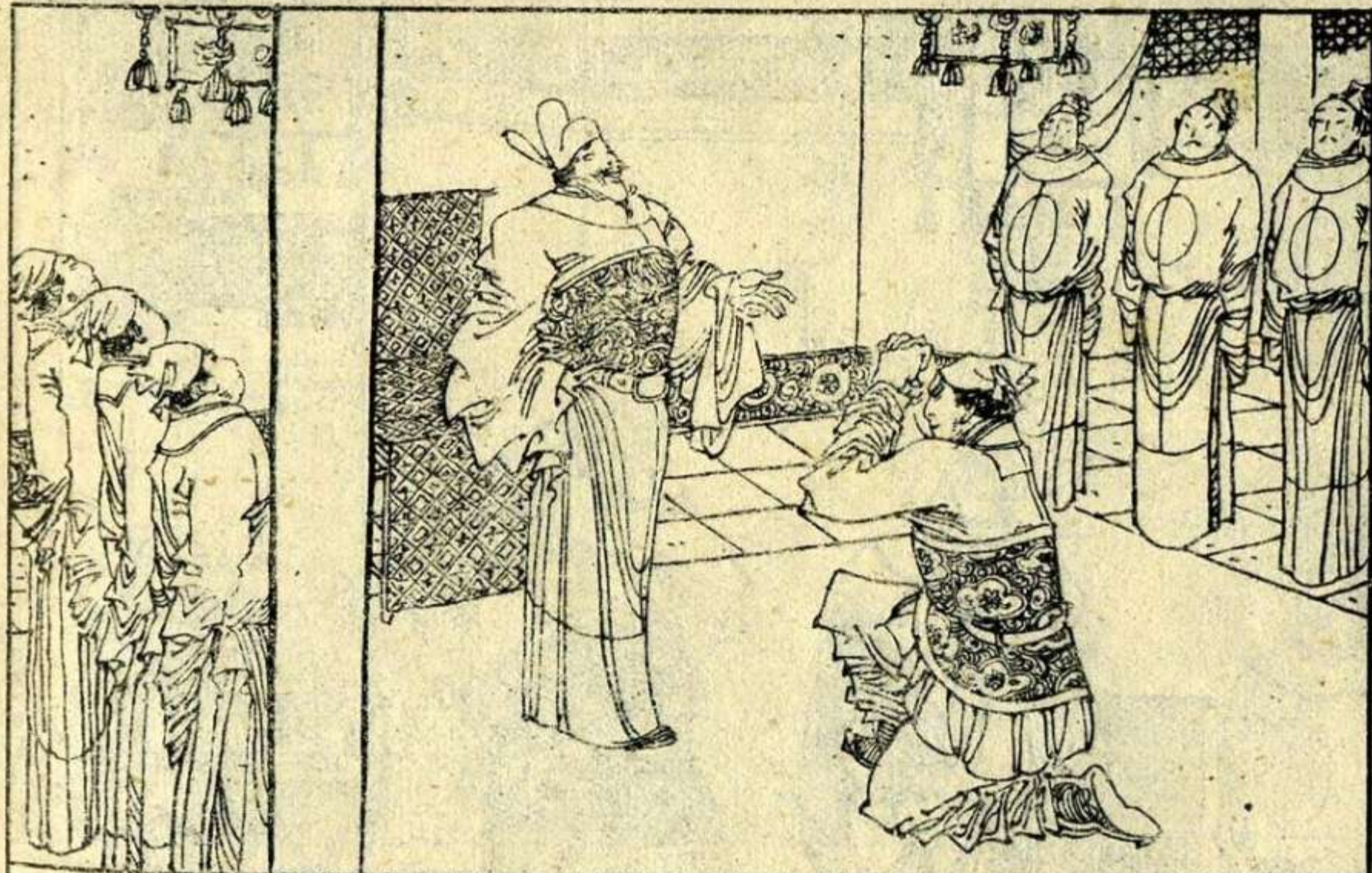


武松醉打了蒋门神，施恩重行在快活林称霸。时光容易，已是新秋。忽一日，孟州都监张蒙方派军汉来施恩店里，要接武松到城里去。武松难以推却，只得跟那几个军汉进城，直到张都监宅前下马。

武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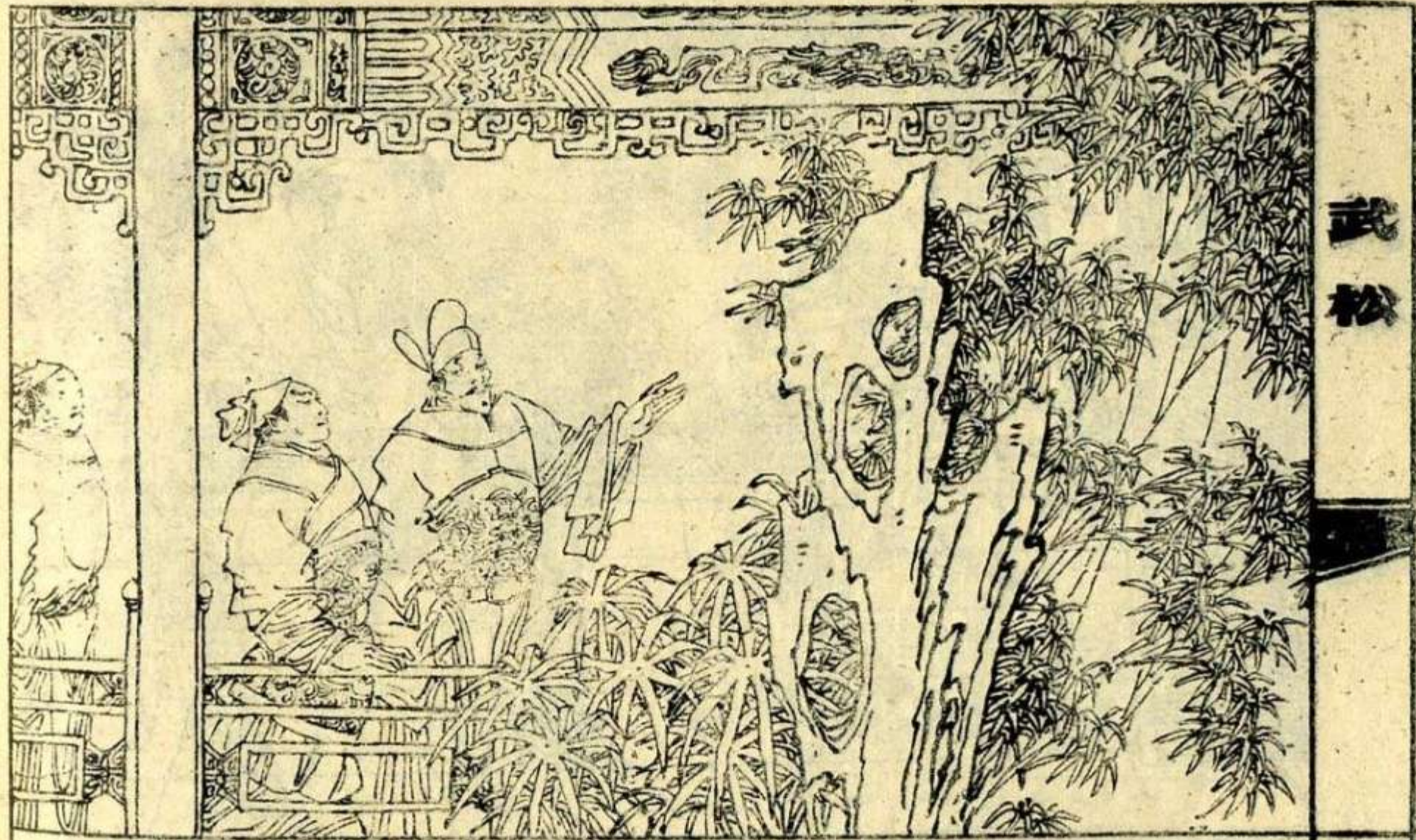
那张蒙方在厅上，见军汉来报道：“武松到了。”大喜道：“请来相见。”武松到厅下，参见了张都监。



张都监对武松道：“我闻知你是个大丈夫、男子汉，英雄无敌，敢与人同生同死。我帐前就缺你这样一个人，不知你肯与我做亲随么？”武松跪下称谢：“若蒙恩相抬举，小人当执鞭随镫，服侍恩相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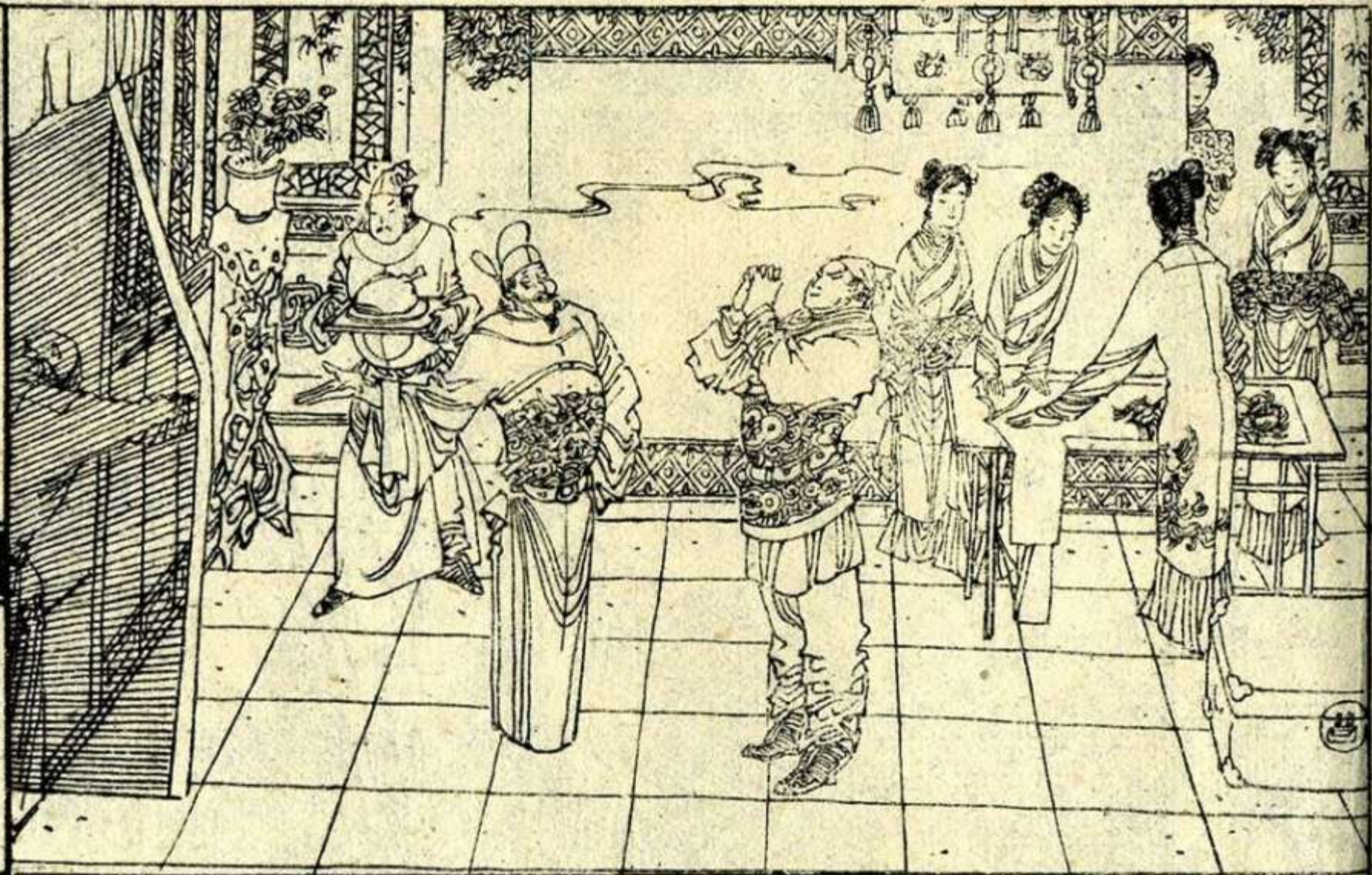


张都监大喜，便叫取果盒酒出来，亲自赐了酒，叫武松吃的大醉。



就在厅廊下，收拾一间耳房，与武松安歇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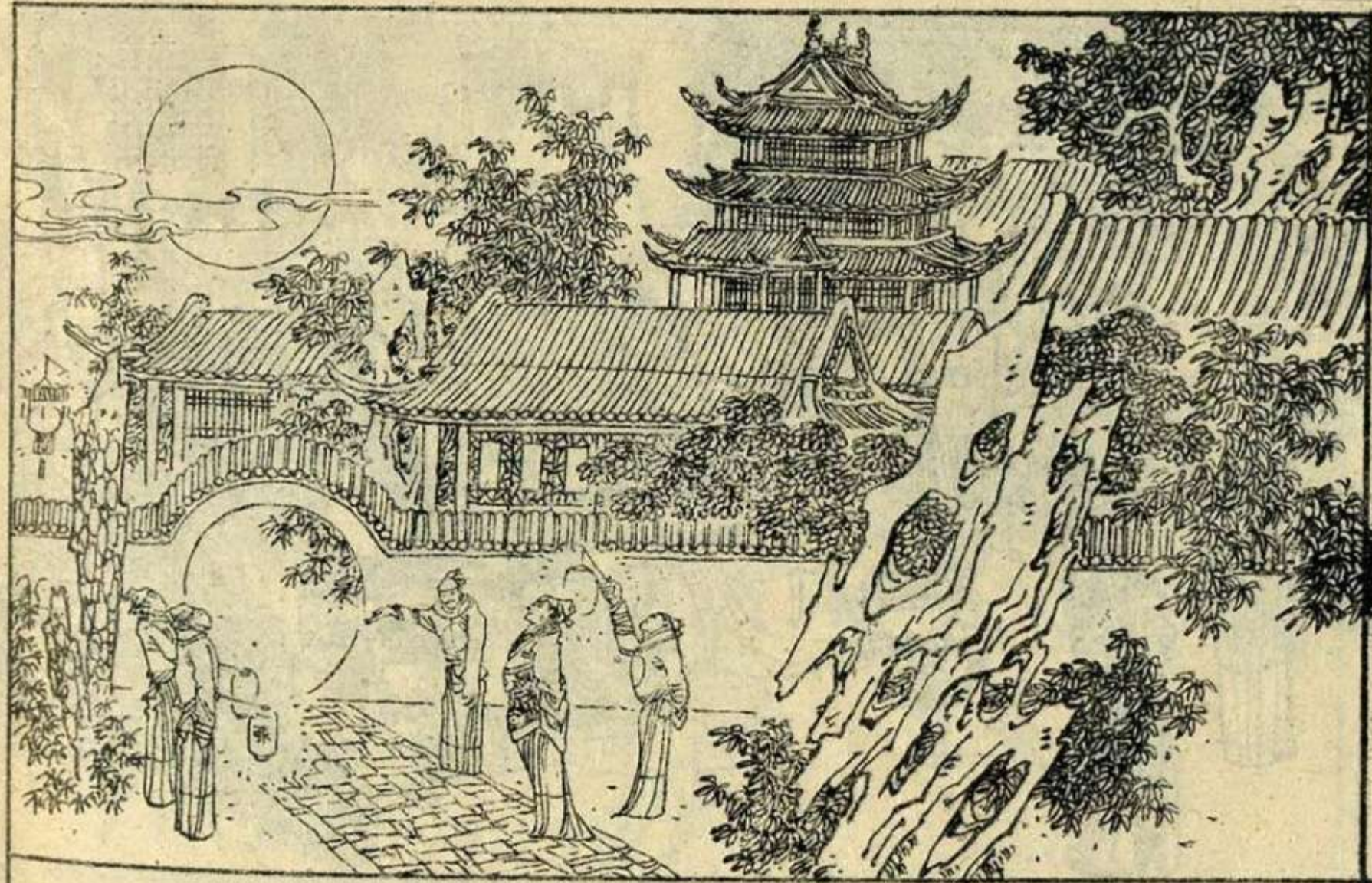
次日，又差人去施恩处取了行李来。张都监早晚不住地唤武松进后堂，与酒与食，放他穿房入户，当做亲人一般看待；又叫裁缝给他彻里彻外做新衣。武松心里也是欢喜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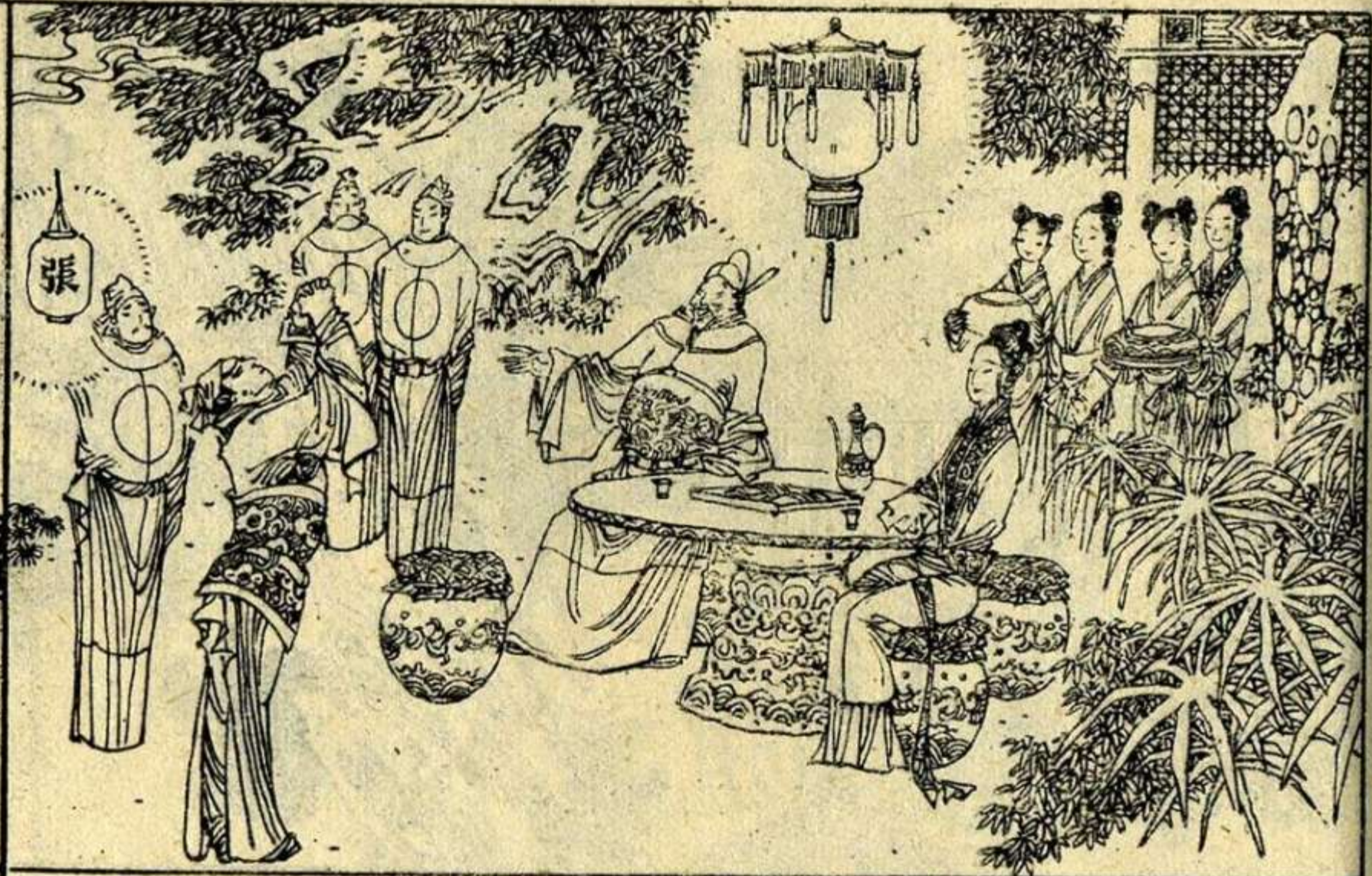
武松因张都监见爱，常有些人为了公事来托他，武松对都监相公说了，张都监无不依从。这些人便来酬谢，送些金银、财帛、缎疋等给武松。



武松推辞不脱，只好买个柳藤箱子，把这些东西，都锁在里面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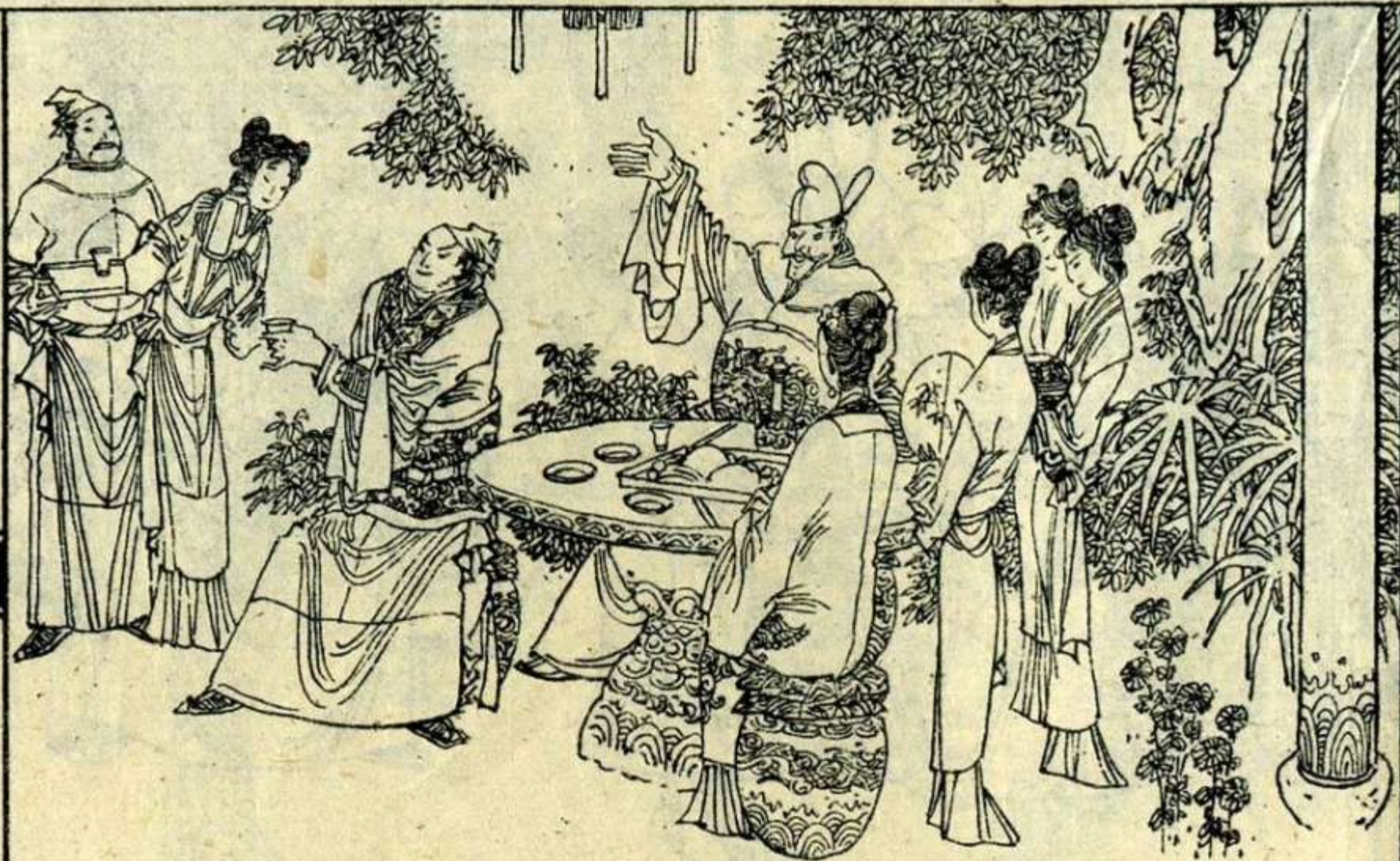
转眼之间，又是八月中秋。晚上，张都监在后堂深处鸳鸯楼下，安排筵宴，庆赏中秋，叫唤武松到里面饮酒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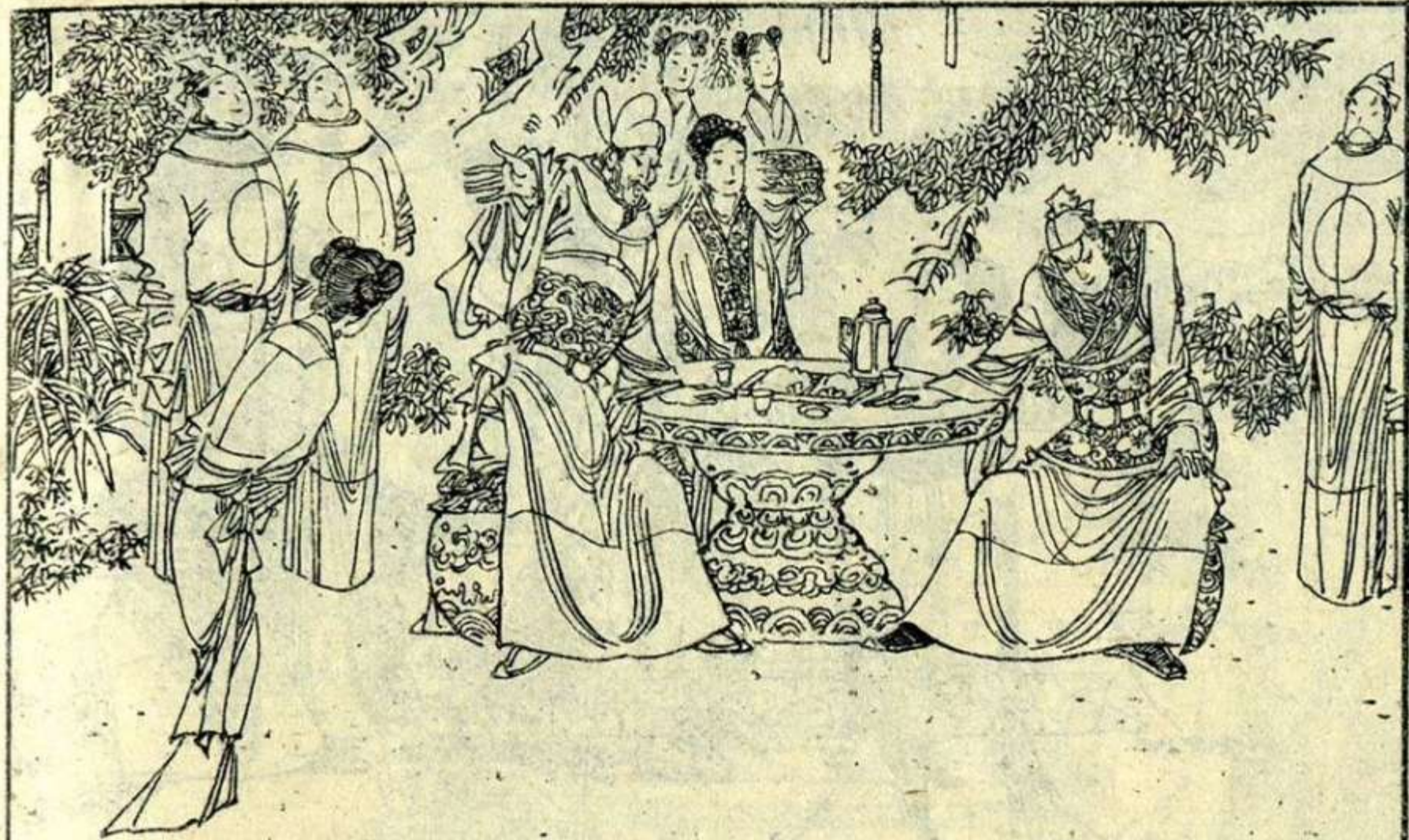
武松见夫人宅眷都在席上，吃了一杯，便待转身出来。张都监唤住问道：“你哪里去？”武松答道：“恩相在上，夫人宅眷在此，小人理合回避。”张都监听后大笑：“我敬你是个义士，你又是我的心腹，一处饮酒何妨！”



武松道：“小人是个囚徒，如何敢与恩相同坐。”张都监道：“此间又无外人，便坐不妨。”武松三回五次谦让告辞，张都监哪里肯放。武松只得远远地斜着身坐了。张都监叫丫环斟酒相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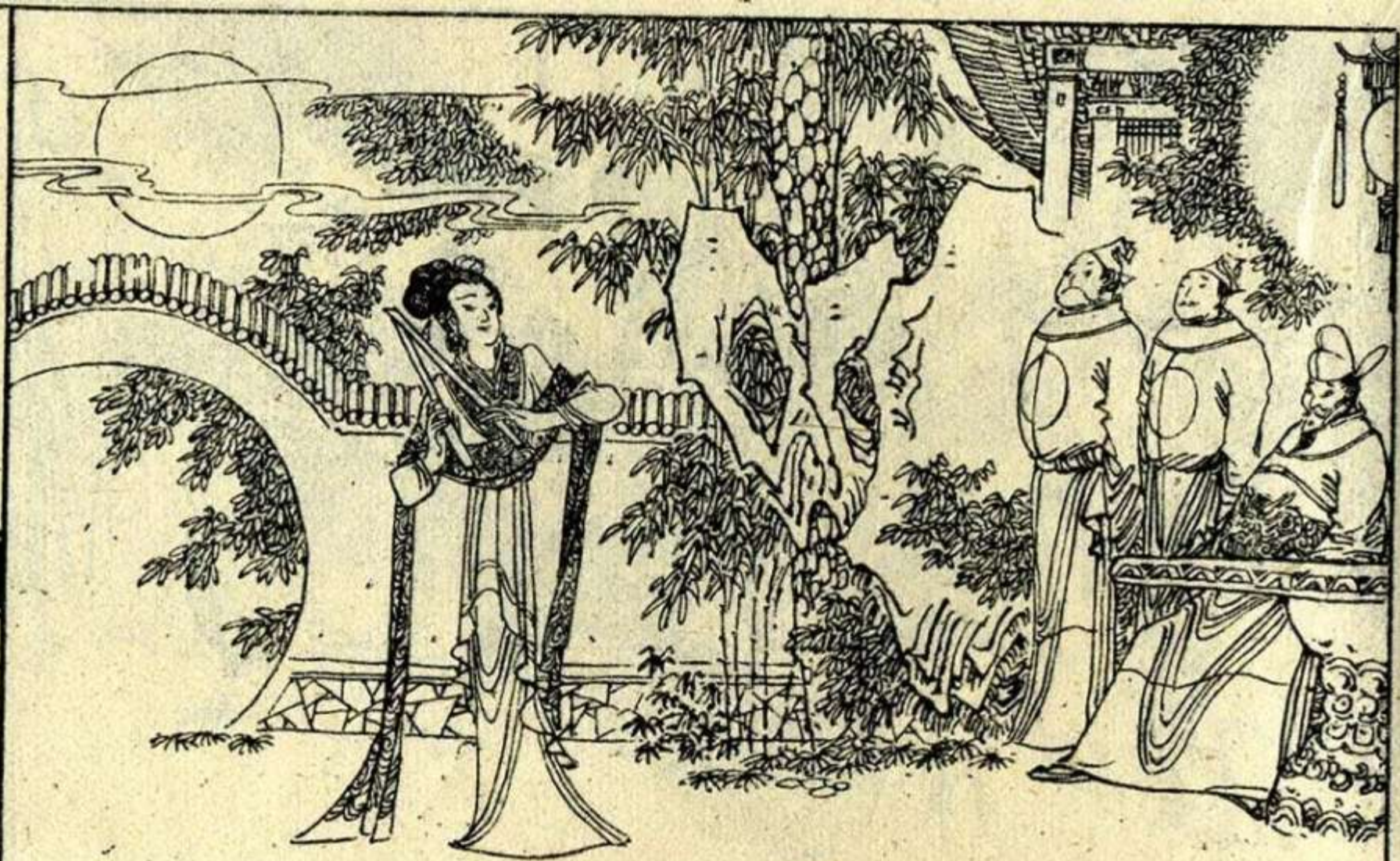


看看饮过五七杯酒，又进了一两道菜，边吃边说些闲话，问了些枪法。说到高兴处，张都监吩咐拿大银锤来与义士斟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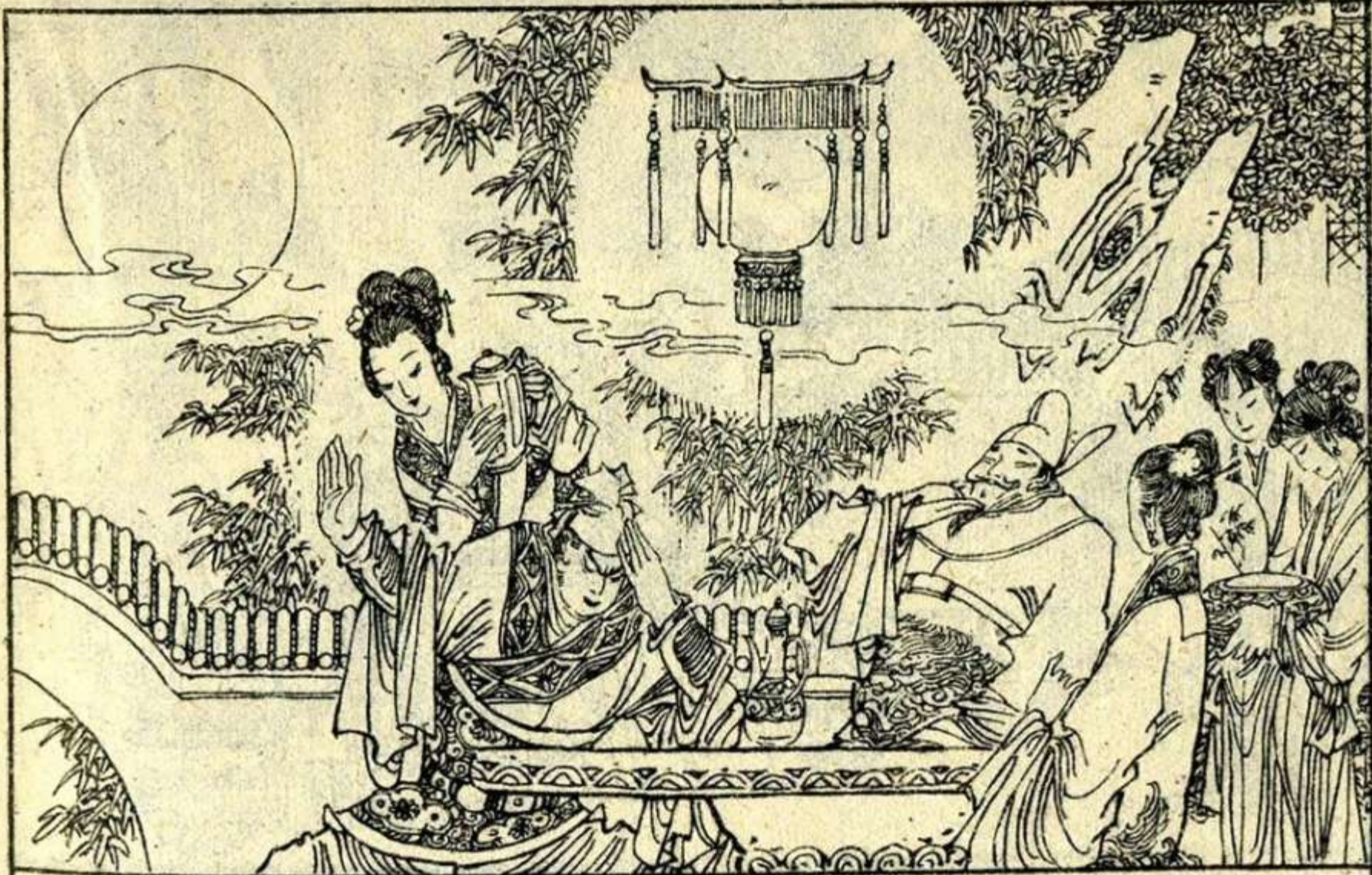


张都监连珠箭似的劝了武松几盅。看看明月光彩，照入东窗。武松吃的半醉，忘了礼数，只顾痛饮。张都监叫唤一个心爱的养女玉兰，出来唱曲。





玉兰执着象板，向前各道个万福，顿开喉咙，唱了一只东坡学士的“水调歌头”（词牌名）。



玉兰唱罢，放下象板，立在一边。张都监又道：“玉兰，你可把一巡酒。”玉兰便拿了一付劝盘，丫环斟酒，先递了相公，次劝了夫人，第三便劝武松饮酒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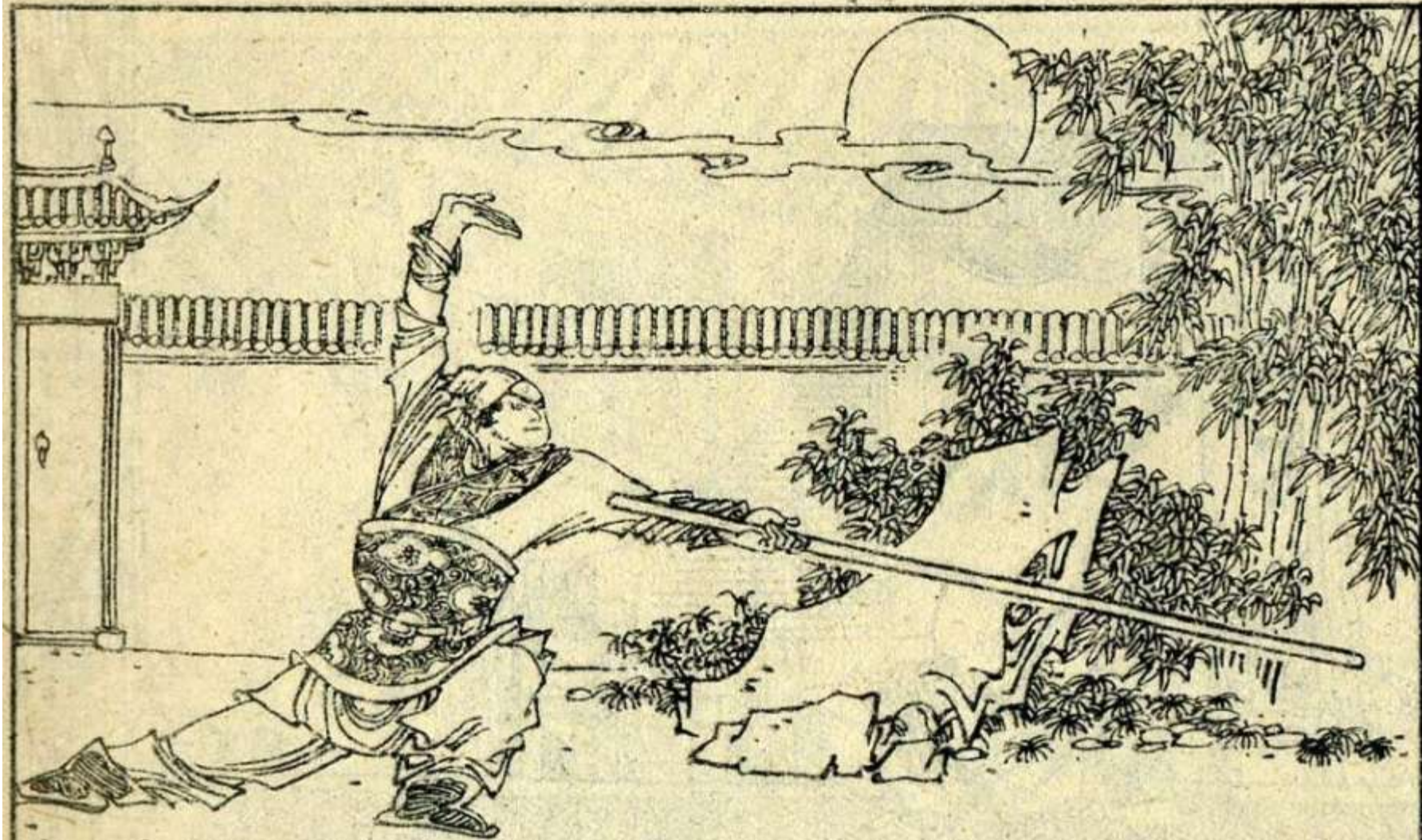
武松哪里敢抬头，起身远远地接过酒来，谢了相公、夫人，举起酒杯，一饮而尽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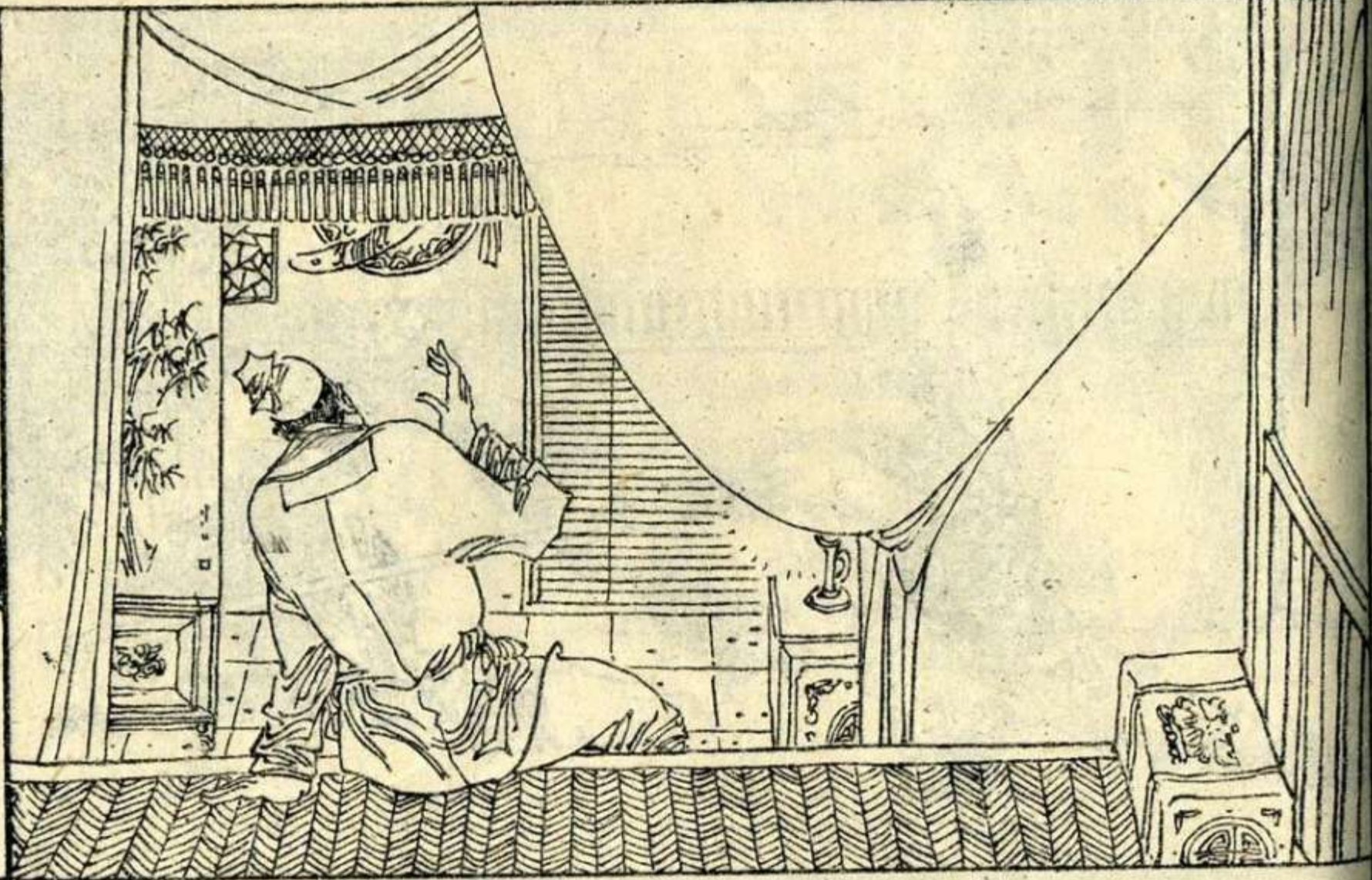
武松还了杯子。张都监指着玉兰对武松道：“此女颇有些聪明伶俐，知音律，也会针线，你如不嫌低微，数日之间，择了良辰，与你做个妻室。”武松起身再拜道：“量小人何等之人，怎敢望恩相宅眷为妻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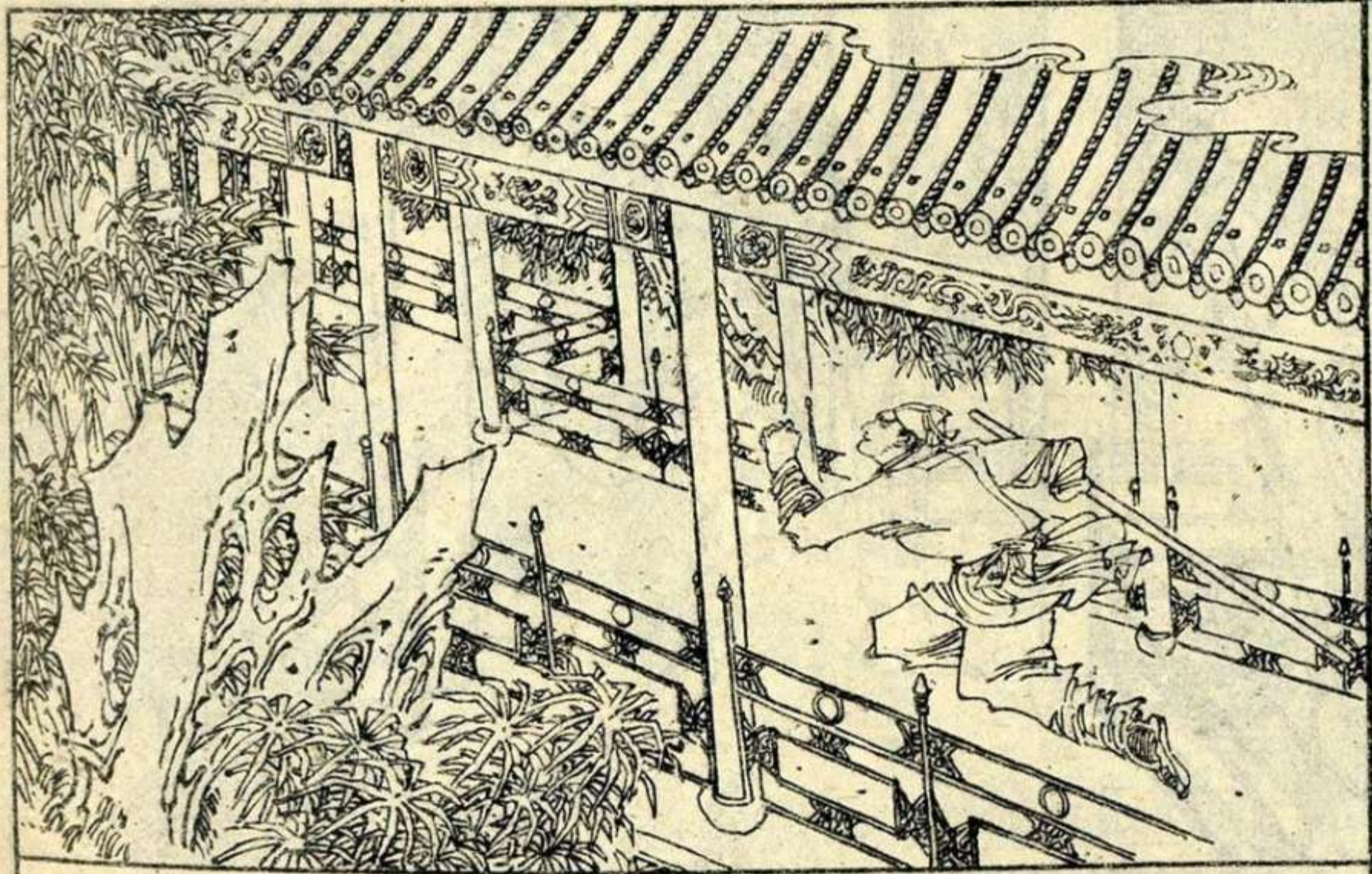
张都监道：“言既出口，必要与你，你休推阻！”武松当时一连又饮了十数杯酒。一时酒涌上来，恐怕失了礼节，便起身拜谢了相公、夫人。



武松来到自己房内，觉得酒食在腹，未能便睡，便脱了衣裳，除下头巾，拿条哨棒，来厅前院子里月光下耍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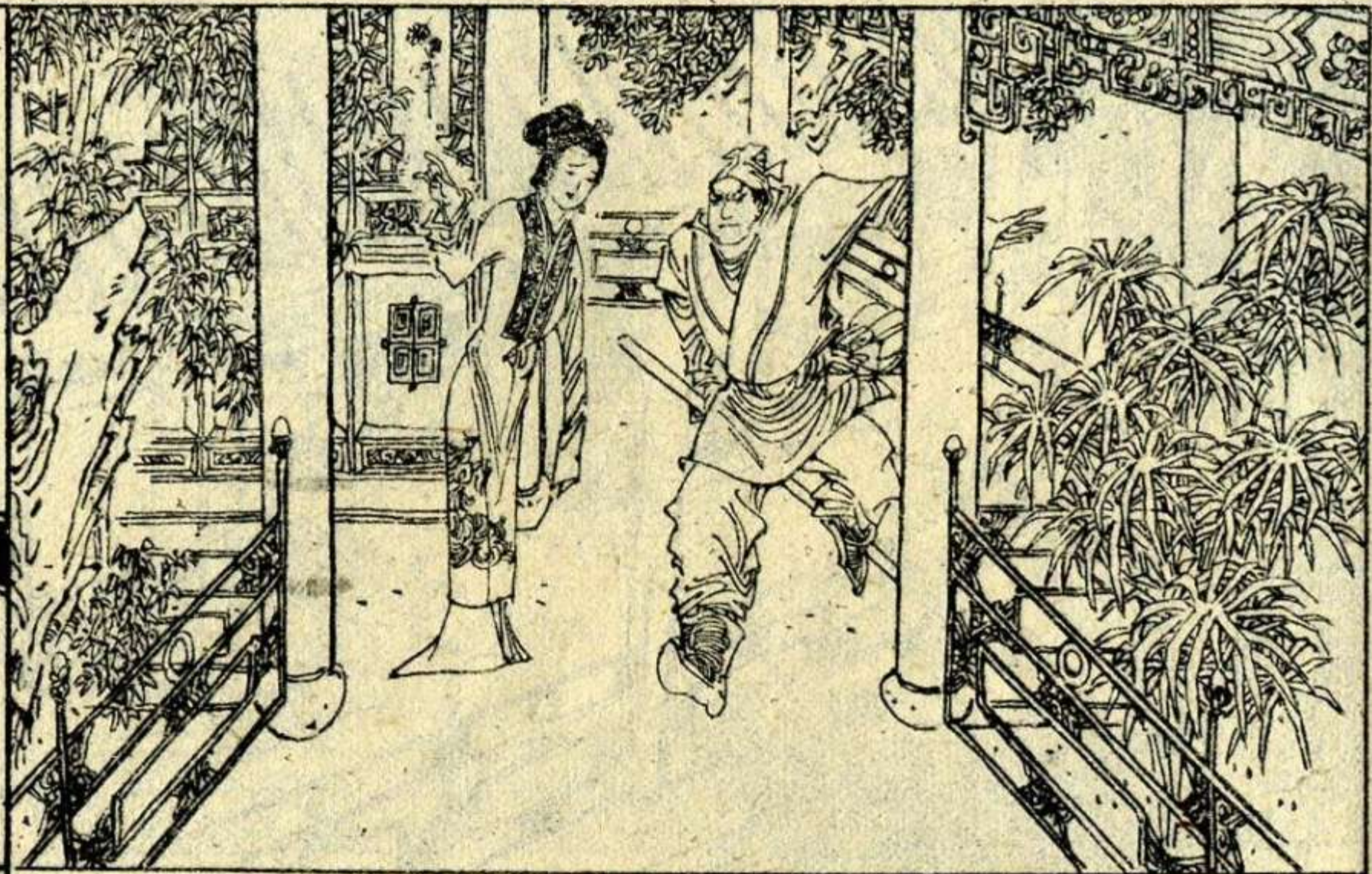


约有三更时分，武松进到房里，却待脱衣去睡，只听得后堂里一片声叫起有贼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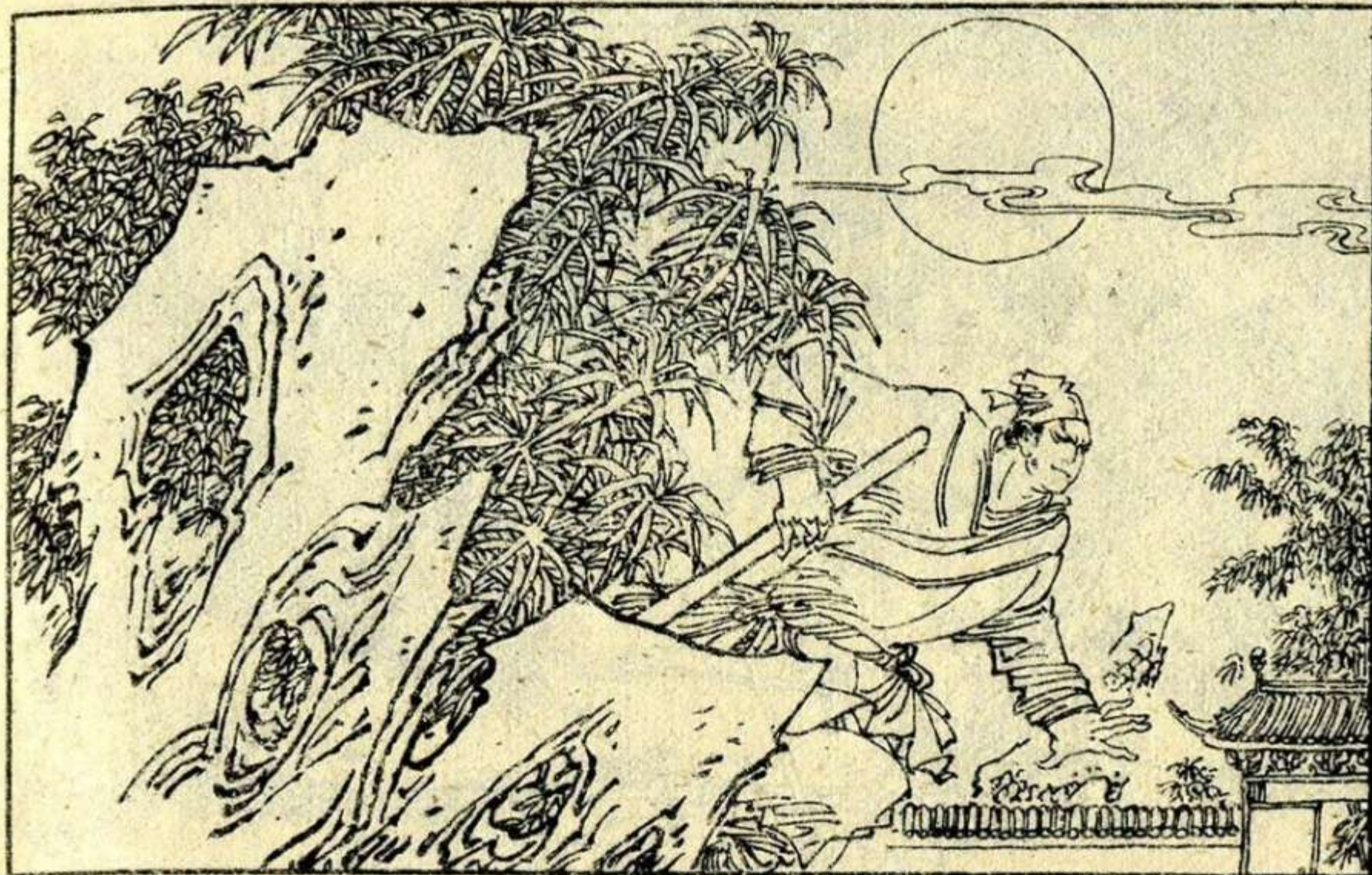


武松听得，寻思道：“都监相公如此爱我，又把花枝也似的女儿许我。他后堂内有贼，我如何不去救护？”便提了一条哨棒，径抢入后堂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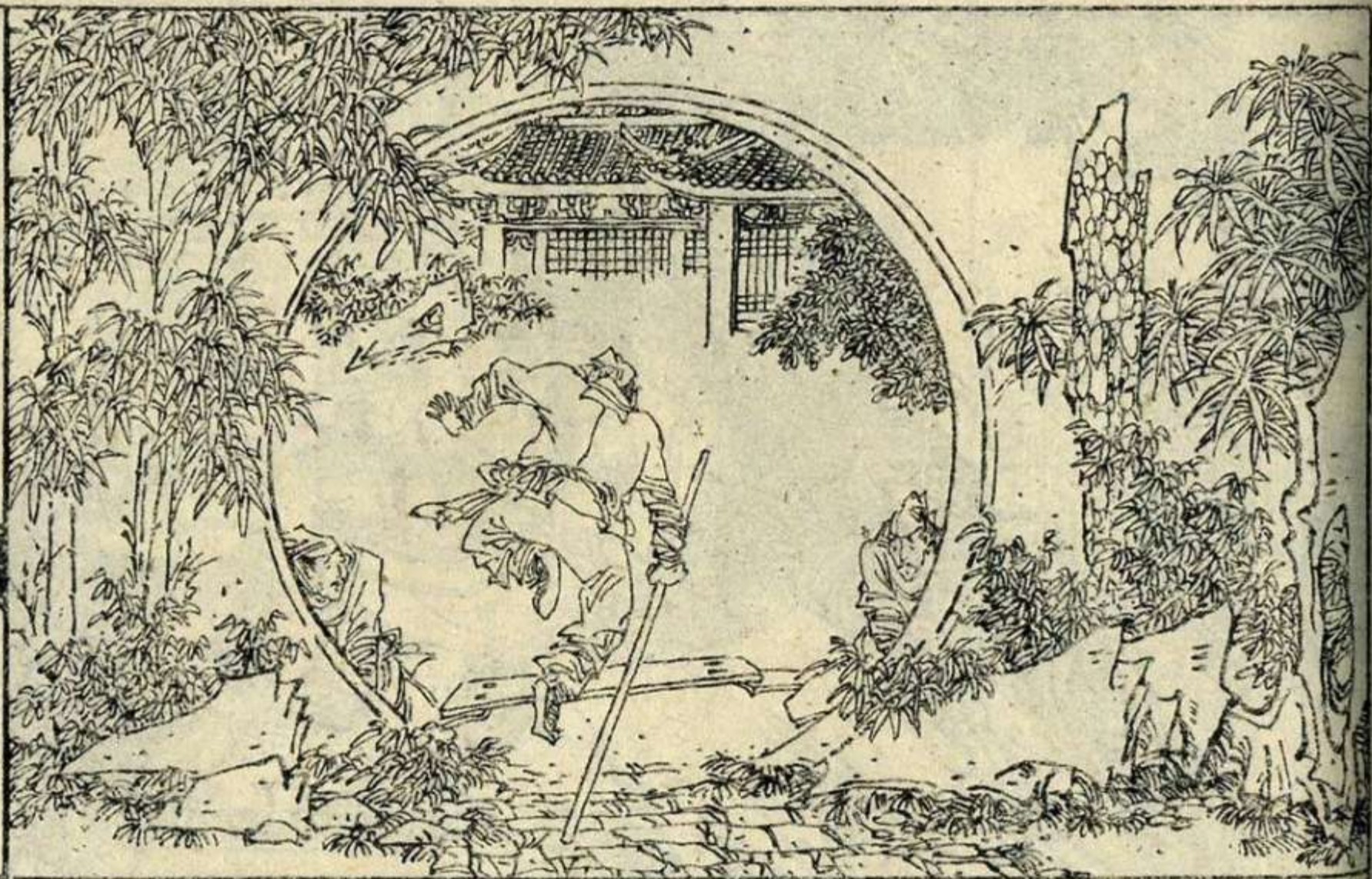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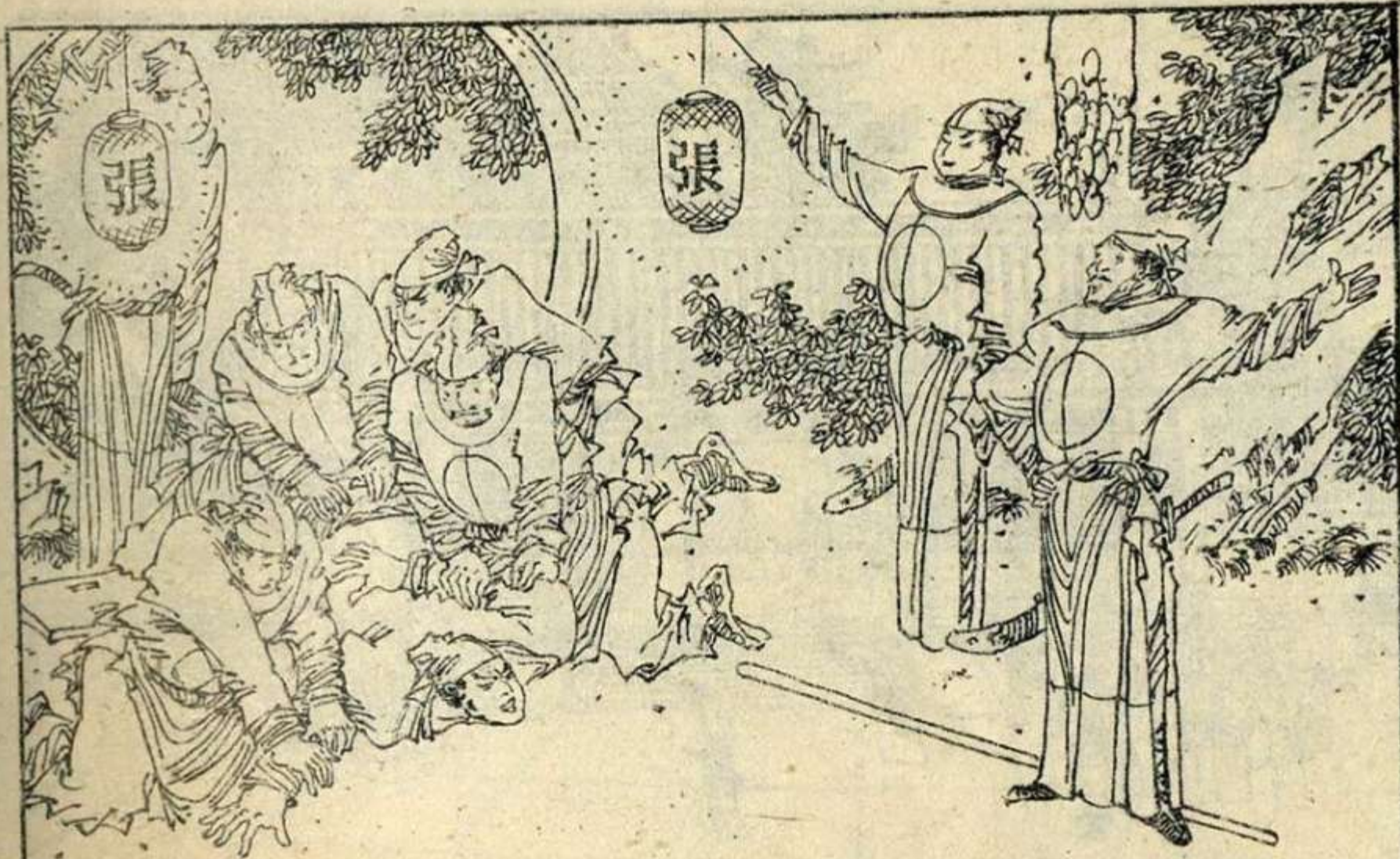
武松奔到后堂，只见那个唱曲的玉兰，慌慌张张走出来，指道：“一个贼奔入后花园里去了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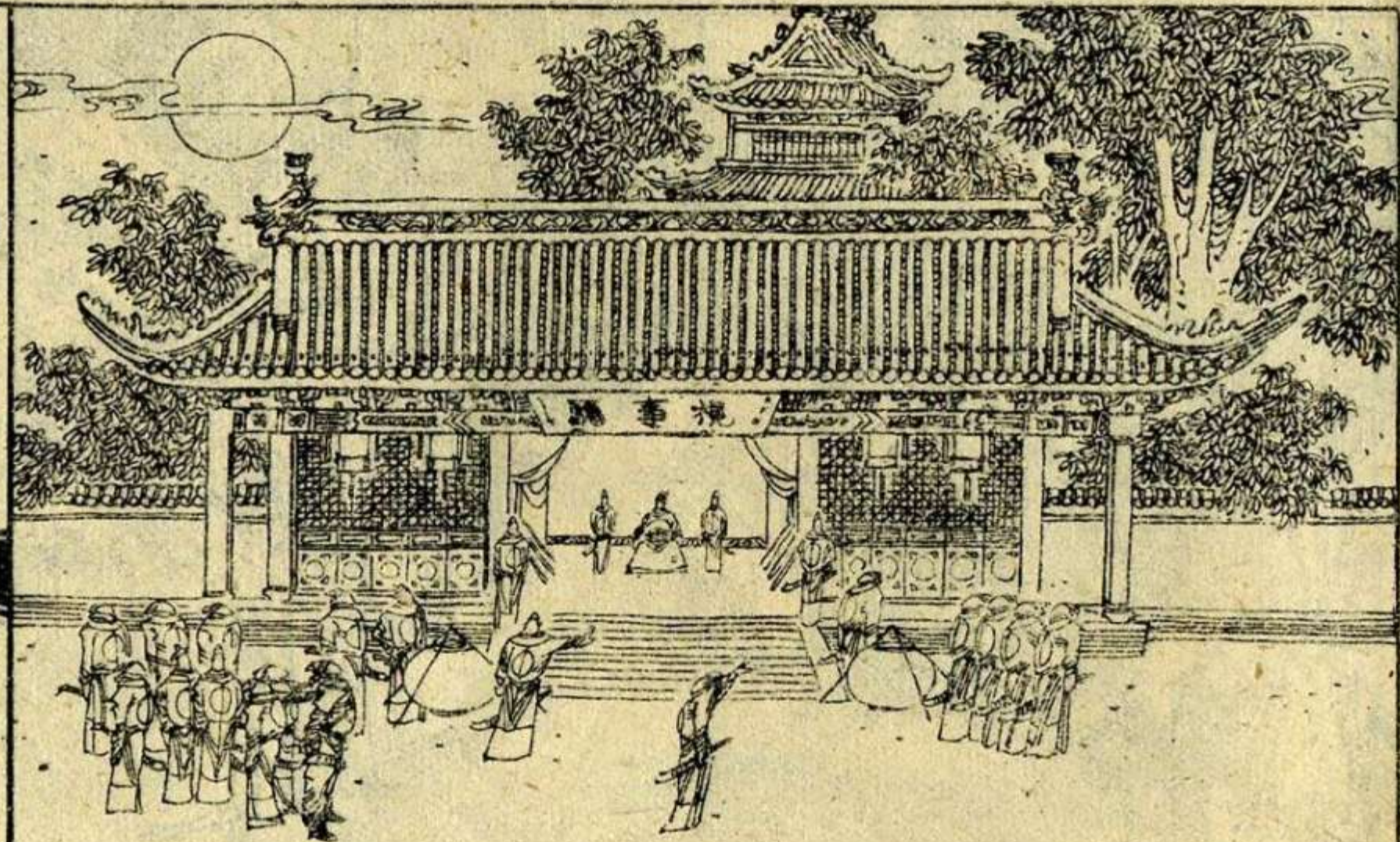
武松听得这话，提着哨棒，大踏步赶入花园里，寻了一周，却不见贼人踪影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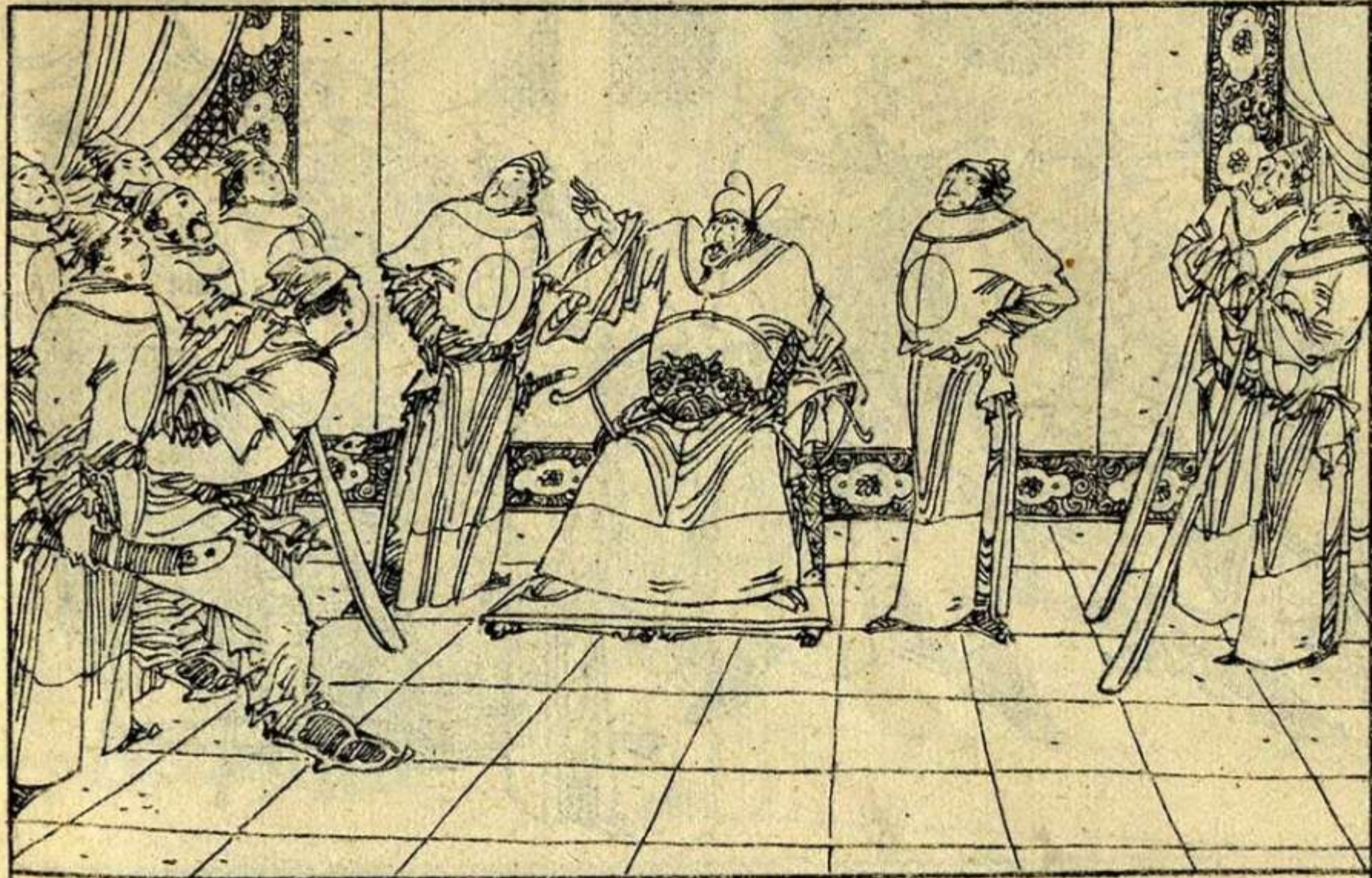
武松从花园里回身奔出来，不提防黑影里撒出一条板凳，把武松一交绊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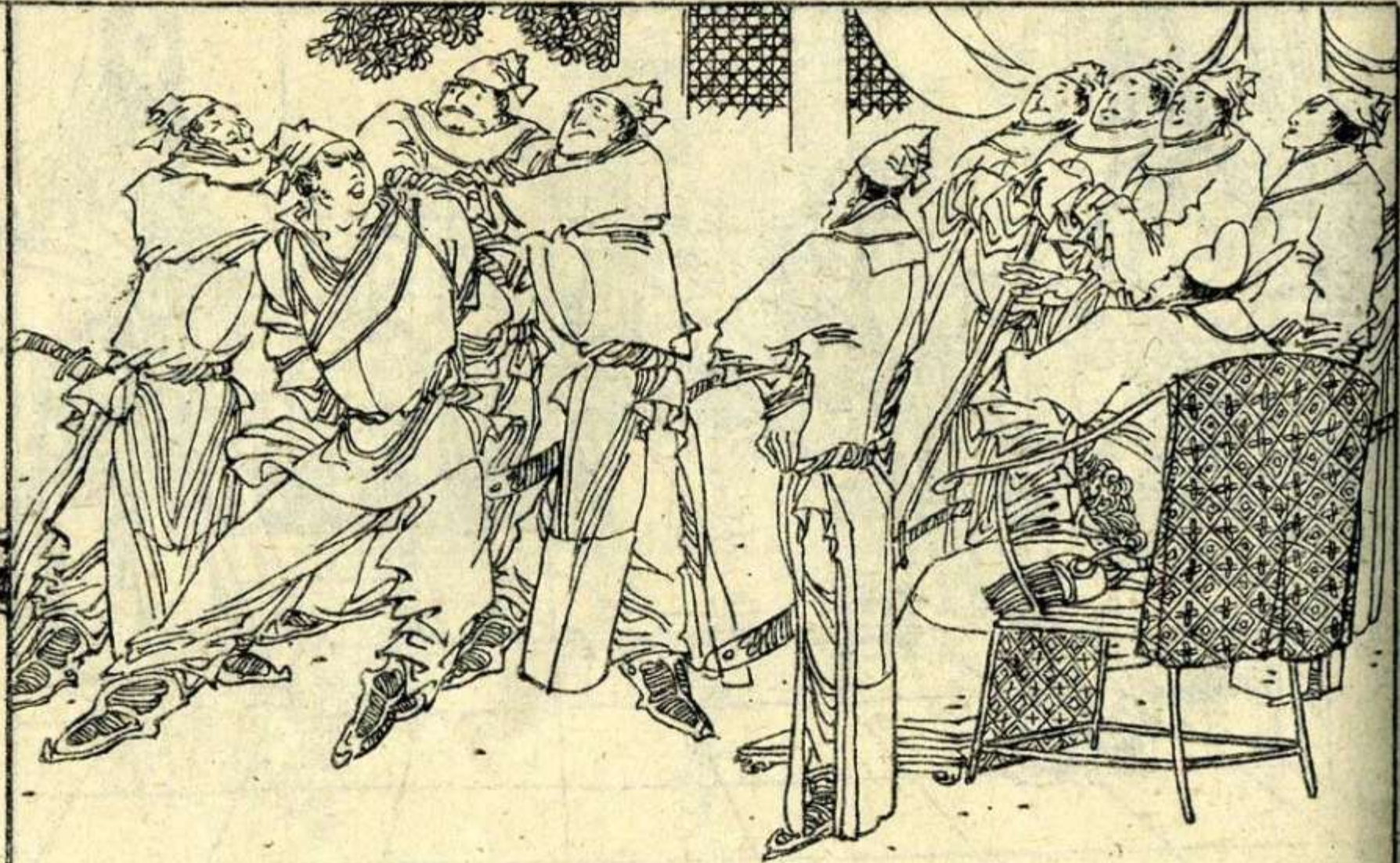
霎时，走出七八个军汉，叫一声捉贼，就地下把武松一条麻索绑了。武松急叫道：“是我！……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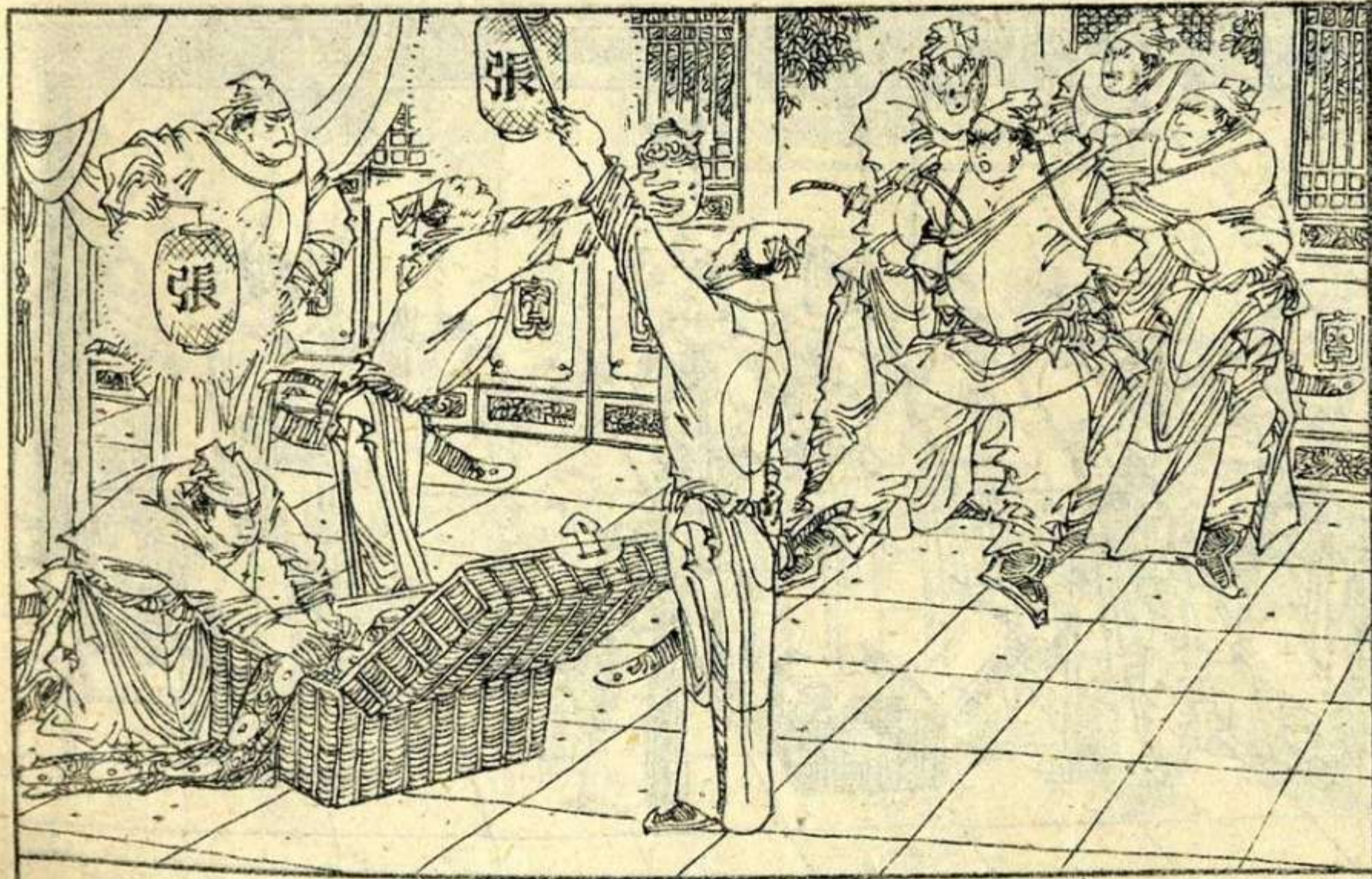
那众军汉不容他分说，把武松一步一棍，打到厅前。只见堂上灯烛辉煌，张都监坐在厅上，一连声叫道：“拿将来！”



武松叫道：“我是武松。”张都监看了大怒，变了面皮，喝骂道：“你这个贼配军！本是个强盗，贼心贼肝的人！我一力抬举你成人，不曾亏了你半点儿，你如何却做这等的勾当！”



武松大叫道：“相公，非干我事！我来捉贼，如何倒把我捉了做贼？武松是个顶天立地的好汉，不做这般的事。”张都监喝道：“你休赖！”吩咐军汉：“押着他到房里去，搜看有无赃物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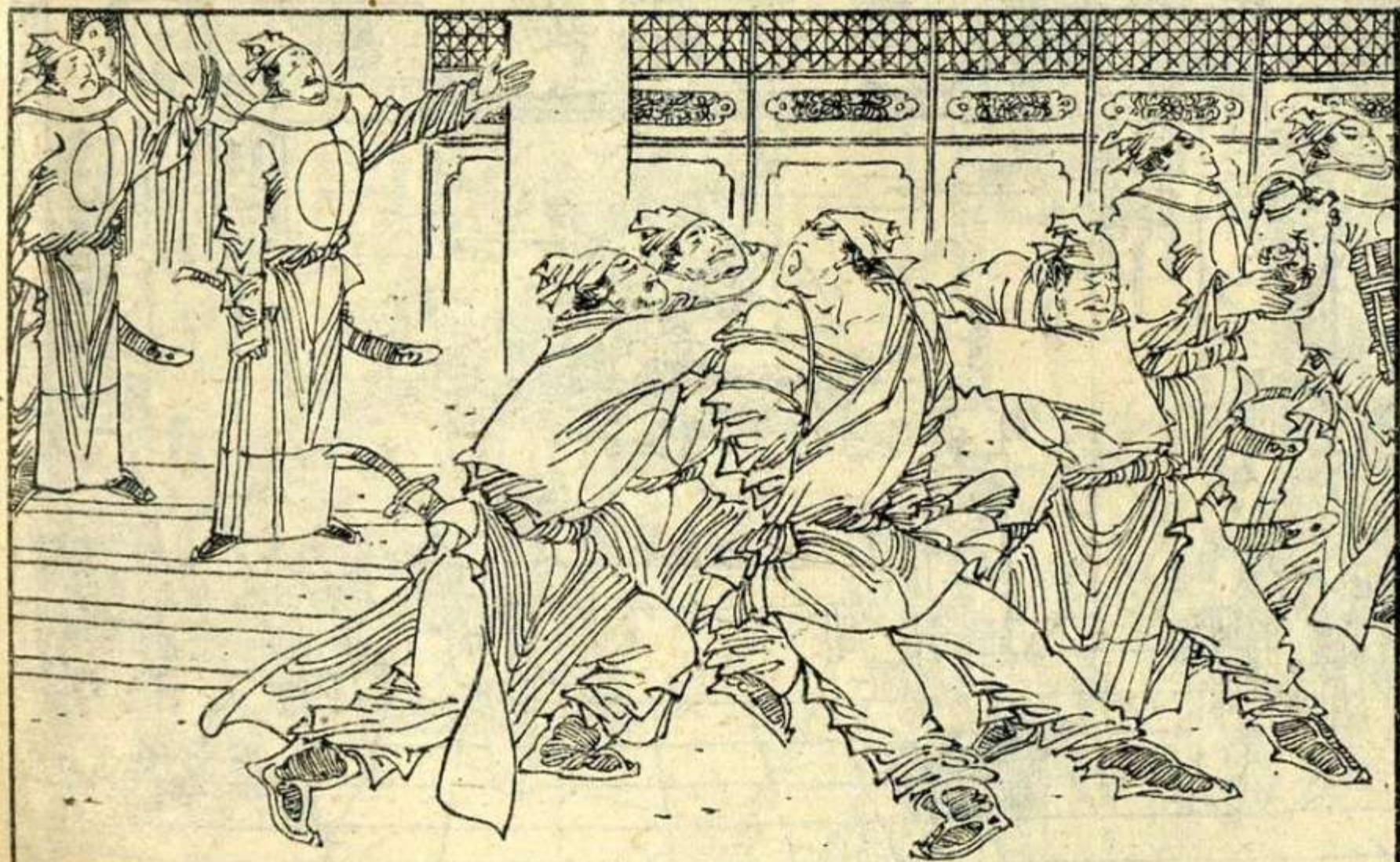


众军汉把武松押着，直到他房里，打开他那柳藤箱子看时，上面都是些衣服，下面却是些银酒器皿，约有一二百两赃物。武松见了，也自目瞪口呆，只得叫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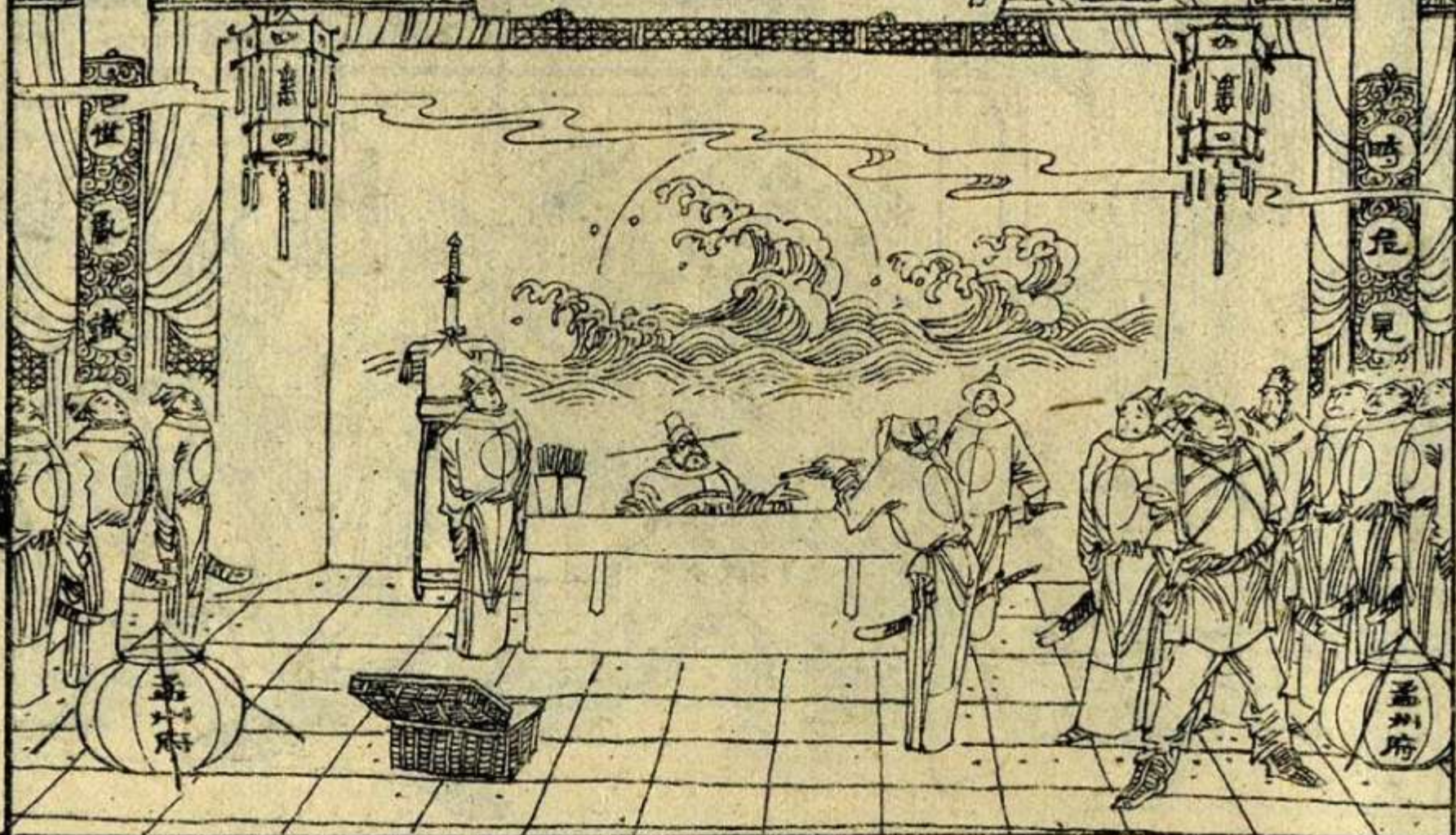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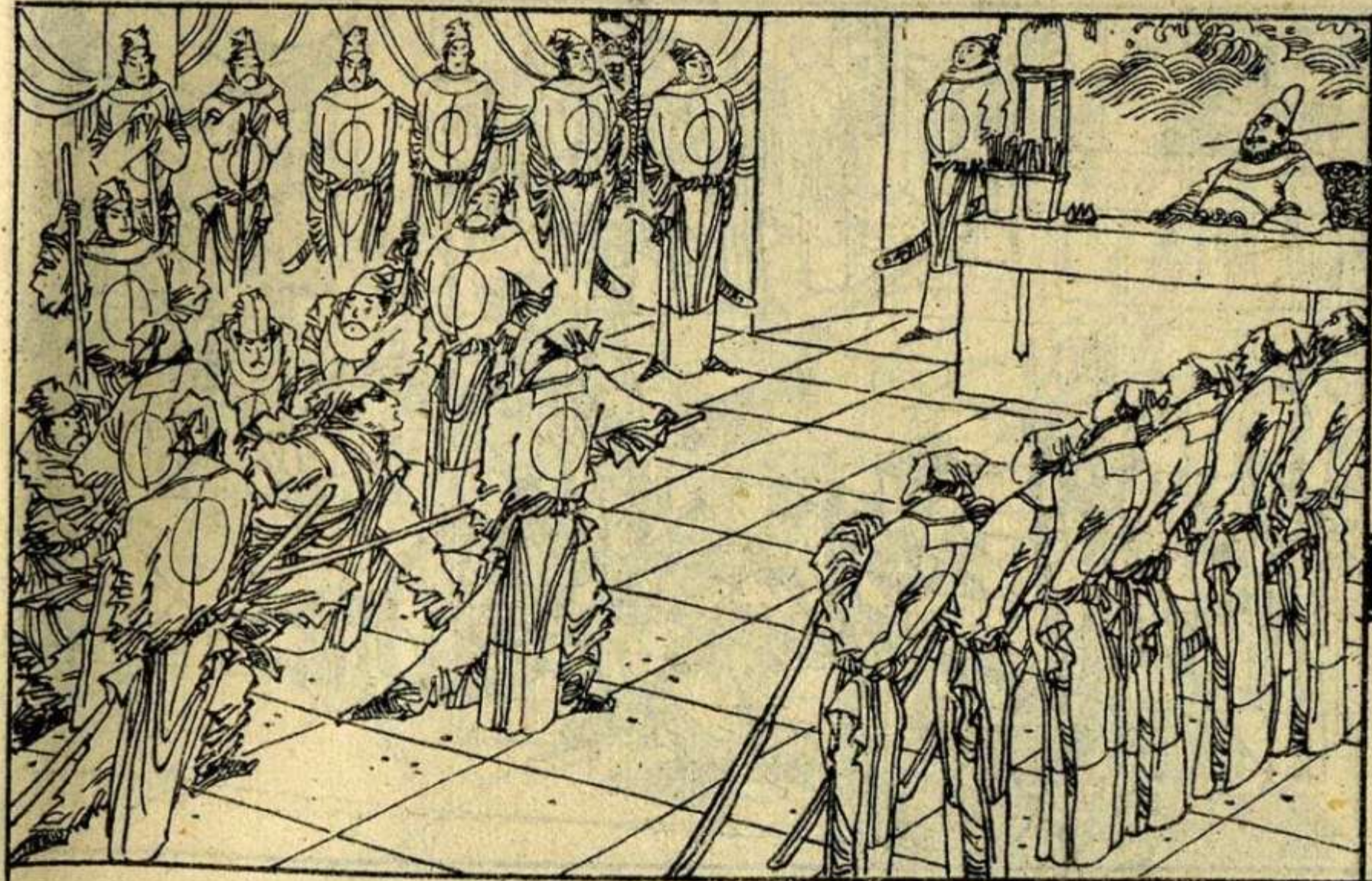
众军汉把箱子抬到厅前。张都监看了，大骂道：“贼配军如此无礼！赃物在你箱子里搜出来，如何赖得过？原来你这家伙外貌象人，倒有这等贼心贼肝！既然赃证明白，没话说了。天明送衙究办。”



武松大叫冤屈！张都监并不理睬，叫众军汉把赃物封了，将武松送到机密房里收管。众军汉扛了赃物，押着武松出厅来。



张都监连夜使人去贿通知府，押司、孔目上下都使用了钱。次日天明，知府坐厅，左右衙役把武松押到当厅，赃物都扛在厅上。张都监心腹人呈上张都监被盗的文书。



那知府看了文书，喝令左右备刑具侍候。牢子节级将一束问事刑具放在面前。武松却待开口分说，知府喝道：“这家伙原是个配军，如何不做贼！既是赃证明白，休听这家伙胡说，只顾与我着力打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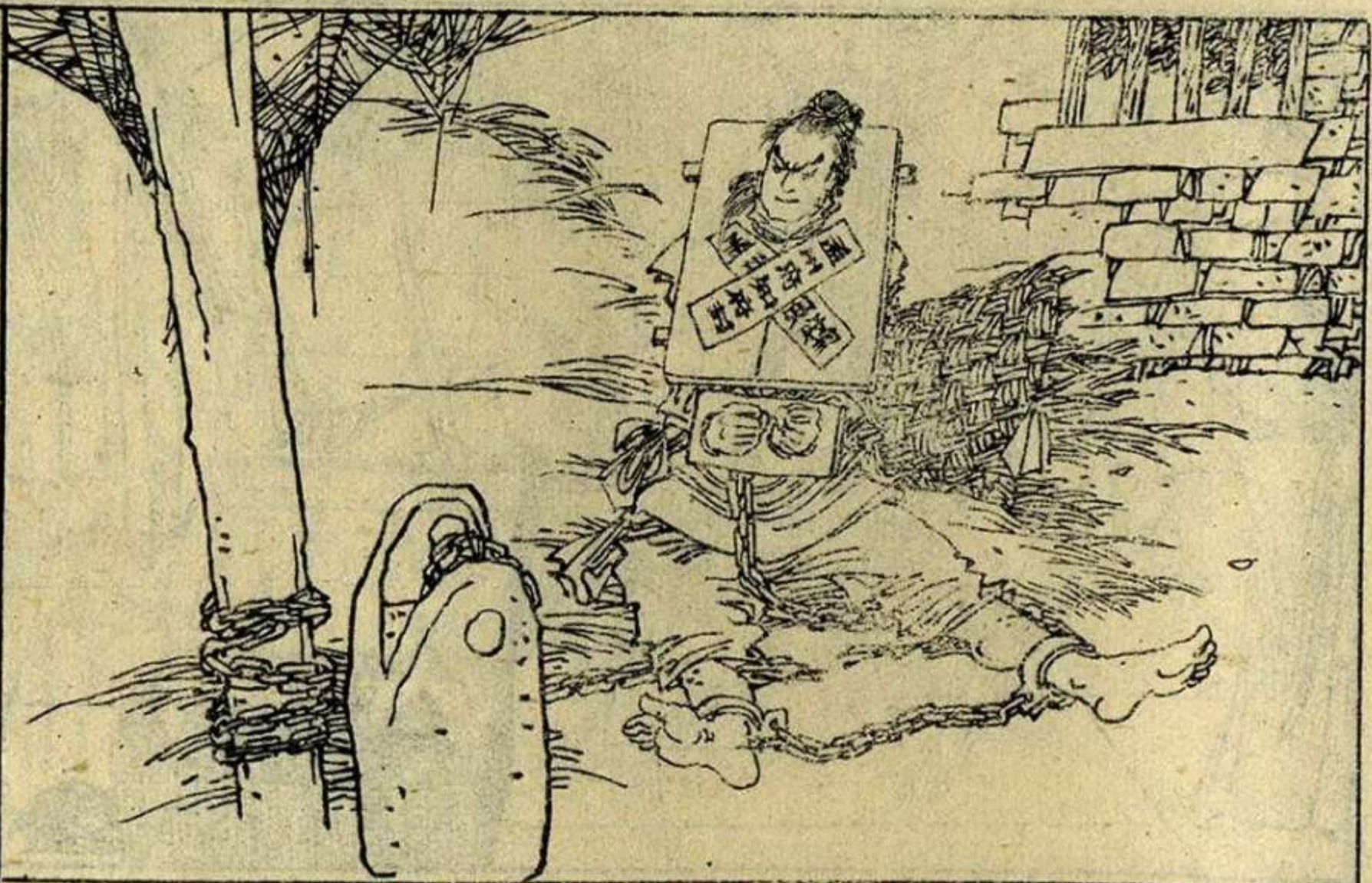


武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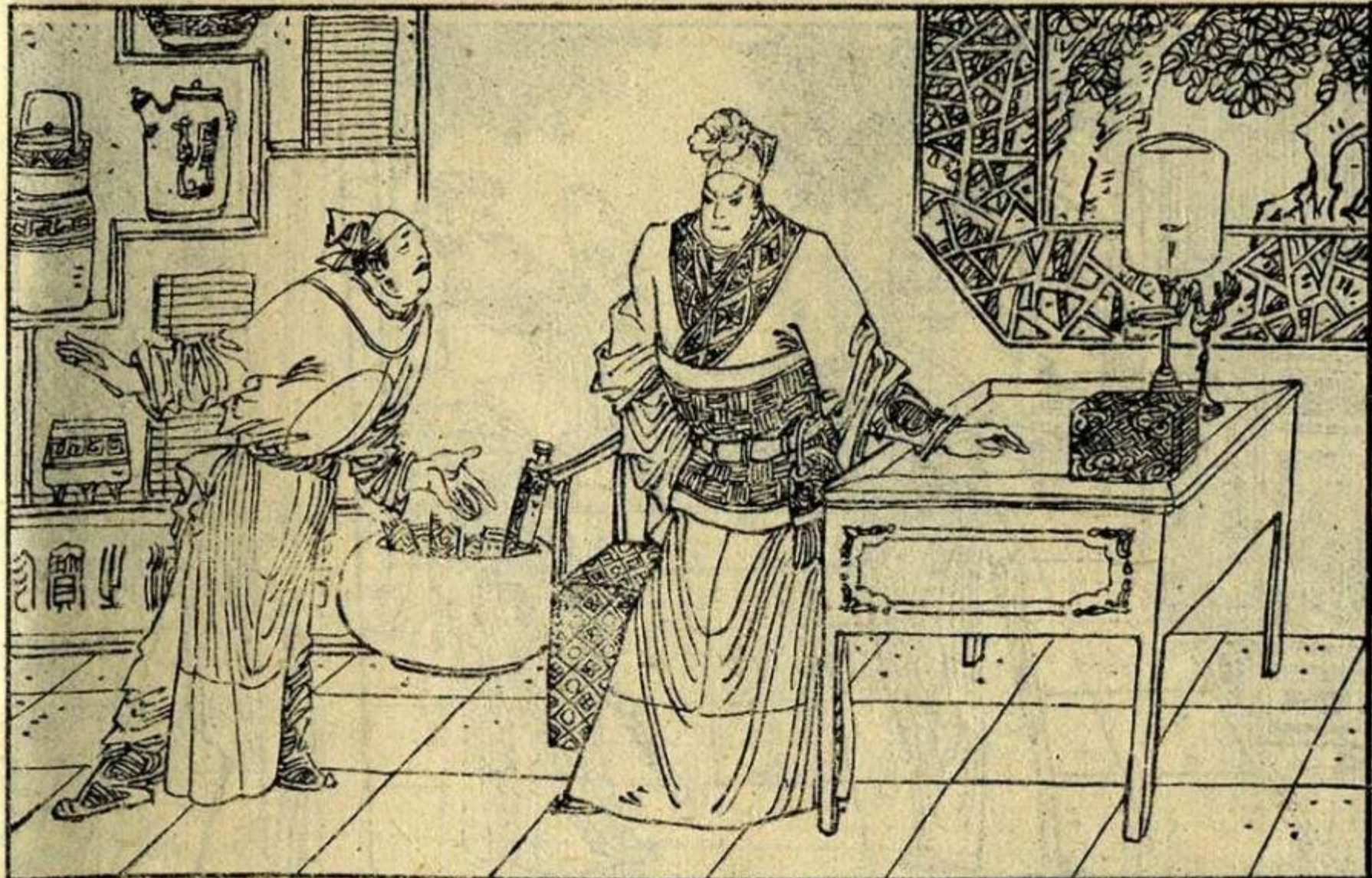
那两旁衙役听得，拿起批头竹片，雨点似地打下来。



武松情知不是话头，只得屈招：“本月十五日，一时见本官衙内许多银酒器皿，因而起意。至夜，乘机窃取，赃物收藏在柳藤箱里。”写了招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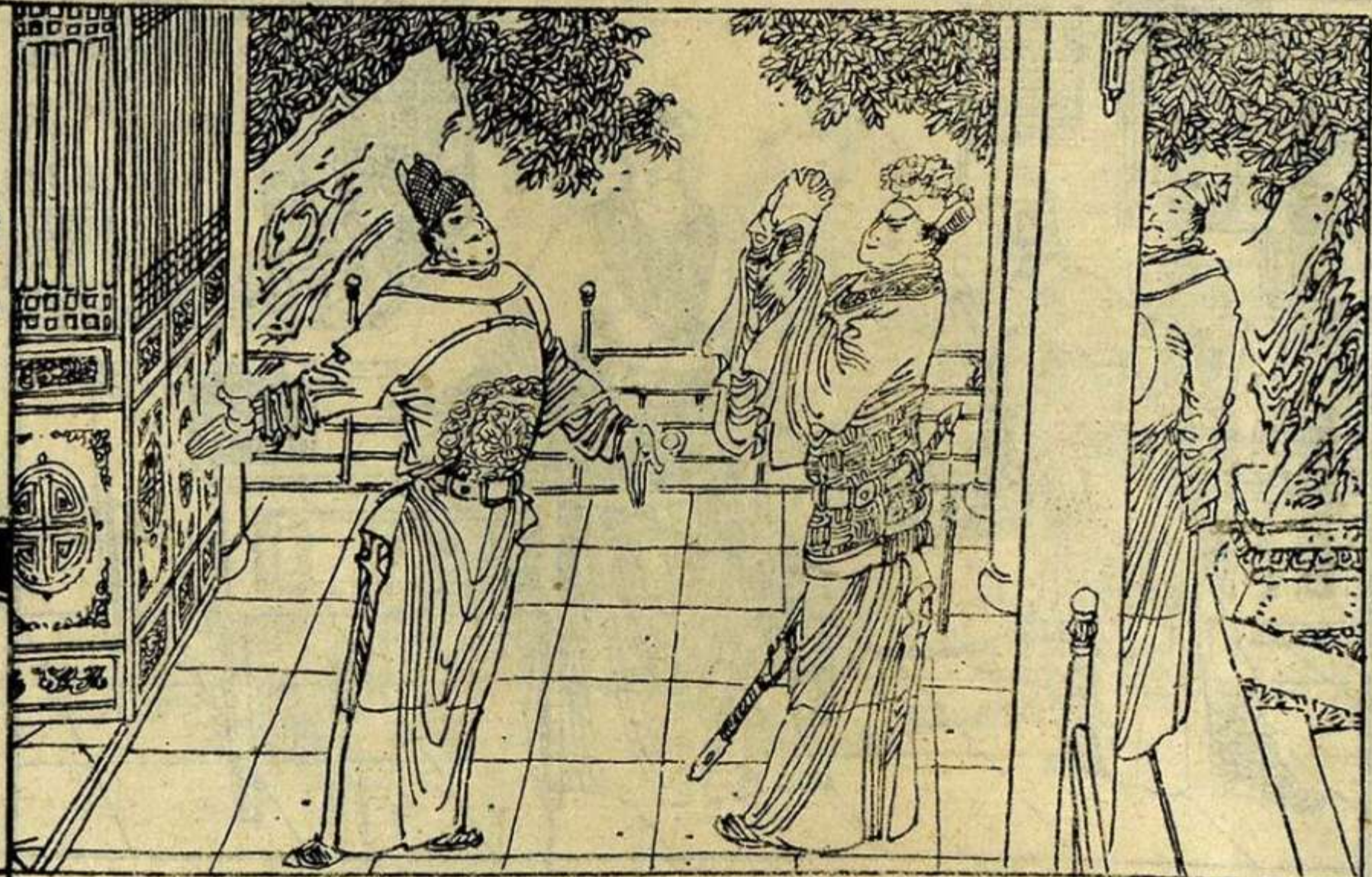


武松被钉上长枷，监禁在大牢里。牢子狱卒将他一双脚昼夜匣着，又把木杻钉住双手，哪里容他松宽。武松寻思道：“可恨张都监，安排这般圈套坑陷我！我若能够挣得性命出去，必报此仇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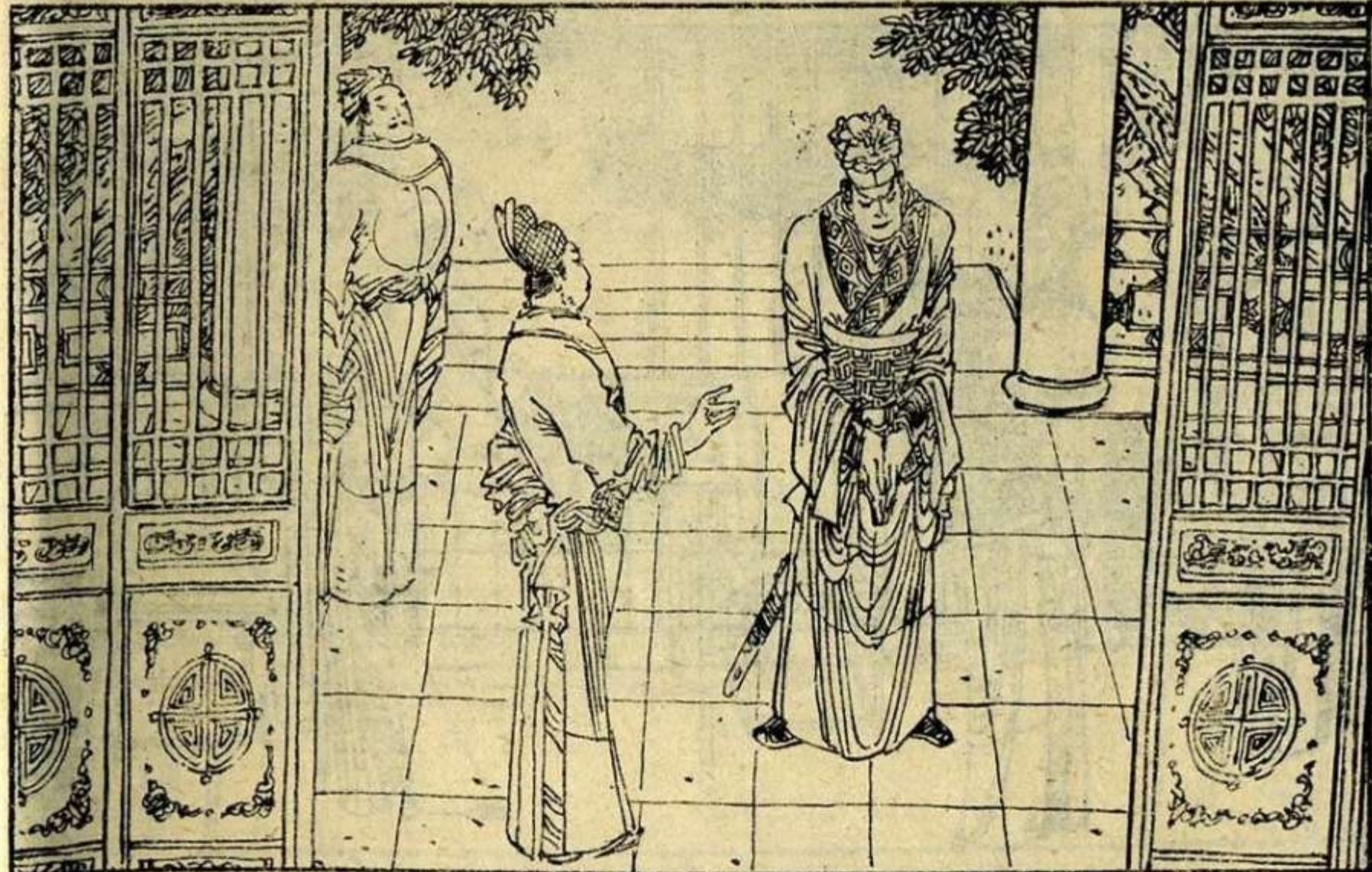


再说施恩自从武松进张都监宅里，消息隔绝，屡次派人去看他，又被门子挡住，不能进去。正在思念，忽然有人来报说，武松窃取张都监家财物，监禁在知府衙门的死囚牢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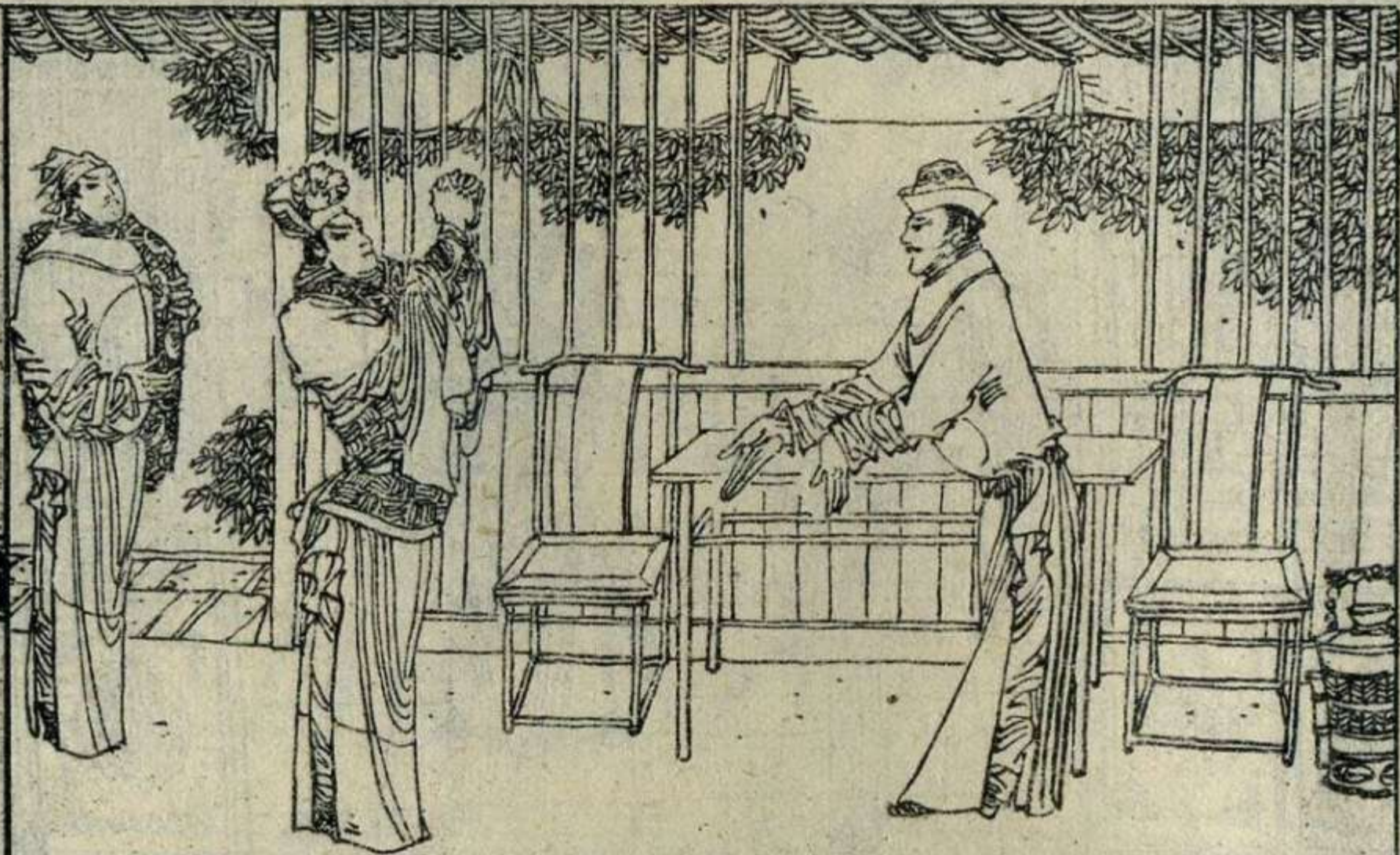




施恩慌忙骑马进城，见了父亲，把武松被害事诉说了一遍。老管营道：“眼见得是张团练替蒋门神报仇，买嘱张都监，设出这条计策，陷害武松。我想偷窃也不该有死罪，只要买求两院押牢节级，便可保全他性命。”



施恩听了，说道：“现今当押牢节级姓康的，和孩子最好，去求他相助如何？”老管营道：“他是为你吃官司，你不去救他，却叫谁去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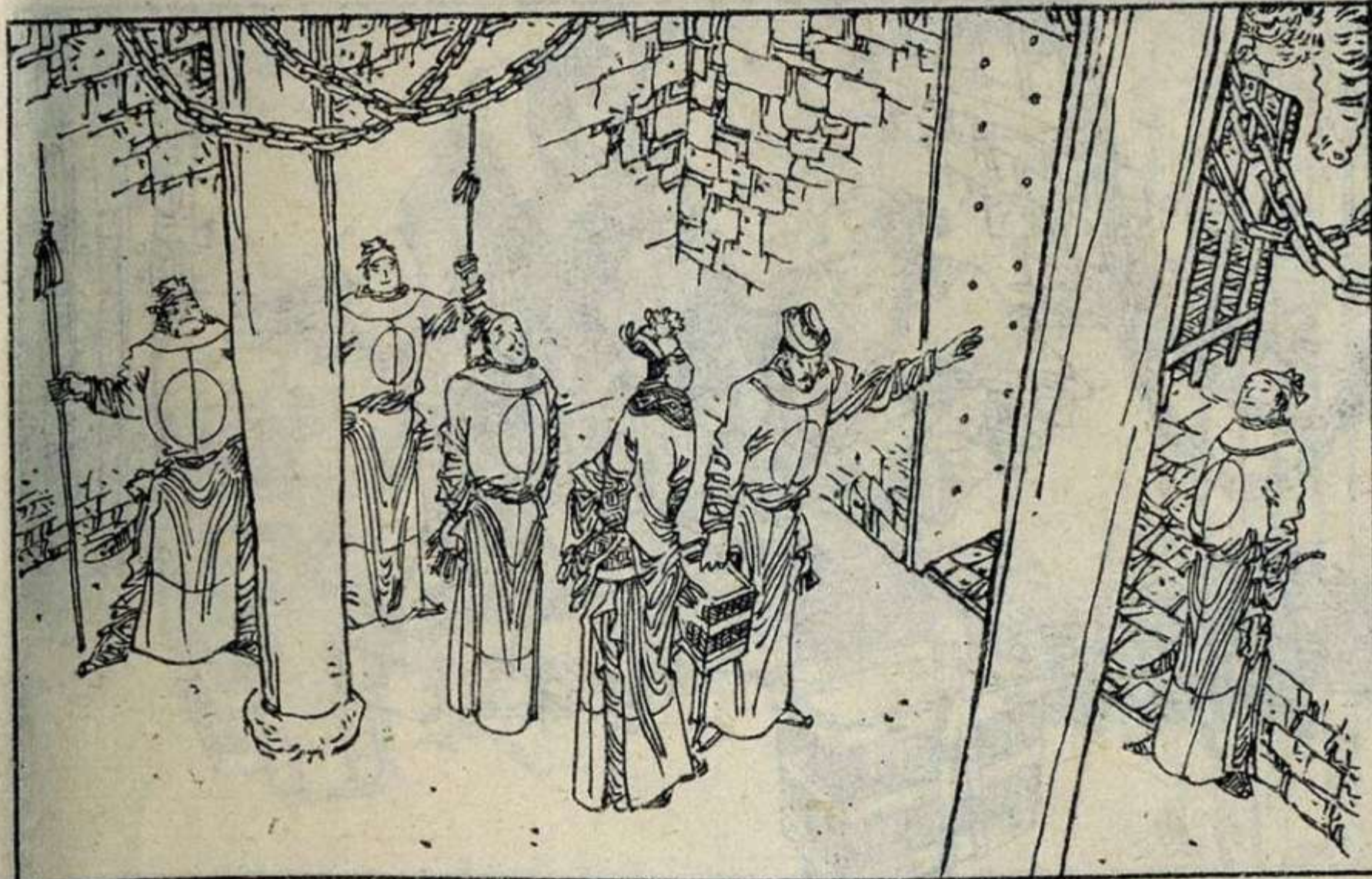
施恩便带了一二百两银子，径到康节级家里，把武松受屈的事说了一遍，并求他相助。



康节级答道：“不瞒兄长说，现今蒋门神躲在张团练家里，却央张团练买嘱张都监设出这条计来。衙中上下都受了蒋门神的贿赂，知府做主，定要结果武松性命。只有经办案子的一个叶孔目不肯，因此还不敢下手。”



康节级又道：“你快央人去求叶孔目，早断此案，便可救得武松性命。牢中之事，归我办理，今后不教武松吃半点儿苦。”施恩取一百两银子与康节级。康节级哪里肯受，再三推辞，方才收了。



武松

施恩托人去央求叶孔目，又送他一百两银子。听得来人回报，叶孔目答应周全武松，才得放心。次日，施恩备了许多酒菜，由康节级引领，直进大牢里来看视武松。



武松得到康节级照顾，早将刑具放松了。施恩又取三二十两银子，分送与众小牢子；取酒食叫武松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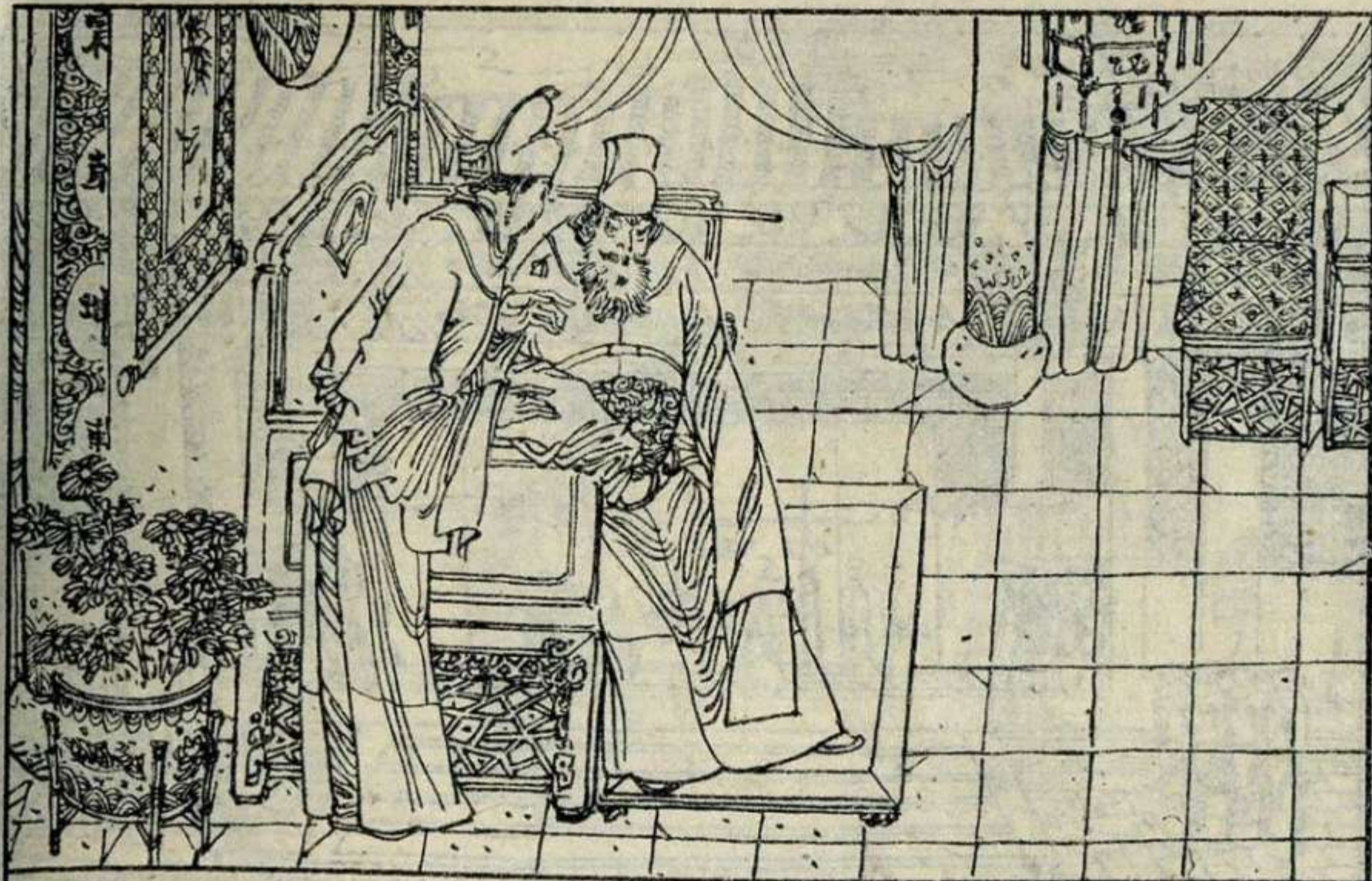


施恩附耳低言道：“这场官司，是都监替蒋门神报仇，陷害哥哥。你且宽心，我已央人和叶孔目说通了，他一力周全你。待限满决断，出了牢狱，再作理会。”武松本有越狱之心，听施恩一说，却才作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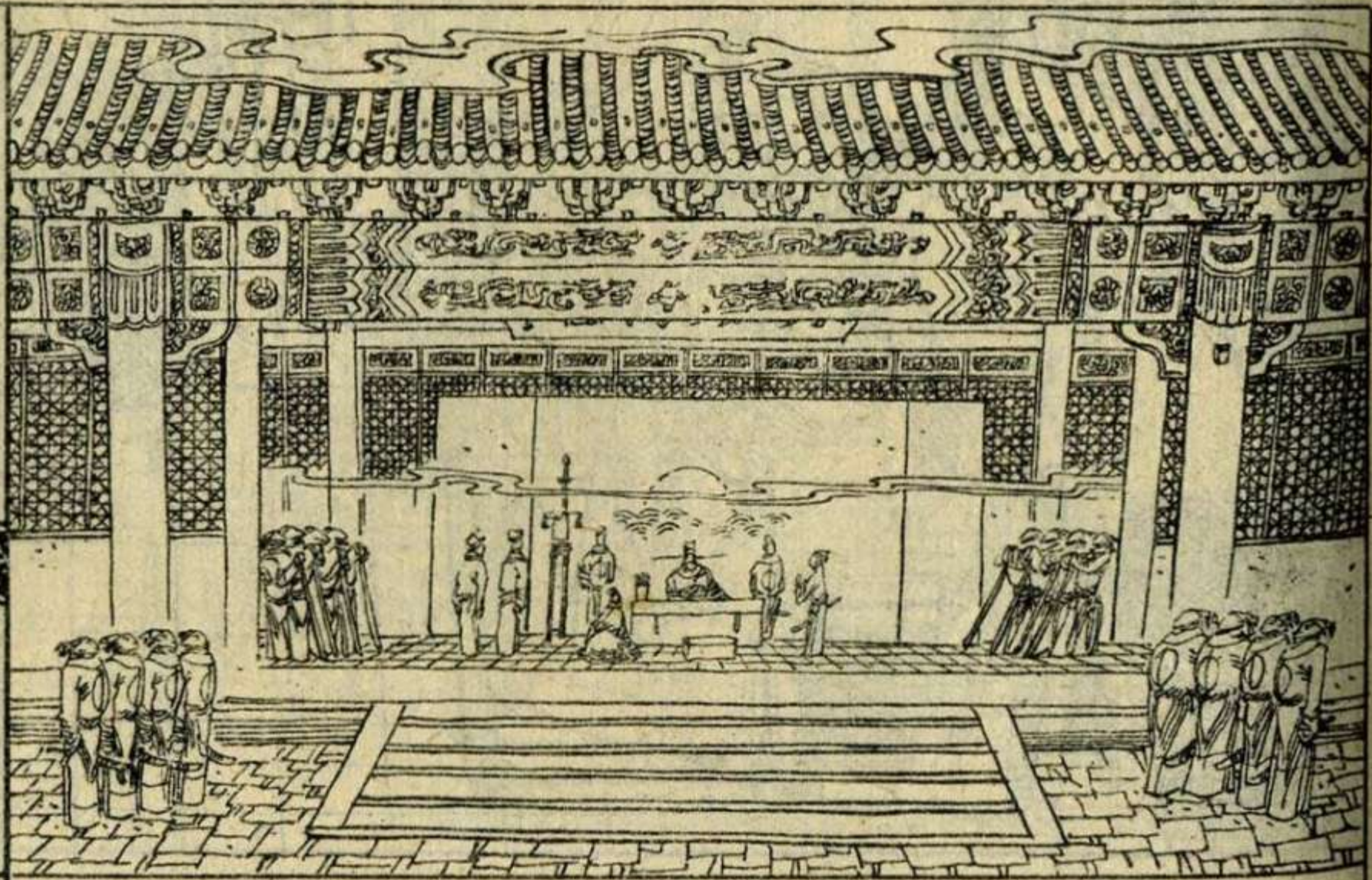




施恩为武松往来奔走，竭尽了心力。那叶孔目受了施恩的嘱托，一日来见知府，把蒋门神贿通张都监，设计陷害武松的事合盘托出，并请知府秉公办理。



知府得知张都监得了蒋门神许多银子，想起自己接到的只有这么点儿，心里老大不快。便说：“他赚了这许多银子，倒叫我们害人！你按律拟罪吧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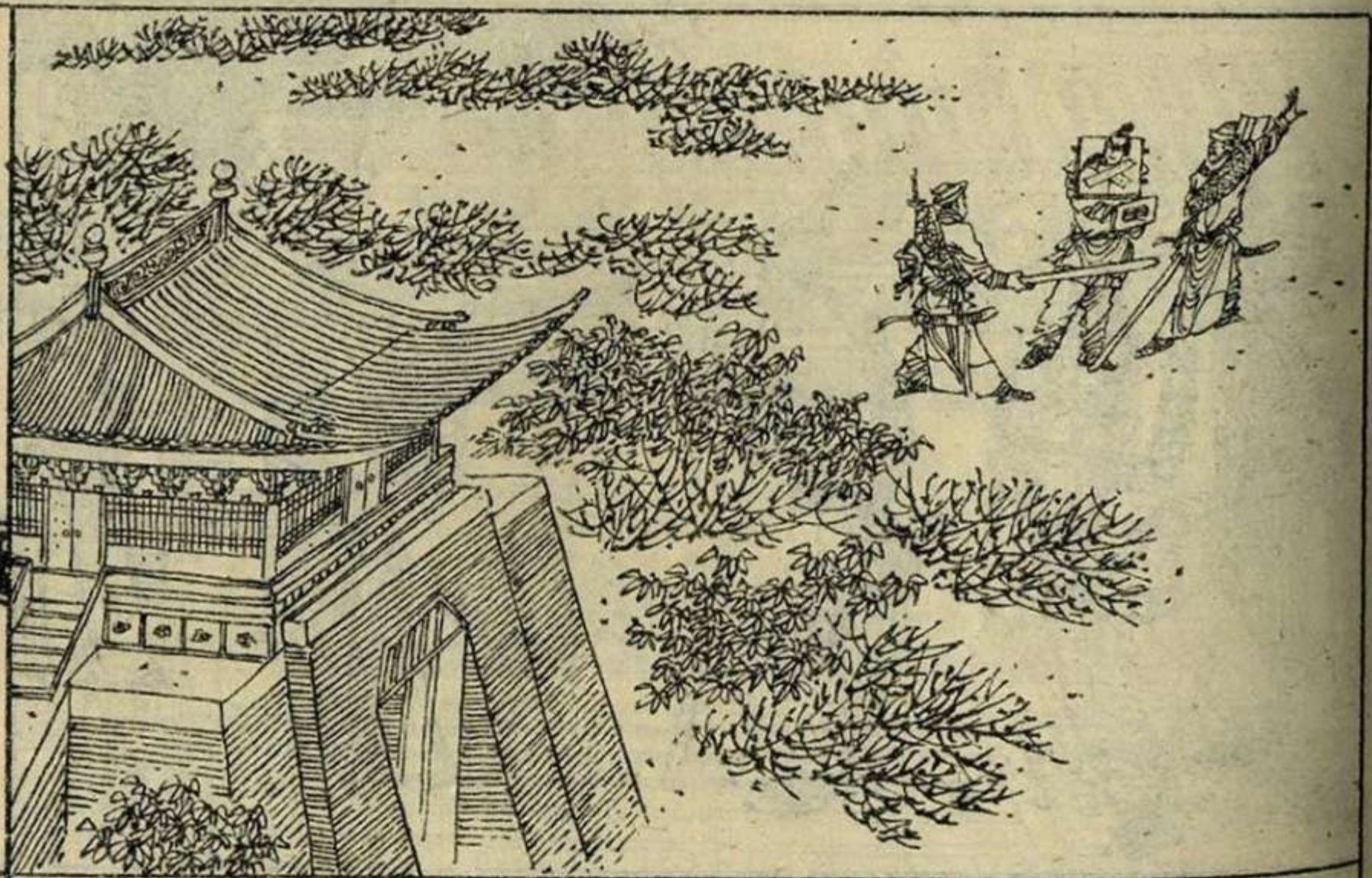


挨到六十日限满，知府升堂，就牢中取出武松，当厅开了枷。当案叶孔目读了招状，定下罪名：脊杖二十，刺配恩州牢城；原盗赃物，给还本主。



当厅把武松打了二十脊杖，刺了金印，取一面七斤半铁叶盘头枷钉了，押一纸公文，差两个健壮公人防送武松，限日起身。

武松



五〇

那两个公人，领了牒文，押解了武松，出孟州衙门便行。



出城约行得一里多路，只见官道旁边酒店里，钻出施恩来。看着武松道：“小弟在此专等！”武松看施恩时，又包着头，络着手臂。便问：“我好几时不见你，如何又这等模样？”



施恩道：“半月之前，小弟正在快活林店里，只见蒋门神又领着一伙军汉到来，小弟又被他痛打一顿，被他仍复夺了店面。今日听得哥哥断配恩州，有两件棉衣，送与哥哥路上穿着，煮了两只熟鹅，请哥哥带了去吃。”



施恩邀两个公人进酒店去。那两个公人早得到蒋门神的好处，没好气的道：“武松是个贼汉，我们不吃你的酒食。你若怕打，快走开去。”施恩取十来两银子送与他们，两个公人不肯接，恼忿忿地只催武松上路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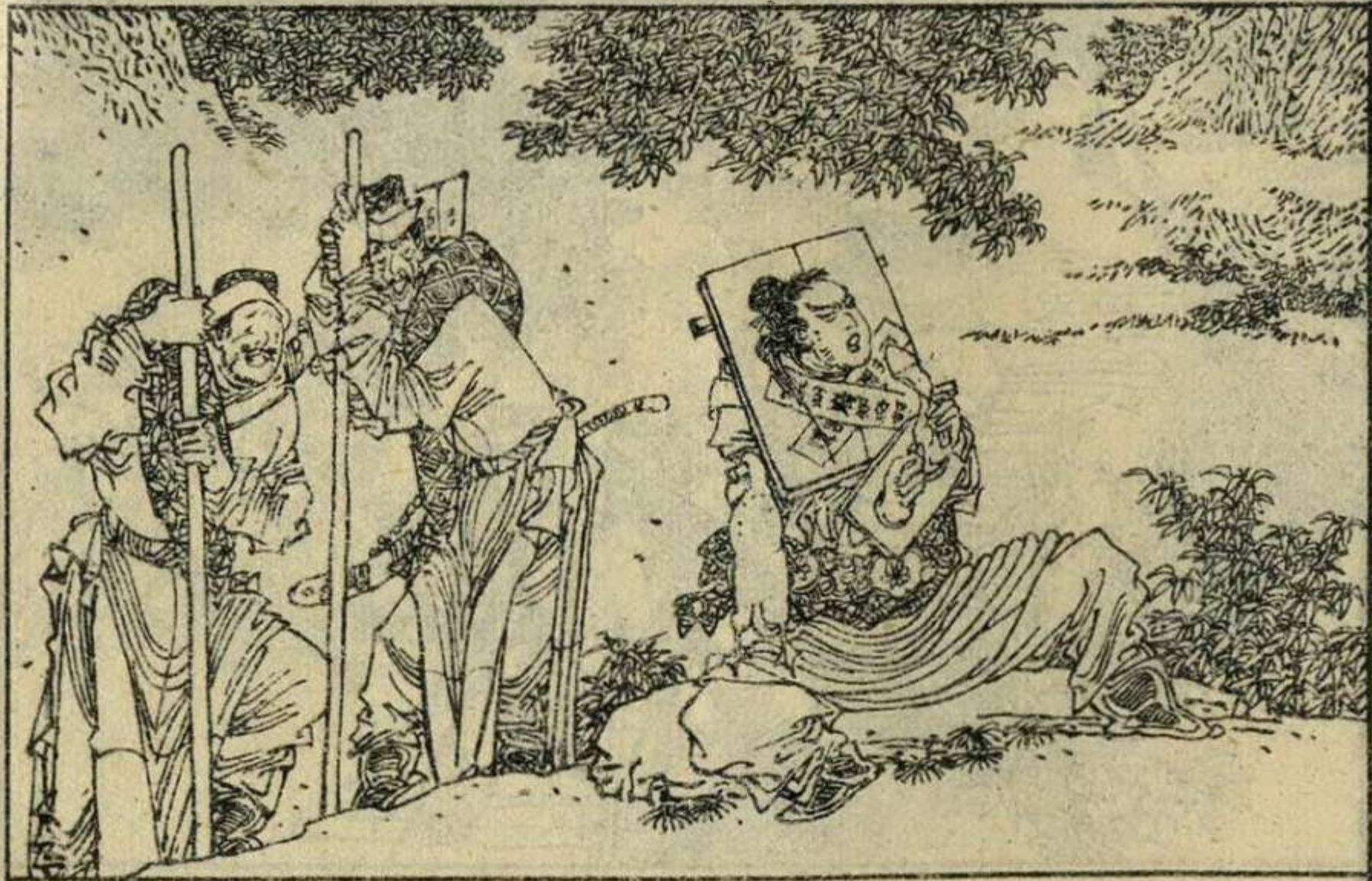
施恩买两碗酒，叫武松吃了，把一个包裹，拴在武松腰里，把这两只熟鹅，挂在武松行枷上。附耳低言道：“包裹里有两件棉衣，一帕子碎银，两双八答麻鞋。路上要仔细，提防这两个贼男女不怀好意。”



武松点头道：“不须吩咐，我已看出了。再加两个，也不怕他。你自回去将息，且请放心。我自有措置。”施恩拜辞了武松，哭着去了。



武松和两个公人上路，行不上几里路，两个公人悄悄地商议道：“不见那两个来？”武松听了，暗自冷笑道：“那两个家伙倒想自来送死！”



武松右手被钉在木枷上，左手却散着。就枷上取下那熟鹅来，只顾自吃，也不睬那两个公人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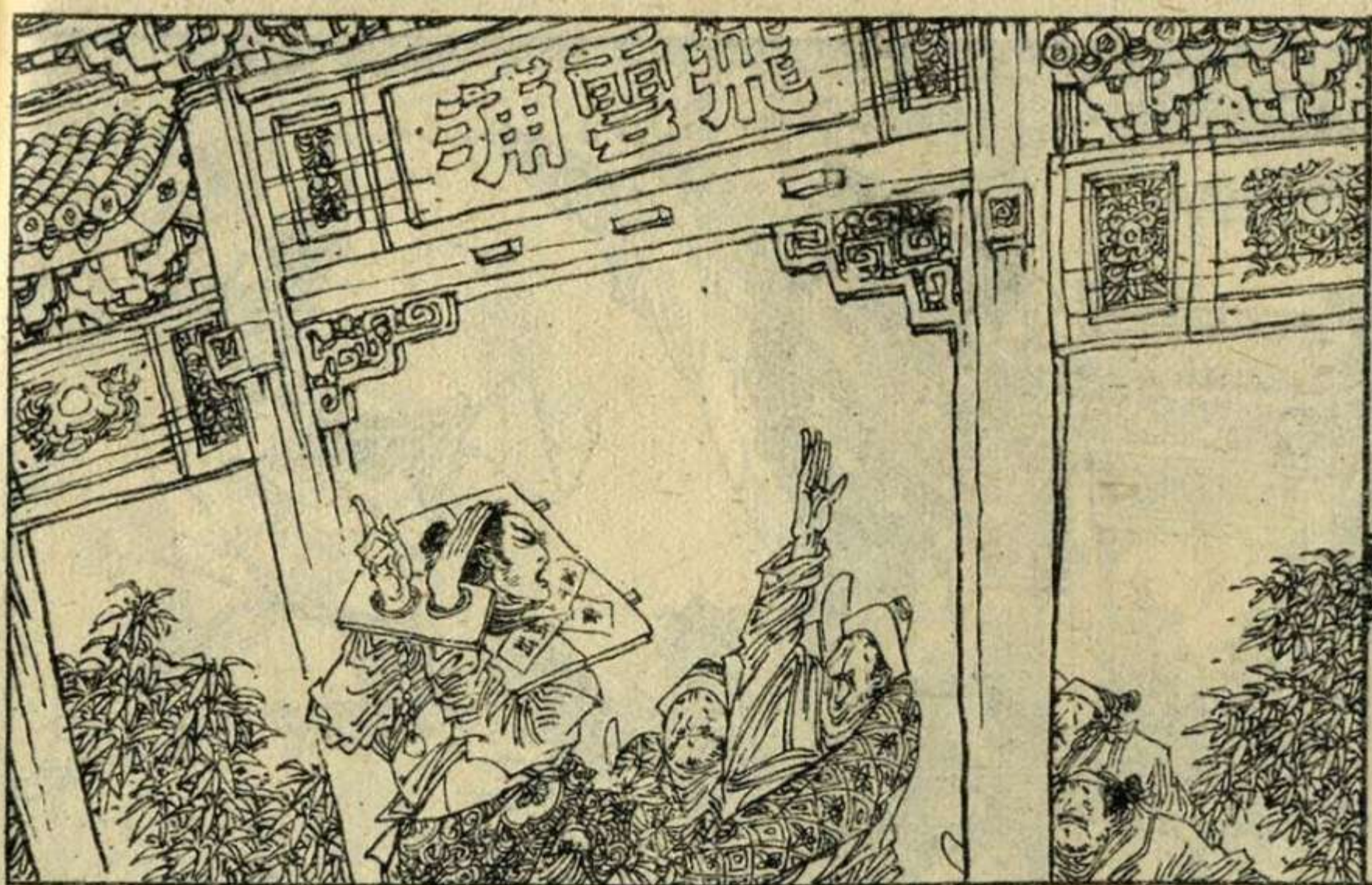
行不过五里路，把两只熟鹅都吃尽了。约莫离城有八九里路，只见前面路边有两个人，提着朴刀，各跨口腰刀，在那里等候。



那两个人见公人监押武松到来，便跟着做一路走。武松又见两个公人与那两个提朴刀的挤眉弄眼，打些暗号。早已瞧透，且安在肚里，只装做不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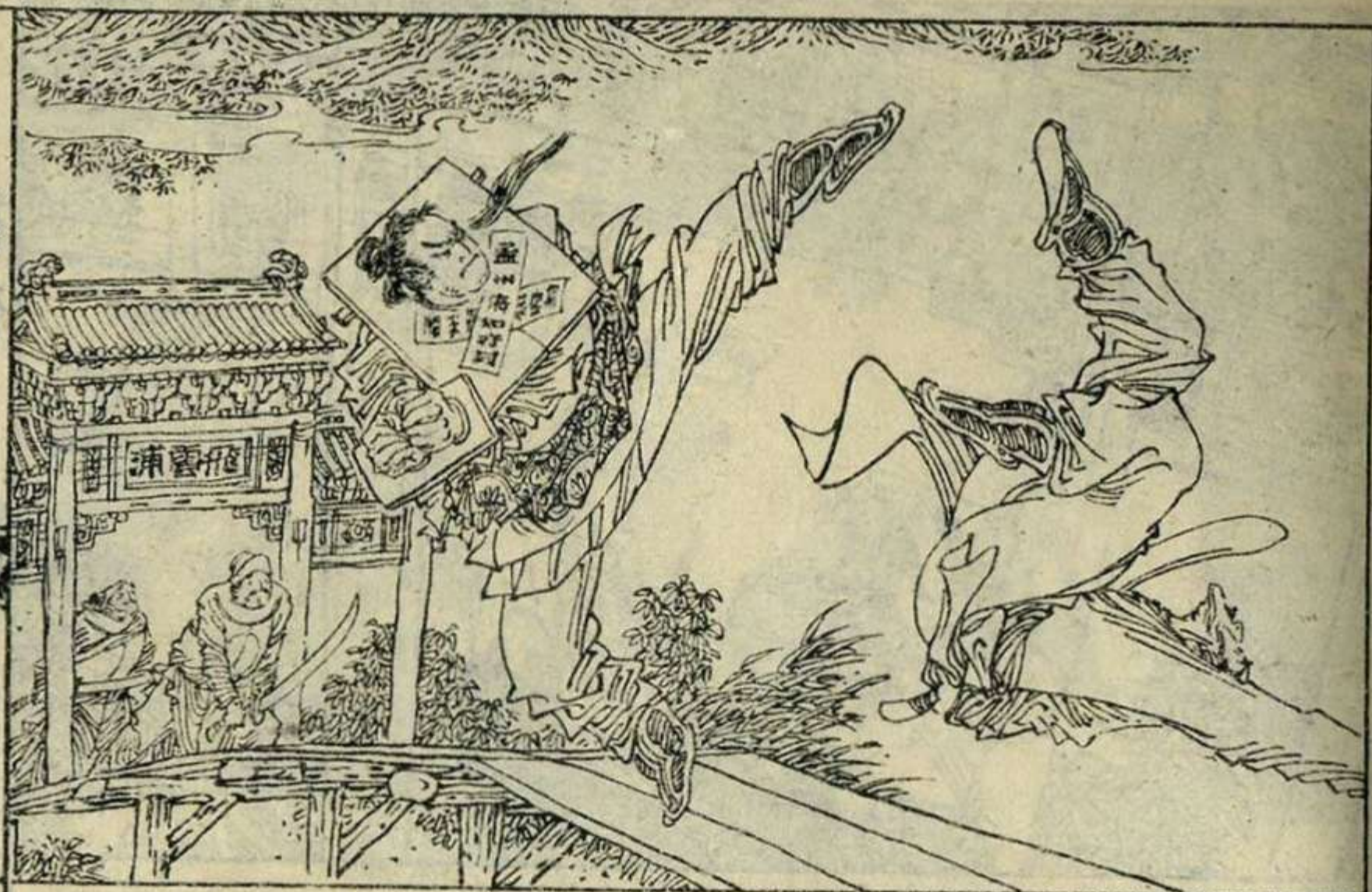


又走了数里，只见前面一片鱼浦，四面都是野港阔河。五个人行至浦边一条阔板桥上，见桥边一座牌楼上有牌额，写着“飞云浦”三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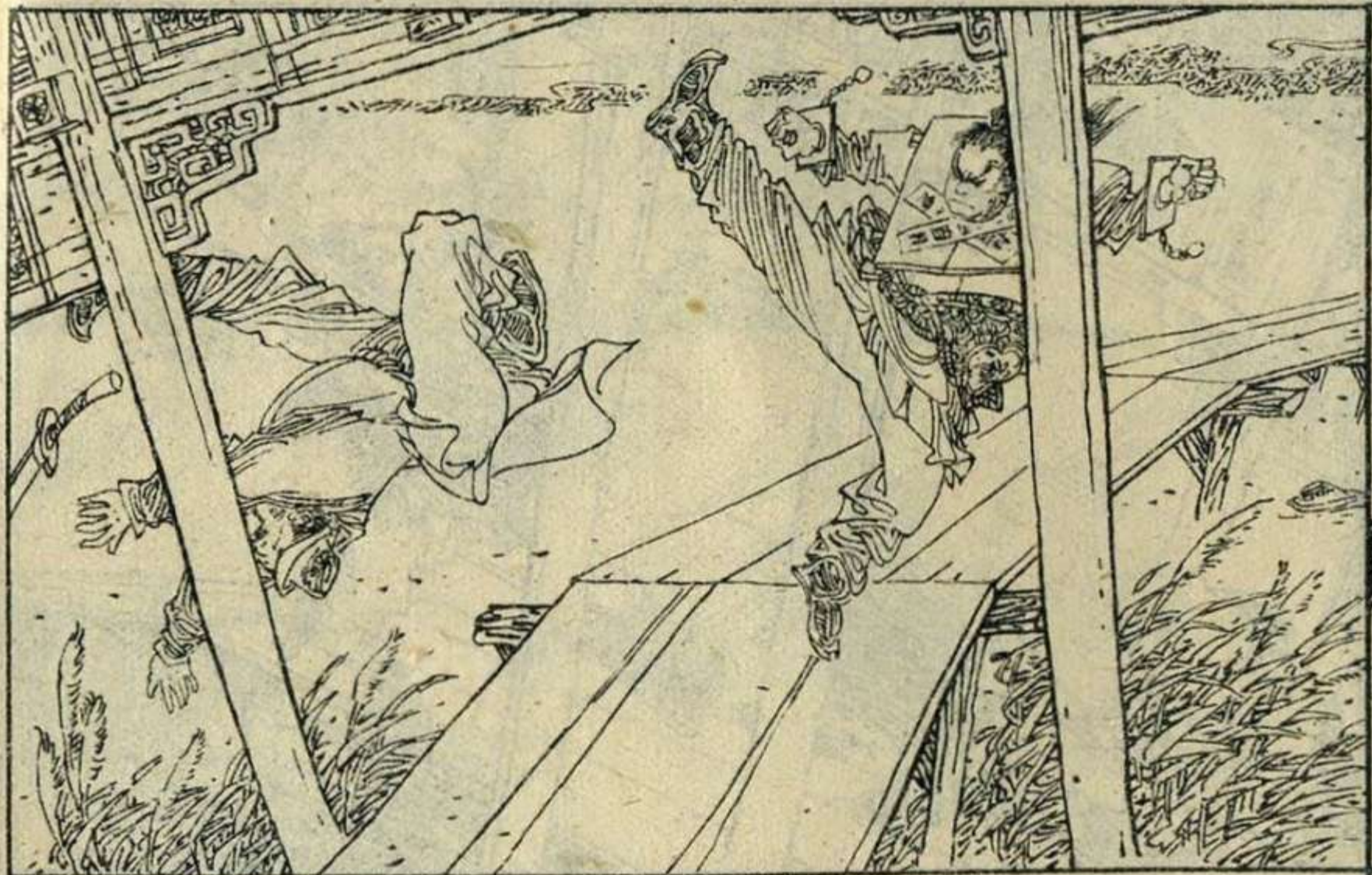


武松见了，假意问道：“这里地名，唤做什么去处？”两个公人应道：“你又不眼瞎，桥边牌额上不是写着‘飞云浦’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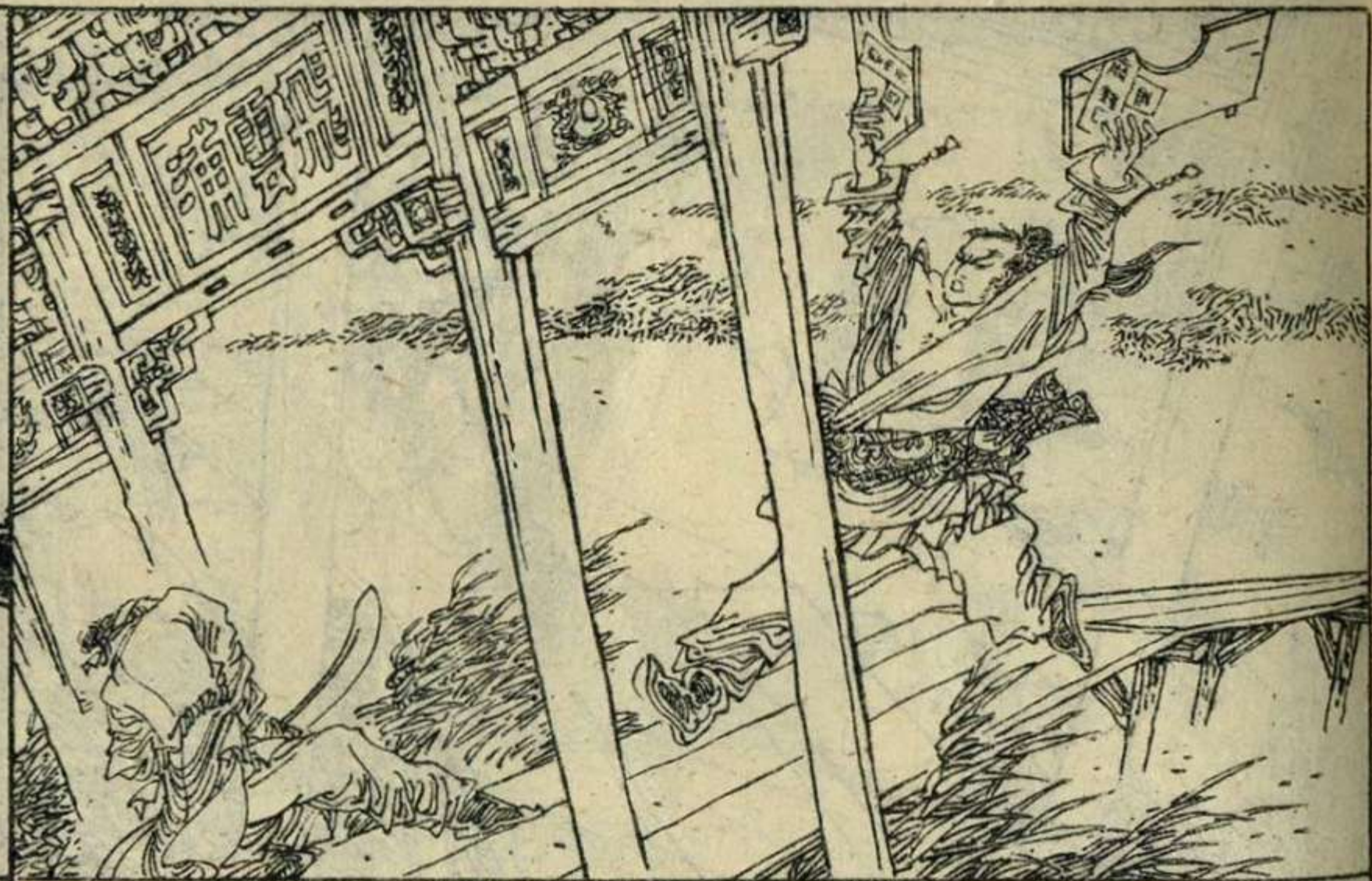




武松站住道：“我要净手。”那一个公人走近一步，却被武松一飞脚踢中，翻筋斗跌下水里去。



这一个公人急待转身，武松右脚早起，扑通地也栽下水里去。



那两个提朴刀的汉子，望桥下便走。武松喝一声：“哪里去！”把枷只一扭，折做两半个，扯开封皮撇在水里，赶下桥来。



那两个先自惊倒了一个。武松奔上前去，望那一个走的后心上，只一拳打翻，便夺过朴刀来，搠上几朴刀，死在地上。



武松转身回来，这个才挣得起，正待要走。武松追上，劈头揪住，喝道：“你实说，是谁派遣你们来的，我便饶你性命。”



那人道：“小人两个是蒋门神徒弟，师父和张团练定计，使小人两个来相帮防送公人，一起来害好汉。”武松道：“你师父蒋门神今在何处？”那人道：“小人临来时，和张团练在张都监家后堂鸳鸯楼上吃酒，专等小人回报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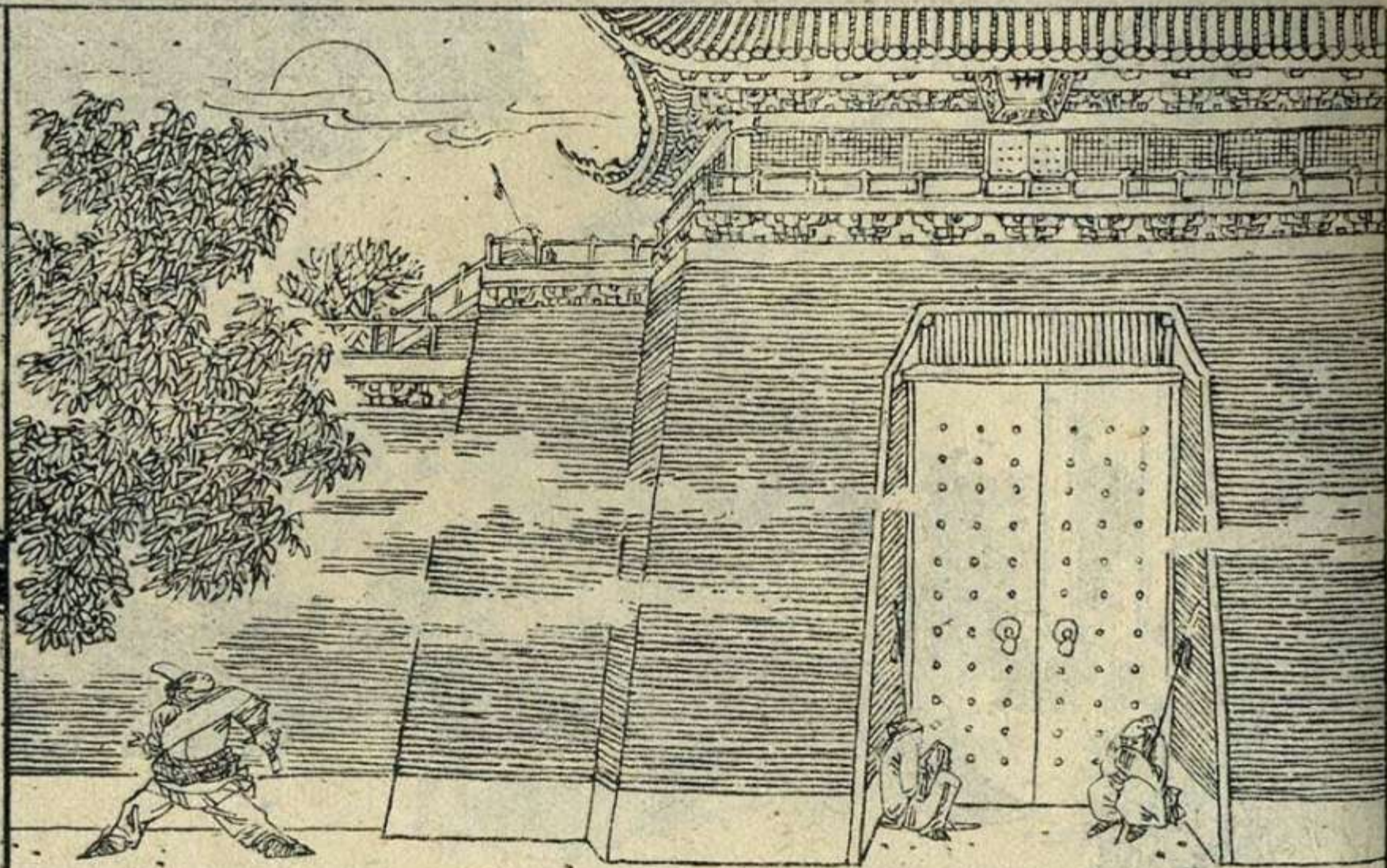


武松道：“原来如此！却饶你不得。”手起刀落，也把这人杀了。



武松解下他们的腰刀，拣好的带了一把。将两个尸首都擗在浦里。立在桥边，看了一回，思量道：“虽然杀了这四个贼男女，不杀得张都监、张团练、蒋门神，如何出得这口怨气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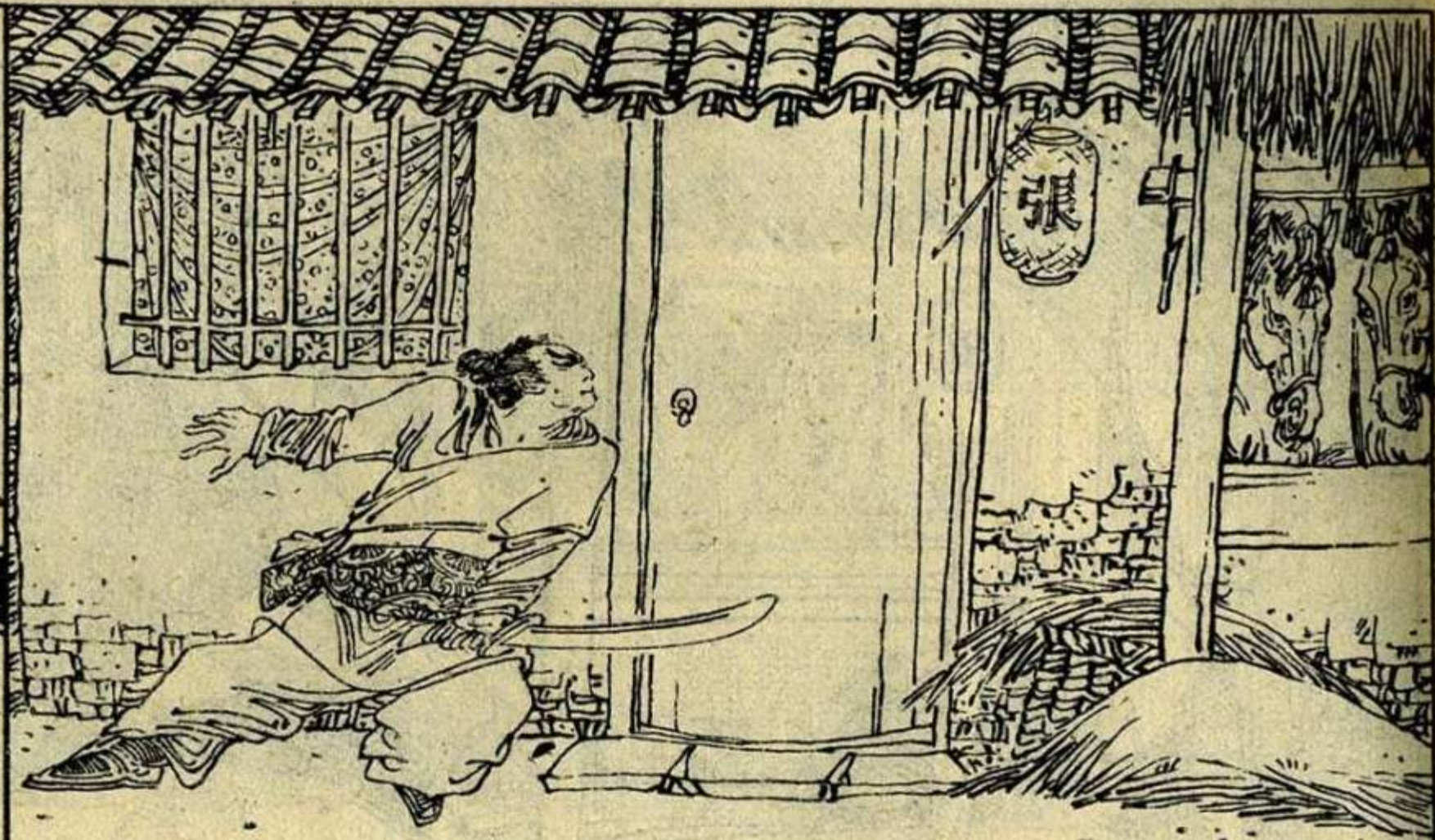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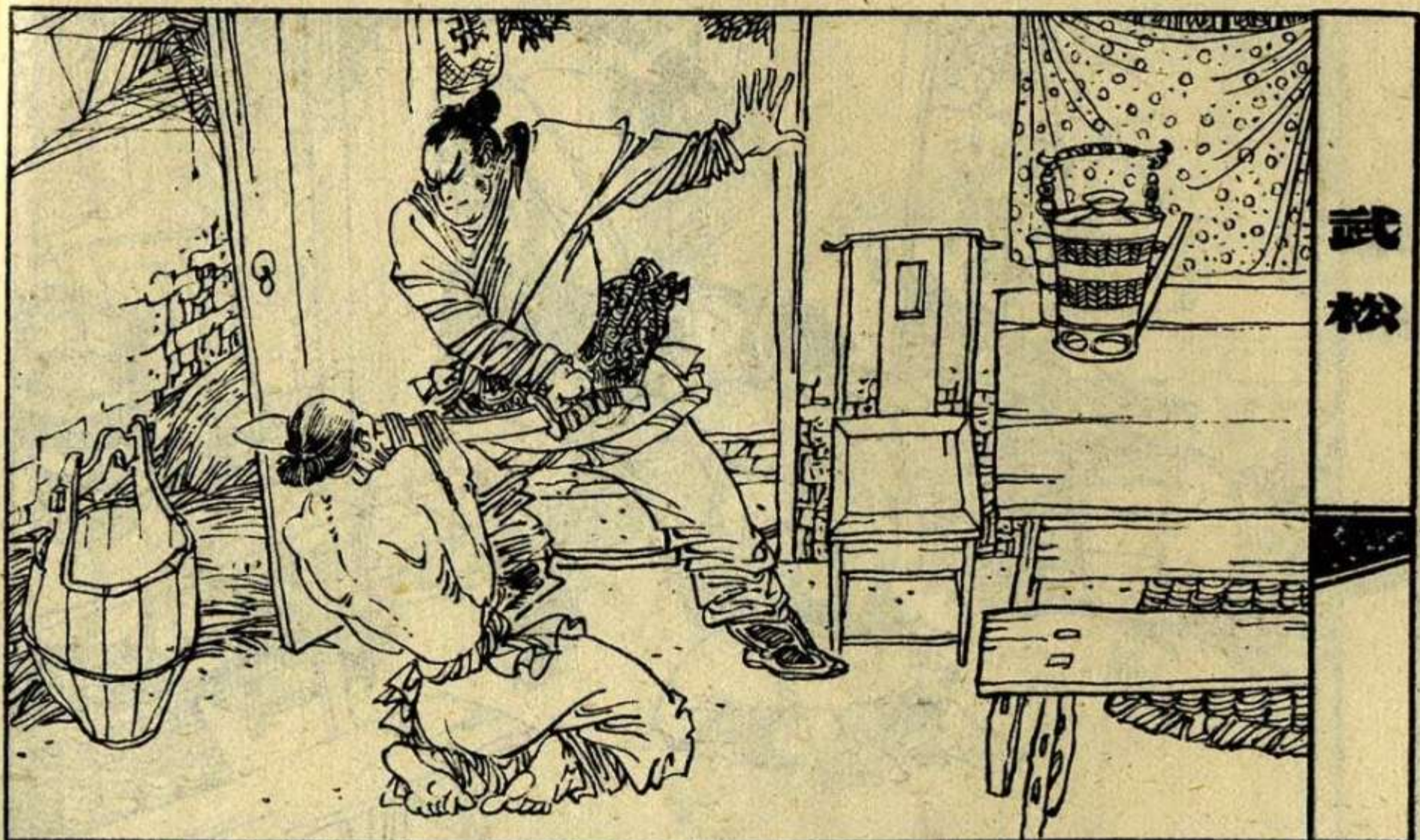
踌躇了半晌，一个念头，竟奔回孟州城里来。



进得城中，早是黄昏时候。武松直奔到张都监家后花园，墙外却是一个马院，静悄悄的没有人声。武松就在马院边伏着窥探。正看之间，只听角门呀地一声开了，一个马夫提着个灯笼走出来。



武松躲在黑影里，等那马夫上了草料进屋去后，便摸到门边，只一推，那门响了。马夫在屋内喝道：“老爷方才睡，你要偷我衣裳，也早些哩！”武松把朴刀倚在门边，却掣出腰刀在手里，又呀呀地推门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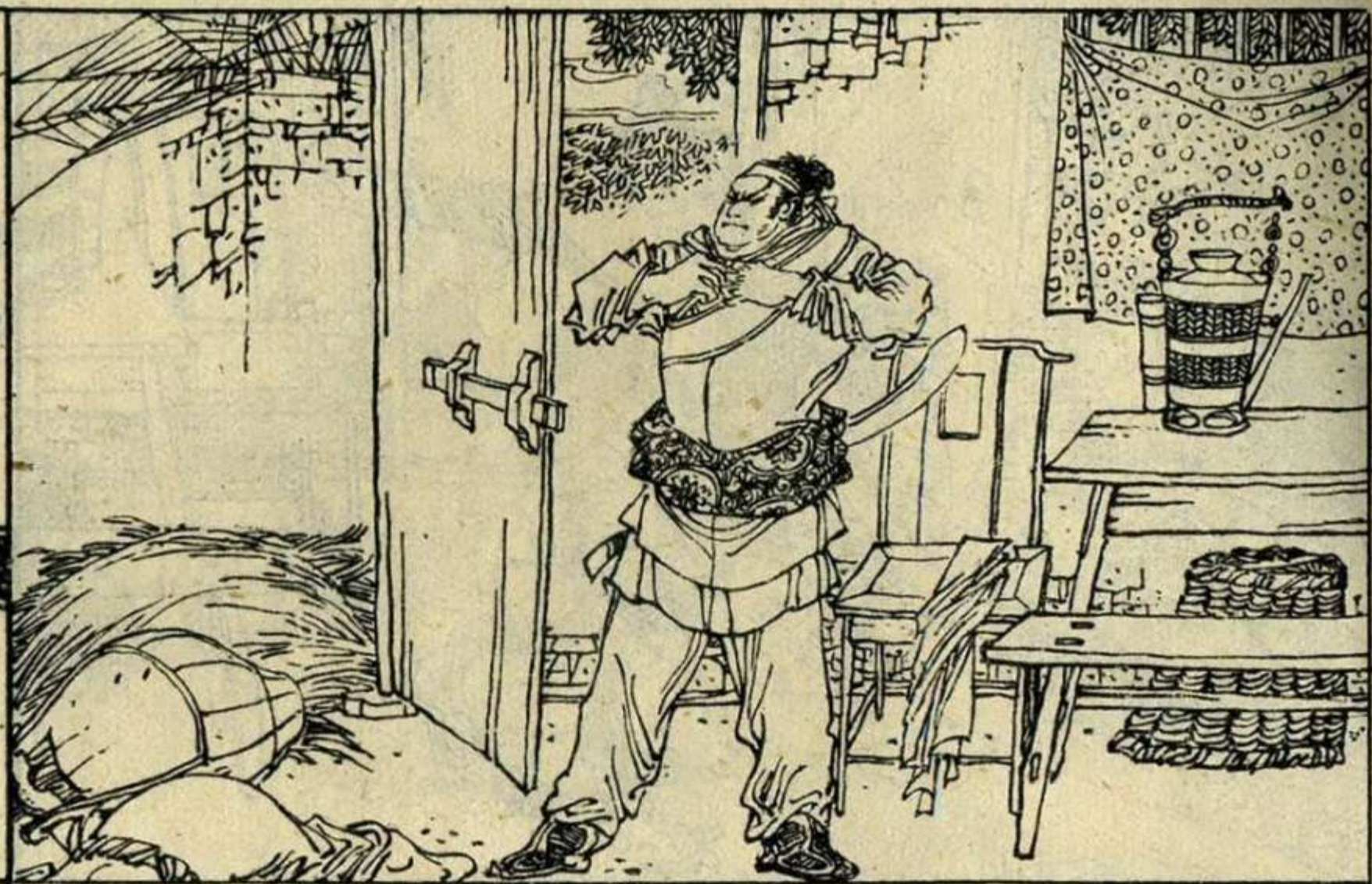
那马夫哪里忍得住，从床上赤条条地跳将起来，拿了根搅草棍，拔了栓，却待开门，被武松就势推开去，抢入来把他劈头揪住。马夫却待要叫，灯影下明晃晃地一把刀横在面前，已是惊得软了，口里直叫：“饶命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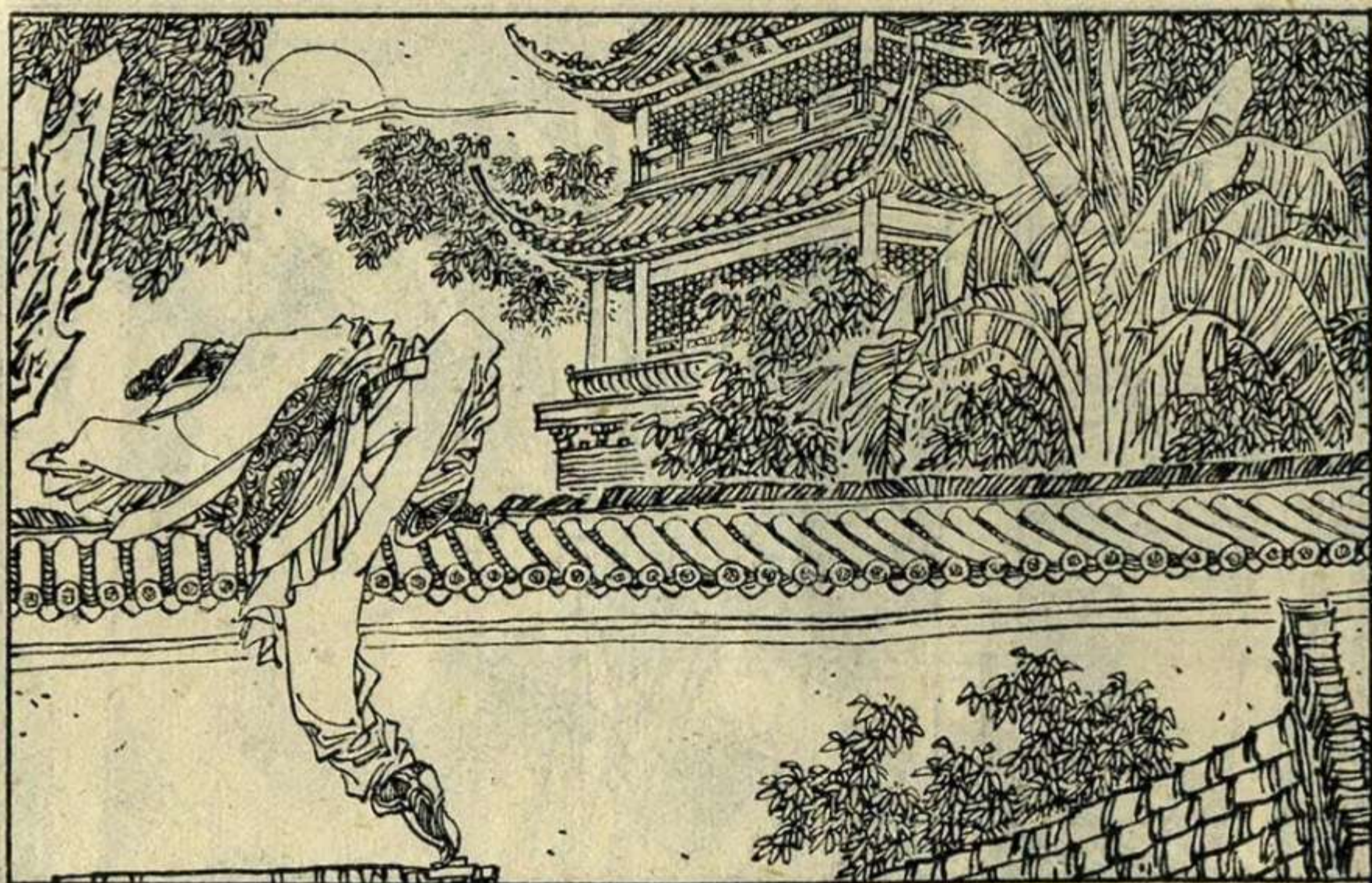
武松道：“你认得我吗？”马夫听得声音，方知是武松。叫道：“哥哥，不干我事。你饶了我吧。”武松道：“你只实说，张都监如今在哪里？”马夫道：“今日和张团练、蒋门神三个吃了一日酒，如今还在鸳鸯楼上吃哩。”



武松道：“如此，却饶你不得。”手起一刀，把这马夫杀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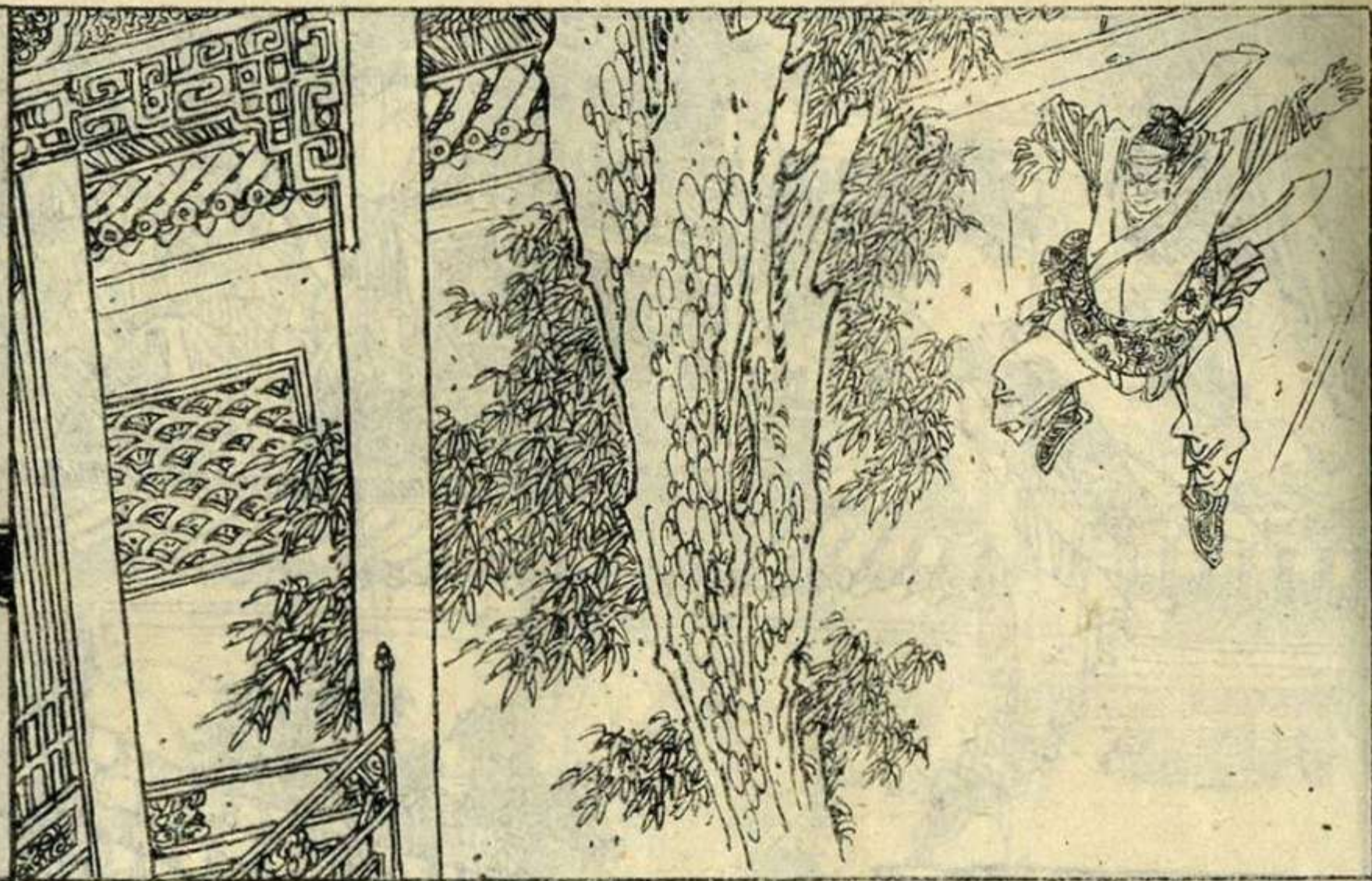


武松一脚踢过尸首，插刀入鞘。又脱了身上旧衣裳，把那施恩送来的两件新衣穿了，把腰刀和鞘跨在腰里。却把马夫床上的一条被单，包了散碎银两，塞在缠袋里，挂在门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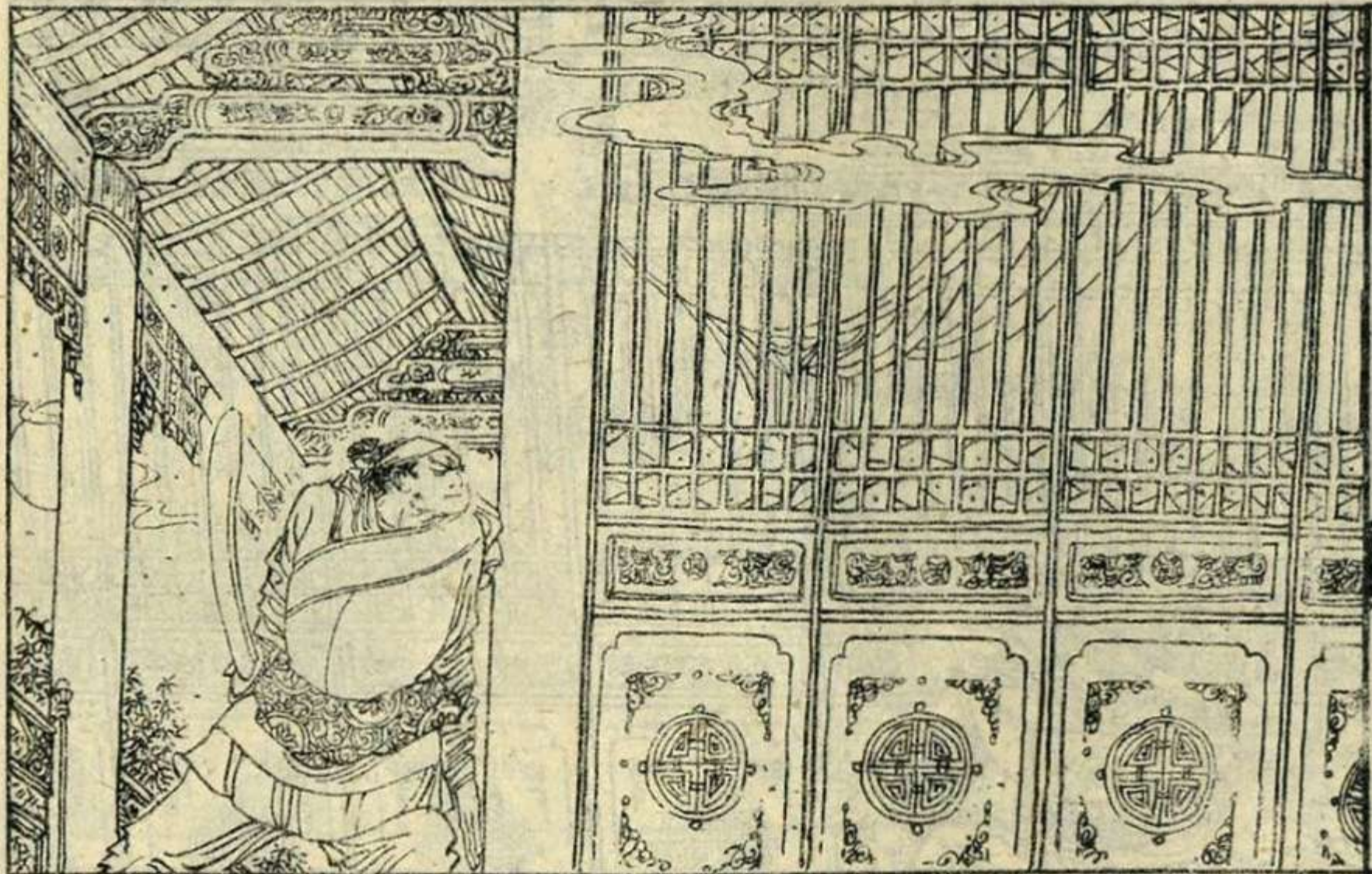


武松又把两扇门卸下来靠在墙上，先去吹灭了灯火。才闪将出来，拿了朴刀，从门上一步步扒上墙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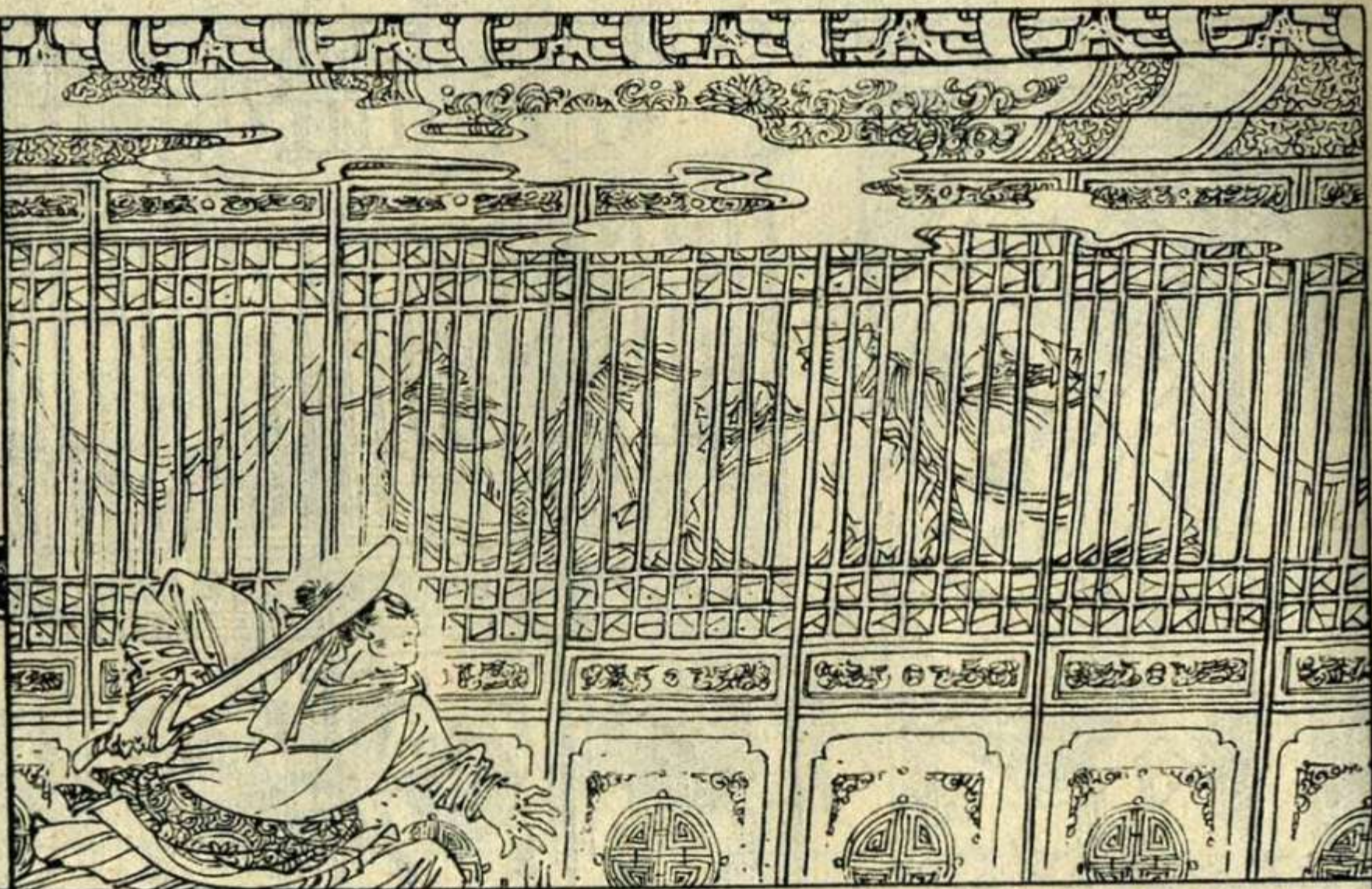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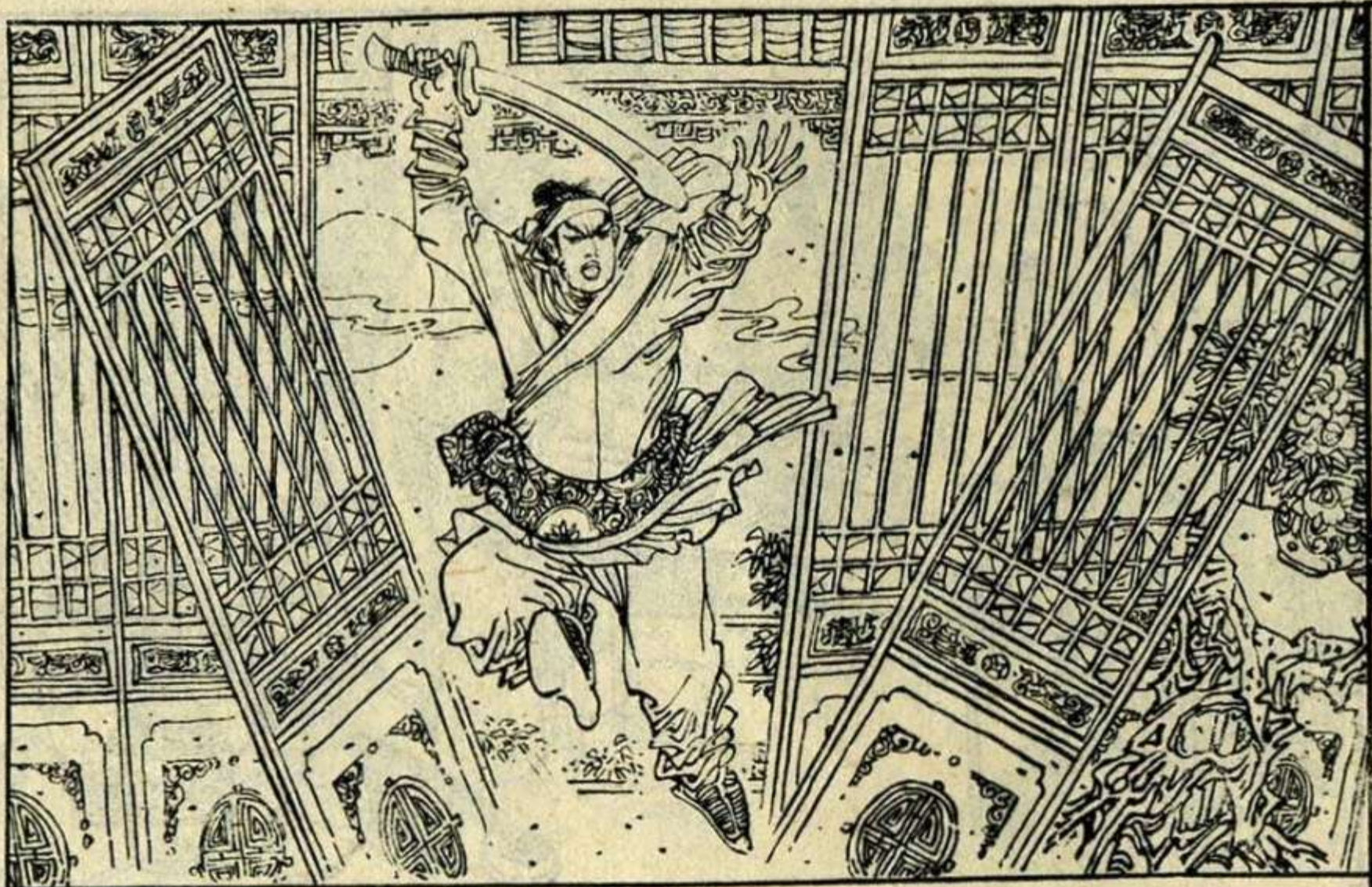
月色明亮，照耀如同白日。武松爬上了墙头，从墙头上一跳，跳进内宅。趁着月光，直向鸳鸯楼走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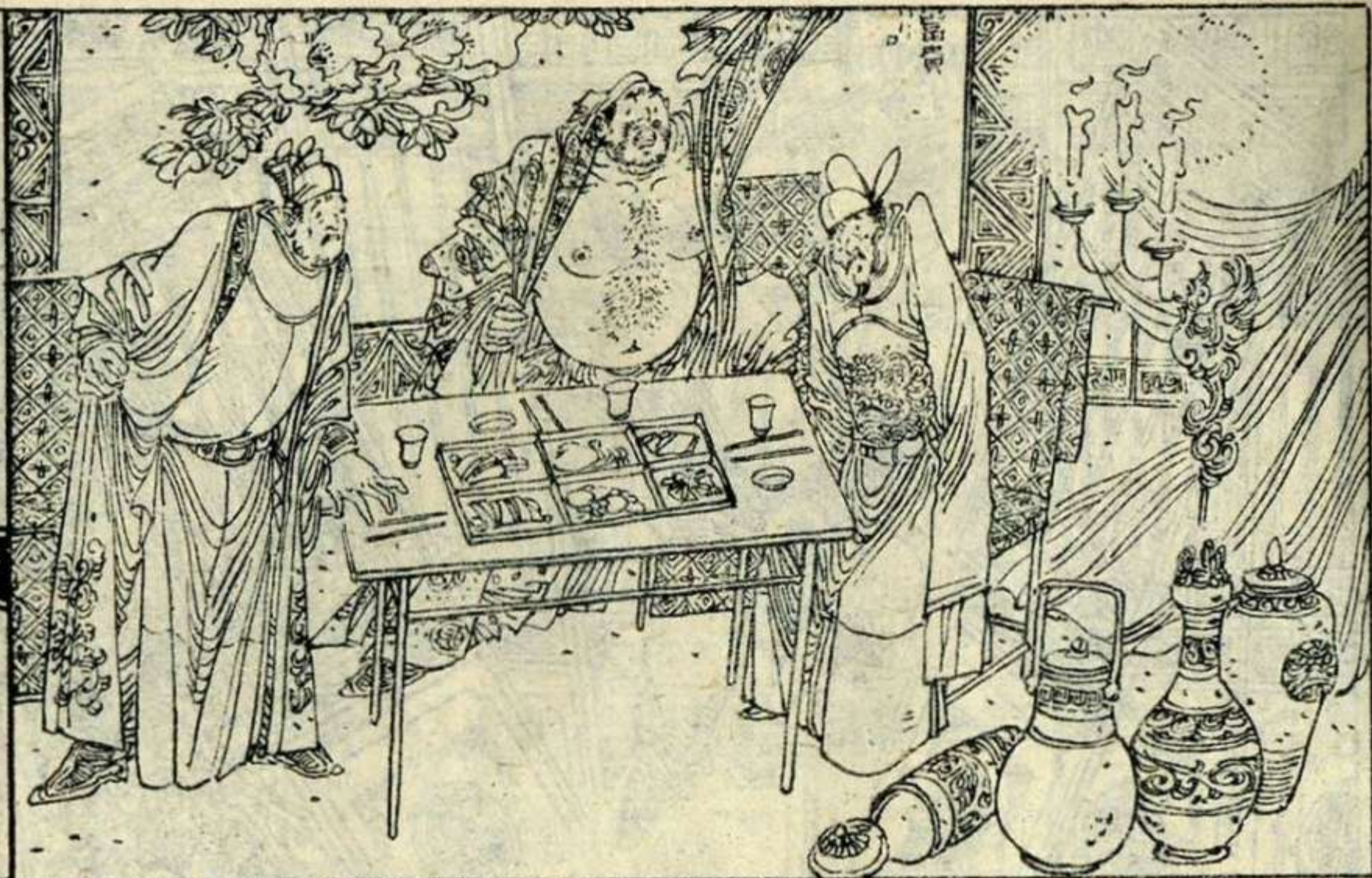
武松蹑手蹑脚，摸上楼时，早听得那张都监、张团练、蒋门神三个说话。蒋门神口里称赞不了，道：“多亏相公与小人报了仇冤。再当重重地报答恩相。”



那张都监道：“不是看我兄弟张团练面上，谁肯干这等事！我叫他们在飞云浦结果他，这时候看来已经下手，待那四人明早回来，便见分晓。”张团练道：“四个对付他一个枷着的囚徒，还怕杀不死他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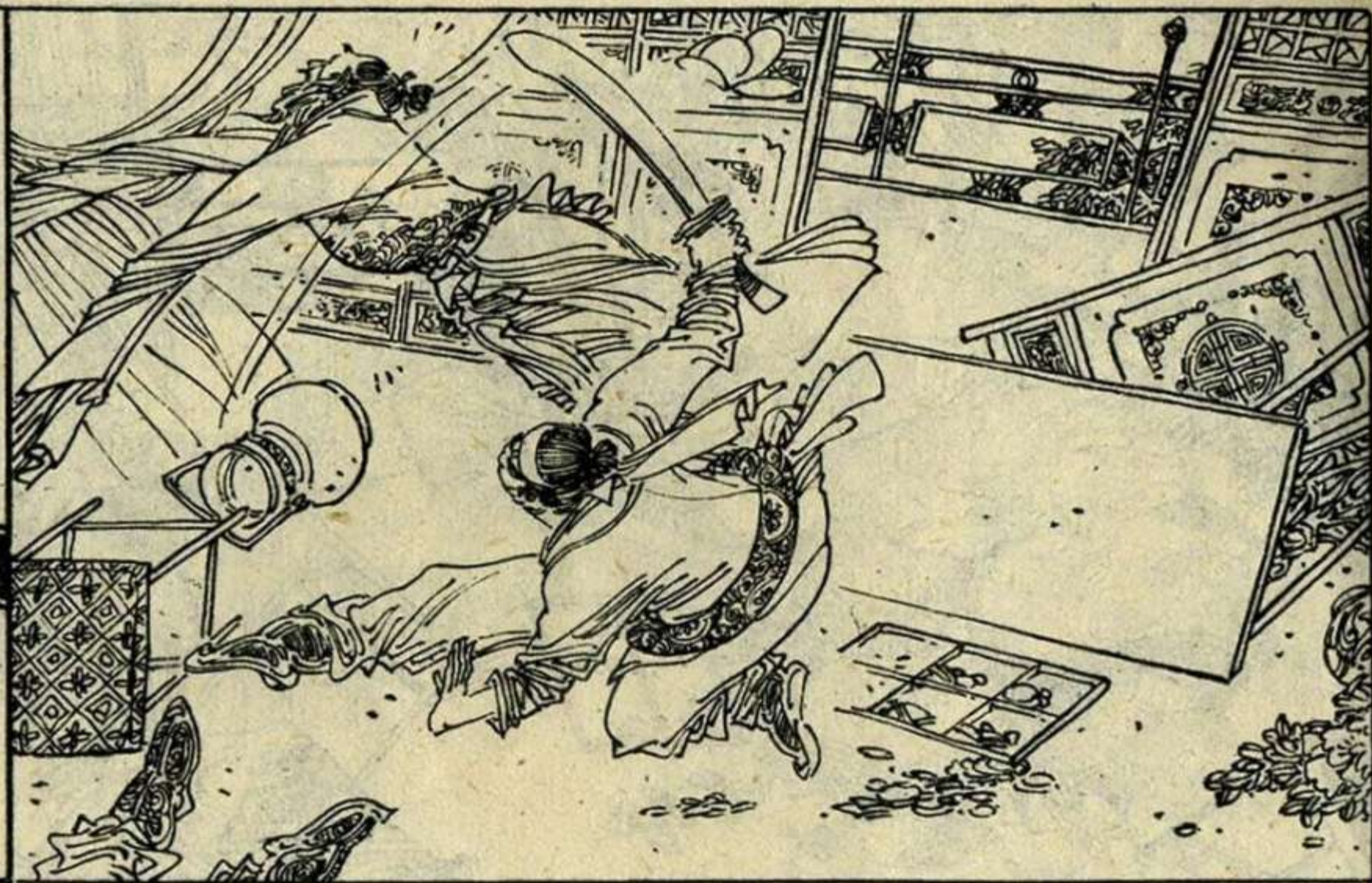
蒋门神接着说道：“小人也吩咐徒弟来，只教就地下手，结果了快来回报。”武松听了，心头那把无明业火高三千丈，冲破了青天；右手持刀，左手叉开五指，抢入楼中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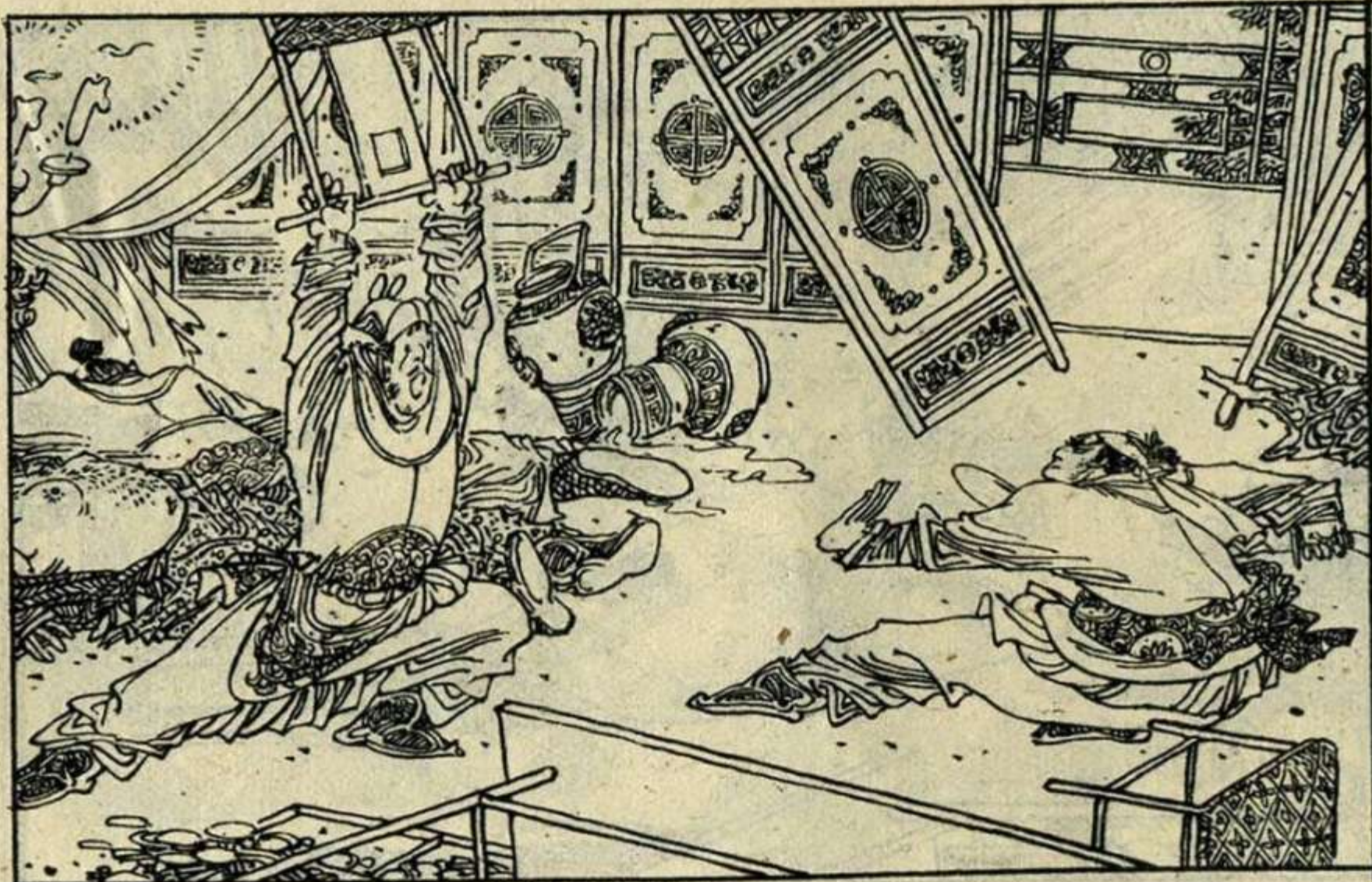
只见三五枝画烛高烧，一两处月光射入，楼上甚是明朗。面前酒器，都不曾收。蒋门神坐在交椅上，见是武松，这一惊，吓得心都碎了。



说时迟，那时快。蒋门神急待脱身时，武松早落一刀，劈脸剃着，连那交椅都剃翻了。



武松转身回过刀来。那张都监方才伸得脚动，被武松手起一刀，齐耳根连鬃子砍着，扑地倒在楼板上，和蒋门神两个都在挣命。



这张团练是个武官出身，虽然酒醉，还有些气力。见砍翻了两个，料来走不脱，便提一把交椅抡过来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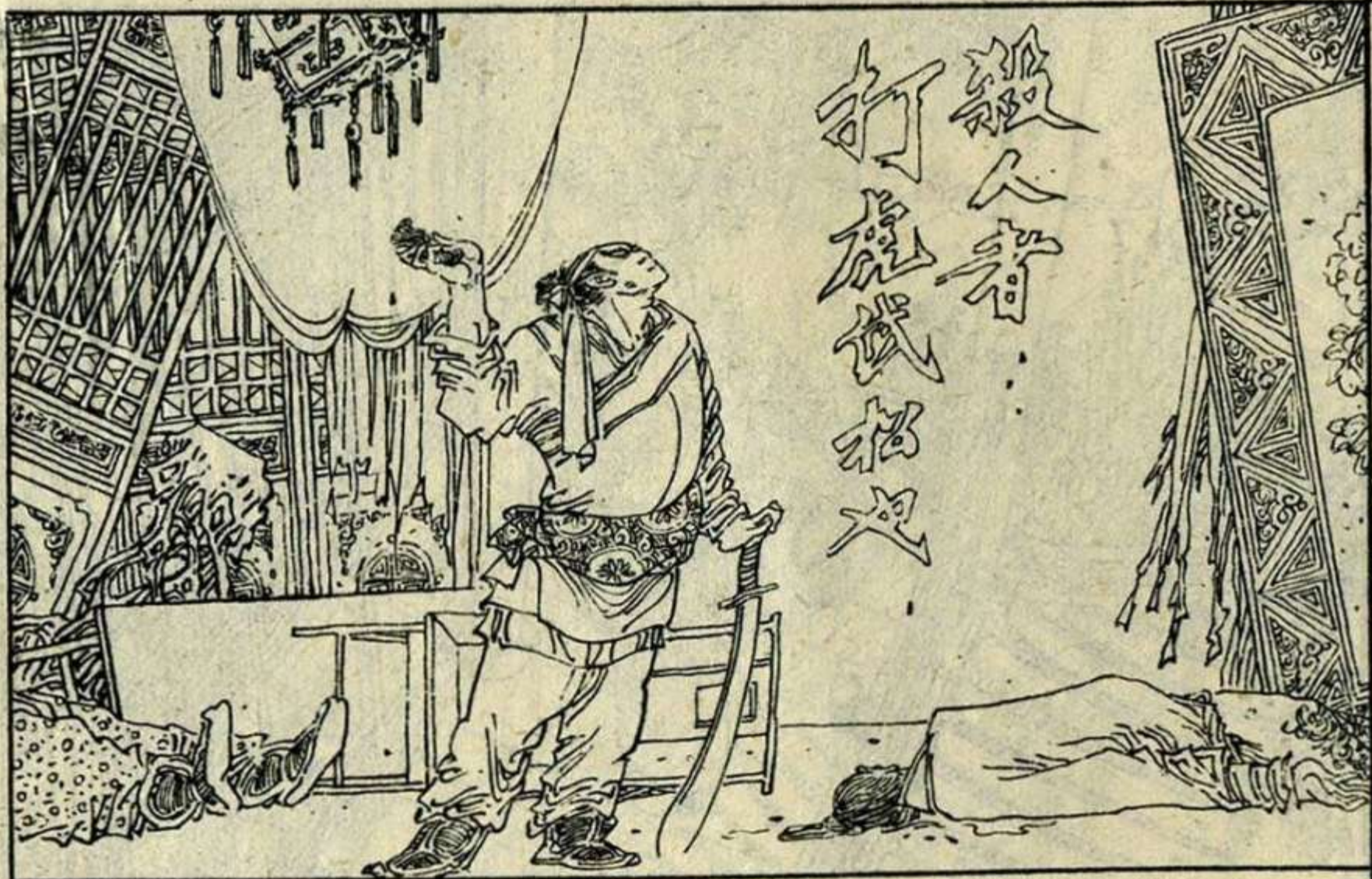
武松早接个住，就势只一推，休说张团练酒后，便是清醒时也敌不得武松神力，“扑”地望后便倒。武松赶过去，一刀先砍下头来。



蒋门神有力，挣得起来。武松左脚早起，把蒋门神踢倒了，按住也割了头。转身来，把张都监也割了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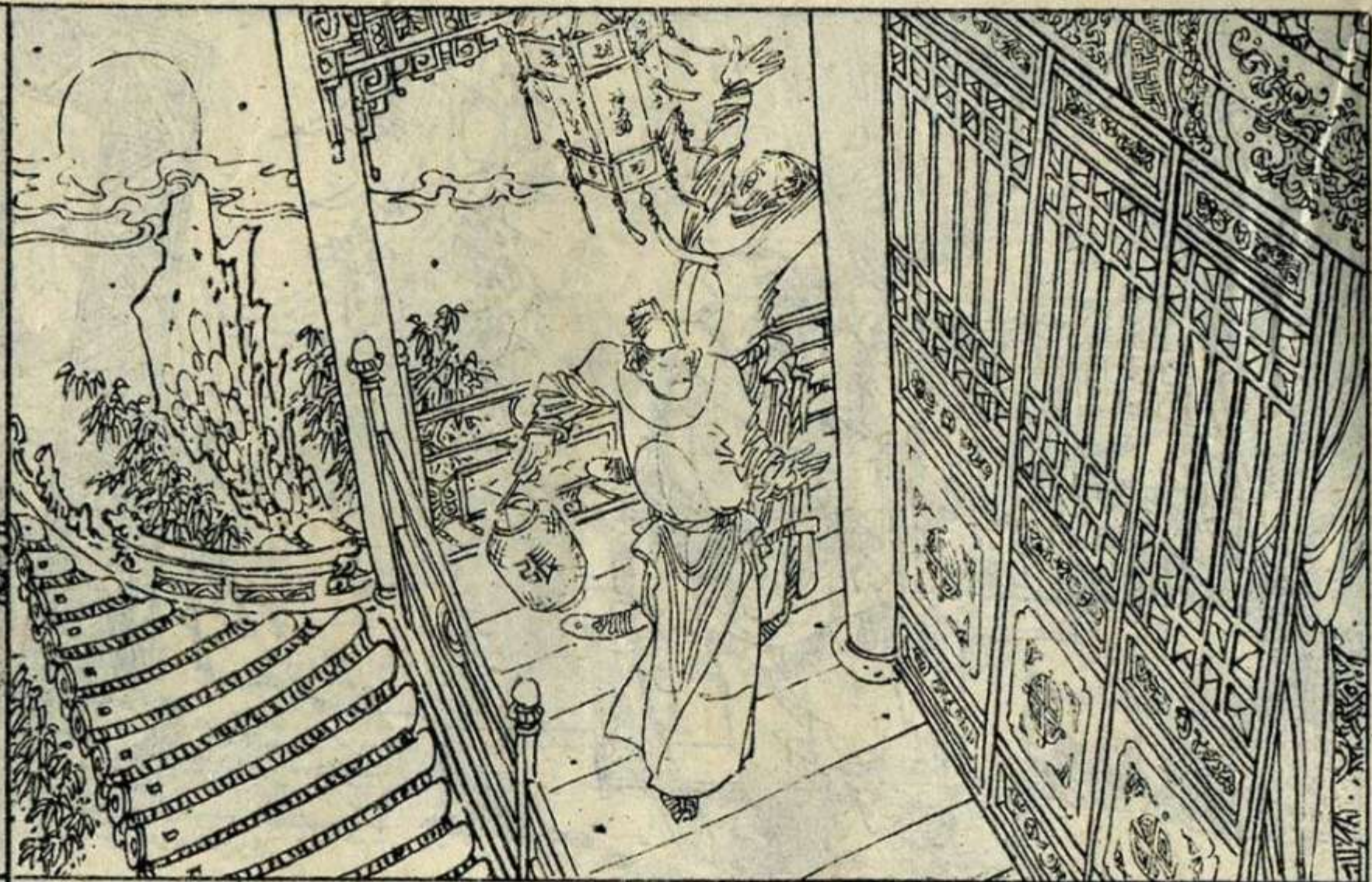


武松见桌子上有酒有肉，便拿起酒盅子，一饮而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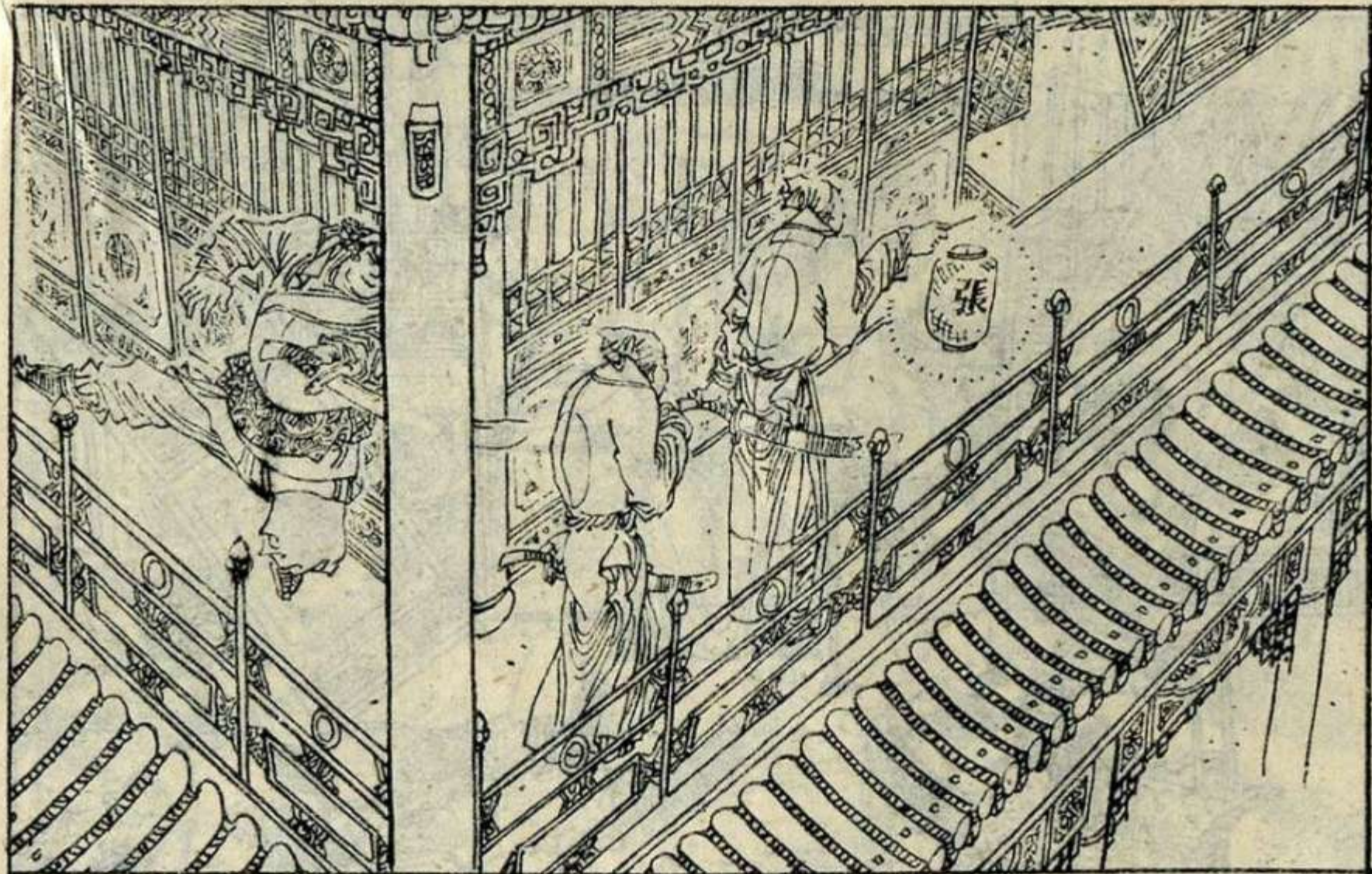


殺人者  
打虎武松也

连吃了三四盅，便去死尸身上割下一片衣襟来，蘸着血，去白粉壁上写下八个大字：“杀人者，打虎武松也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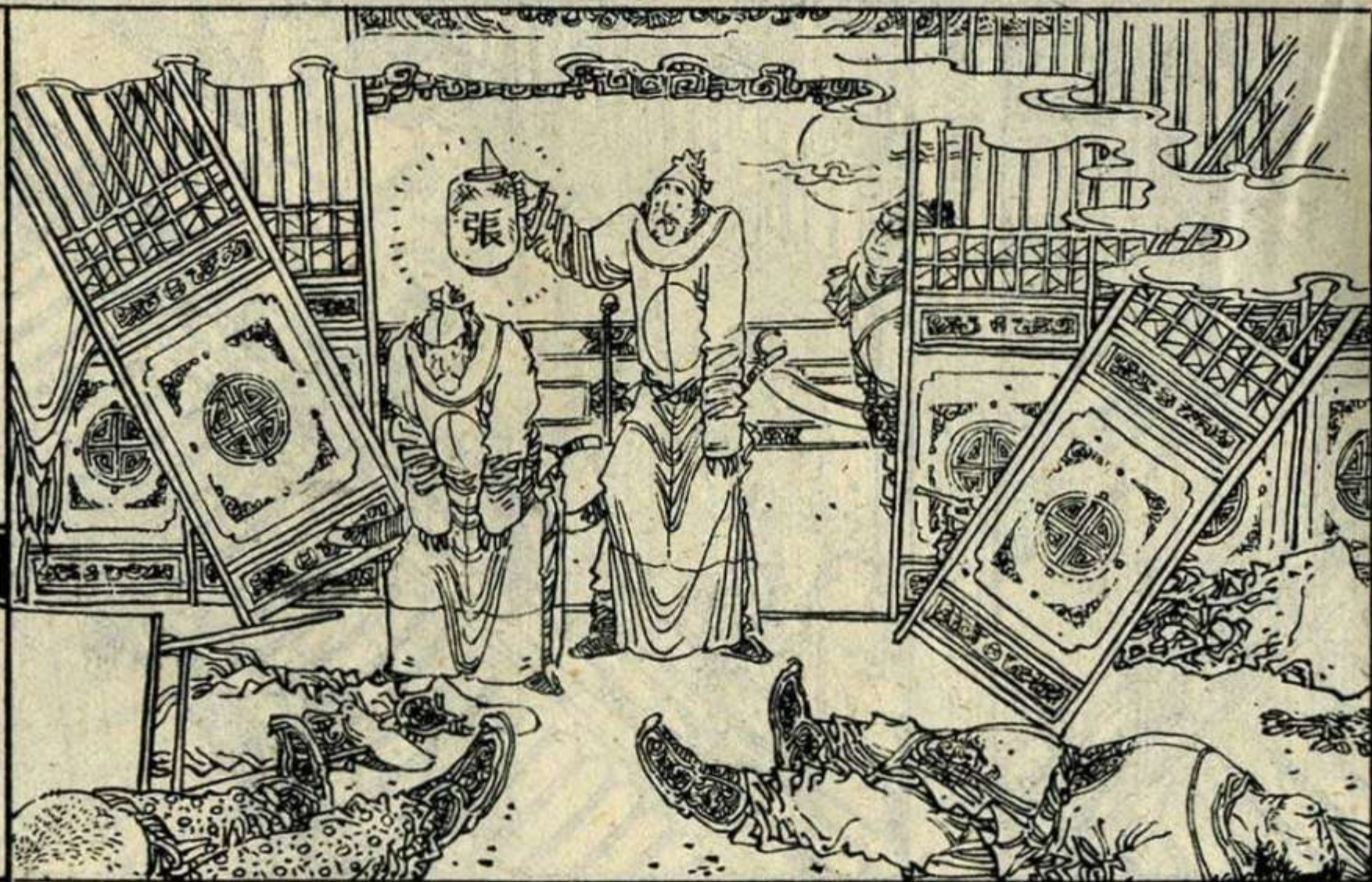


武松把桌子上银器皿踏匾了，揣几件在怀里。却待下楼，只听得楼下是张都监夫人声音，叫道：“楼上官人们都醉了，快着两个上去搀扶。”说犹未了，早有两个人上楼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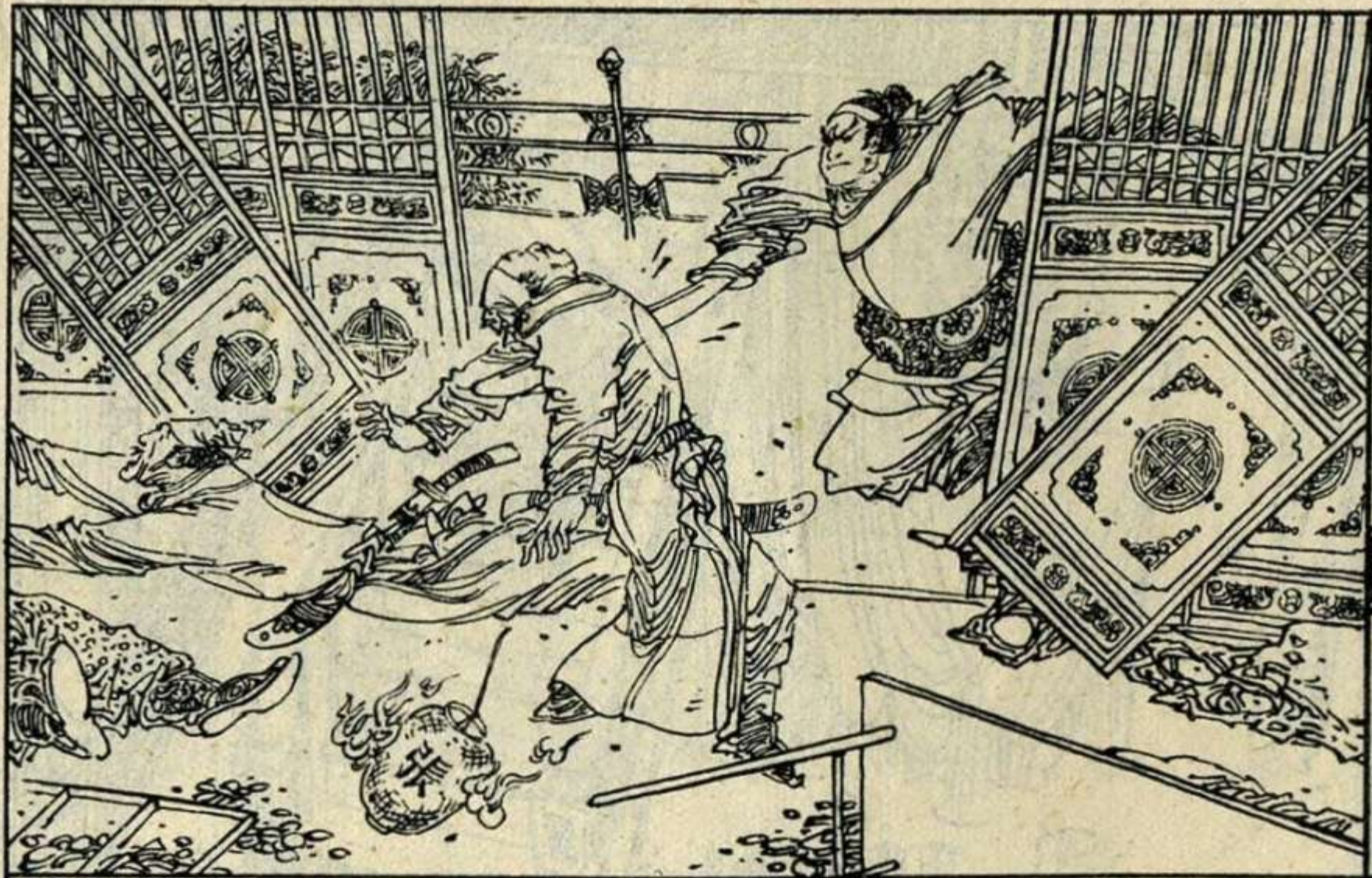


武松

武松闪在楼梯边看时，却是两个张都监亲随人，便是前日拿捉武松的。武松在黑处让他过去后，却出来拦住后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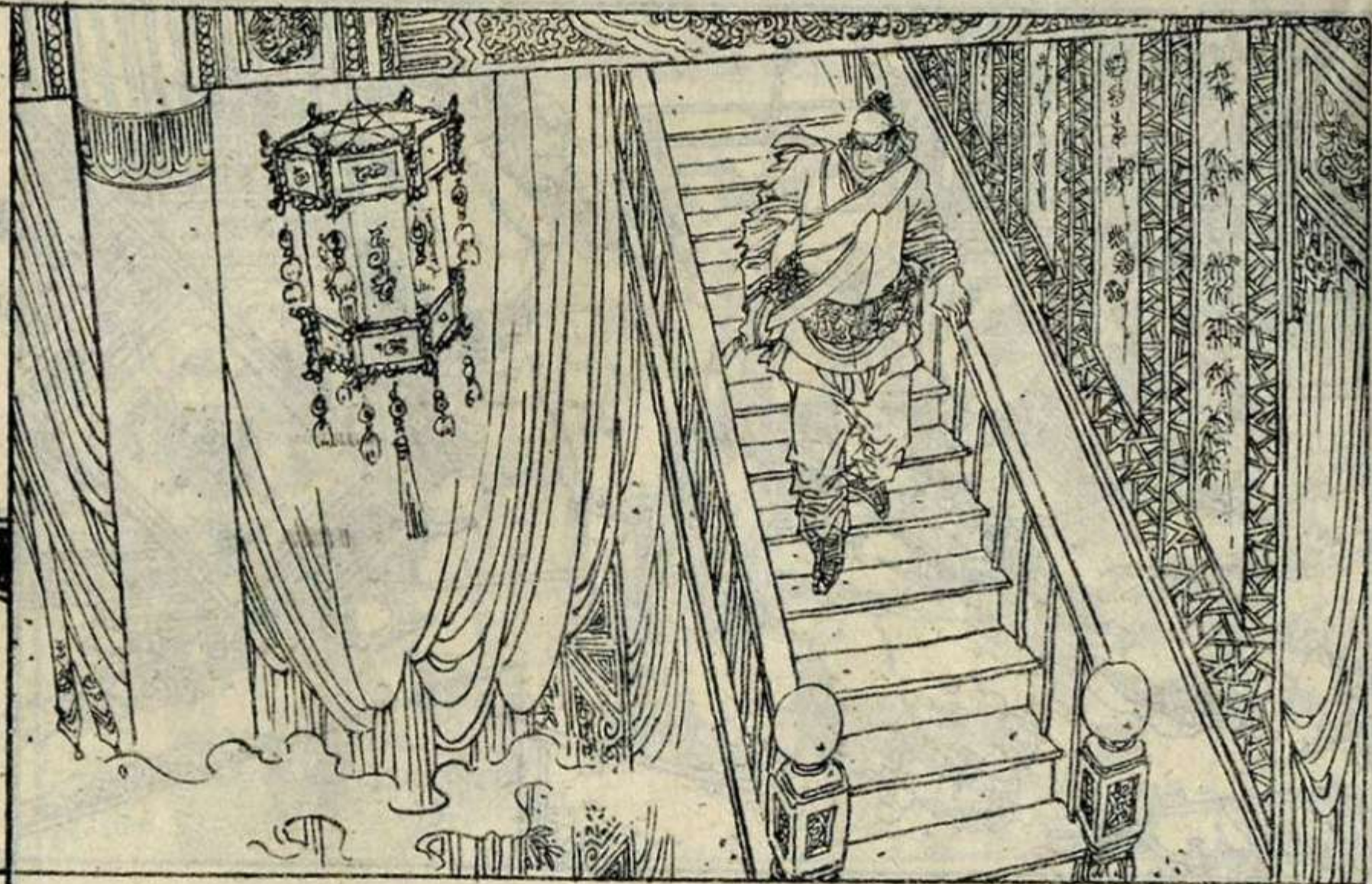


那两个进入楼中，见三个尸首横在血泊里，惊得张口结舌，做声不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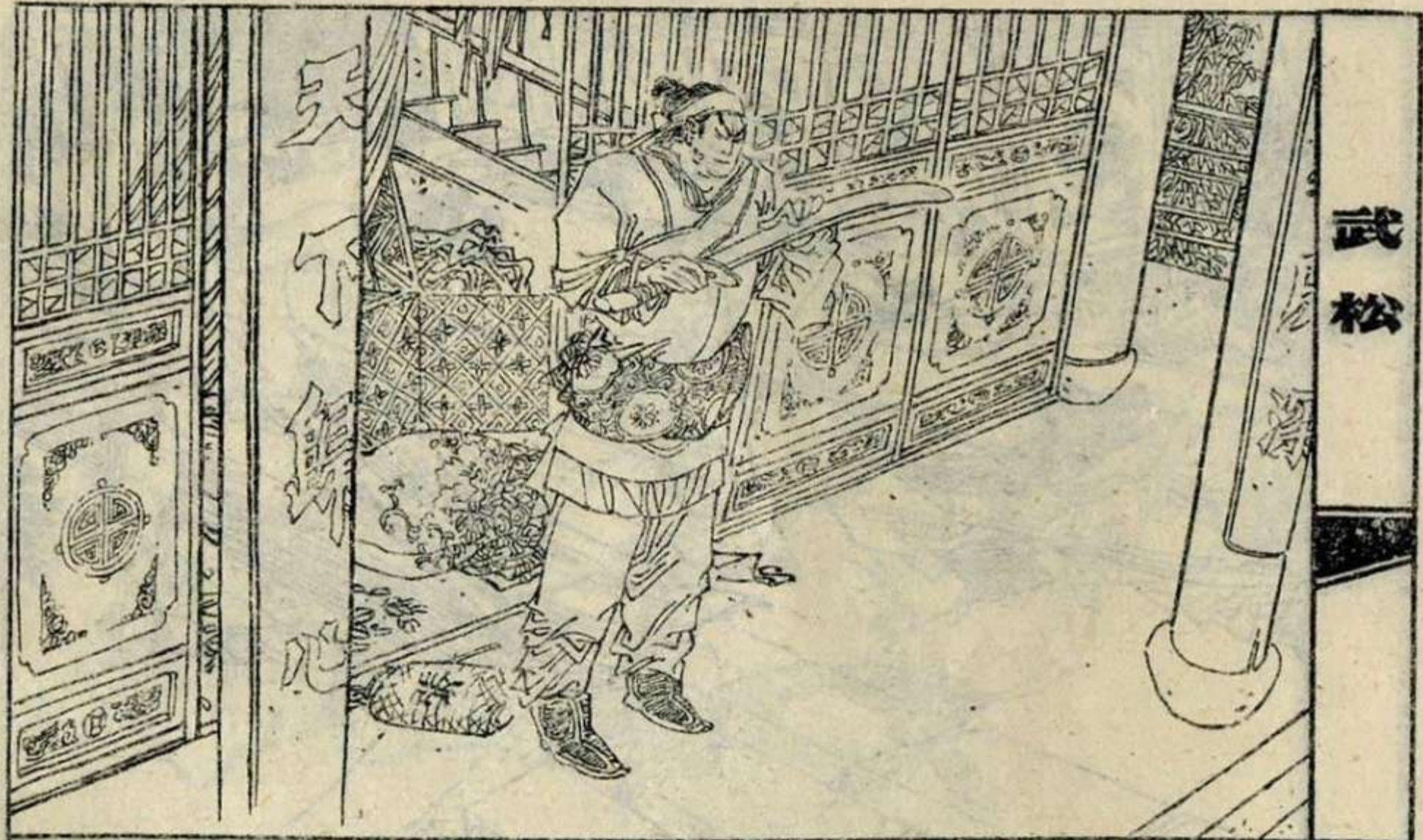


两人急待转身，武松从背后手起一刀，早砍翻了一个。那一个便跪下讨饶。武松道：“却饶你不得。”揪住，也砍了头。杀得血溅画楼，尸横灯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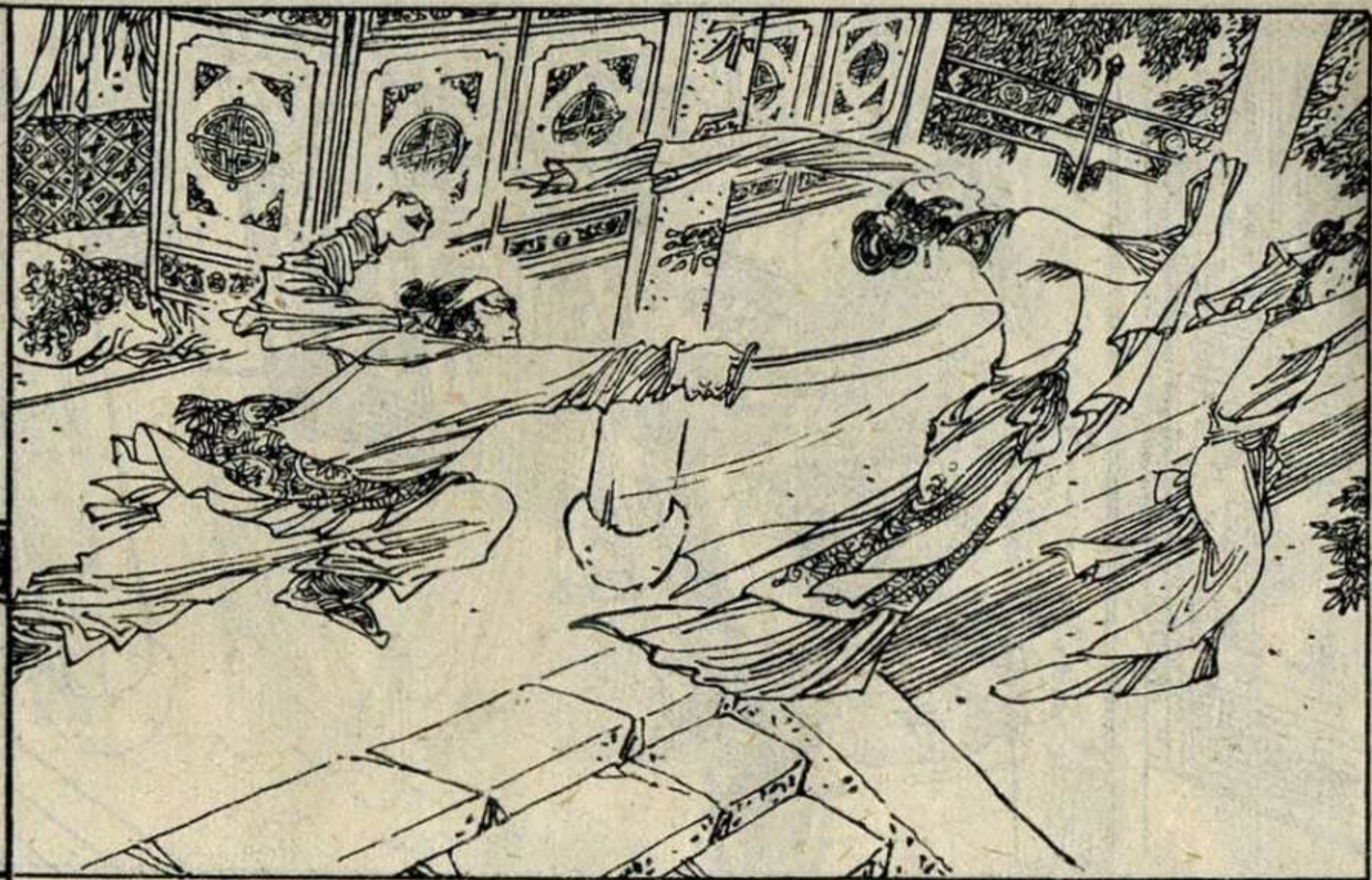




武松道：“一不做，二不休。杀了一百个，也只是这一死。”提了刀下楼来。



武松来到房前，张都监的女人见条大汉跑来，忙问：“是谁？”武松的刀早飞起，劈面门砍着，倒在房前。武松按住，一刀向脖子砍去，头却没有下来。武松心疑，就月光下看那刀时，刀口都砍缺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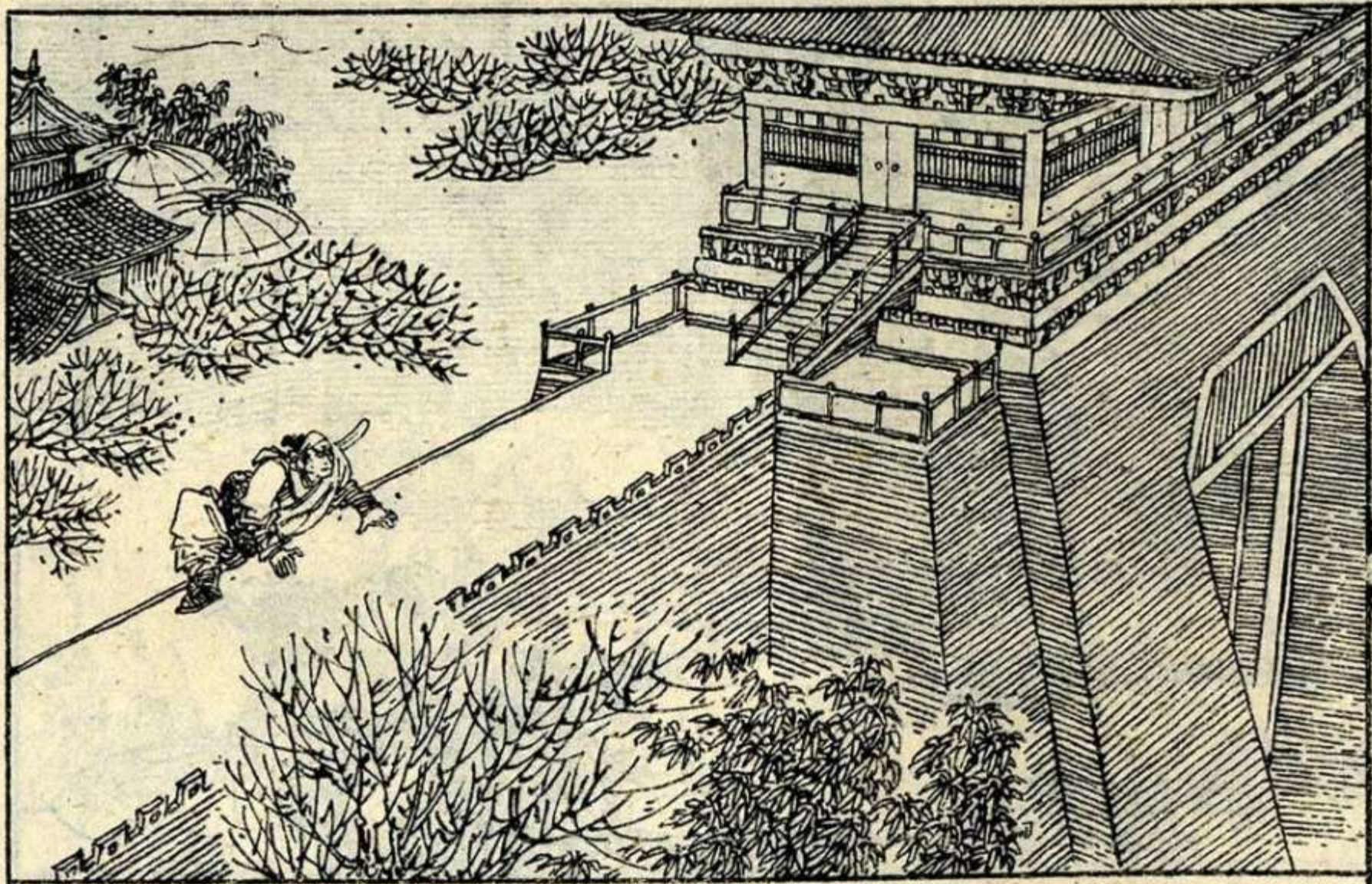
武松便去院子里拿了朴刀来，一刀砍下了那女人的头。正待走时，只见前番那个唱曲的养女玉兰，引着两个小丫环过来，照见地下的死尸，才叫得一声，武松一刀拗着玉兰的心窝。



两个小丫环惊倒了。武松走出中堂，把栓拴了前门，又进来寻着两三个前番帮同捉拿武松的军汉杀了。武松执定朴刀，望着鸳鸯楼上的灯光，说道：“我这才心满意足！”



武松撇了刀鞘，提了朴刀，出到角门外，到马院里解下缠袋来，把怀里踏匾的银酒器，都装在里面，拴在腰里，拽开脚步，倒提朴刀便走。



奔到城边，寻思道：“若等天亮开了城门再走，准定会  
给拿住，不如连夜越城逃走。”这孟州城是个小地方，那土  
墙不甚高，便从城边爬上城来。



到了城墙上，先把朴刀虚按一按，刀尖在上，刀柄向下，托地只一跳，把刀柄一拄，立在濠堑边。



月明之下，看城濠里的水，只有一二尺深。此时正是十月天气，河里水浅，武松脱了鞋袜，解下腿绑护膝，扎起衣服，从城濠里走向对岸。





到得对岸，将施恩送来的八答麻鞋取出来，穿在脚上。听城里更点时，已打四更三点。武松提了朴刀，投东小路便走。欲知后事，请看下集《大闹蜈蚣岭》。